草本懲毖録

210.497
R89t
t (W)

219
2

祕

朝鮮史編修會編

朝鮮史料叢刊

第十一

草本懲毖錄

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
會景印草本懲毖錄豐山
柳氏家藏柳成龍自筆原
本原縱二五・〇糎横二七・
五糎昭和十一年三月刊
于京城

凡例

一本書ハ、慶尙北道安東郡豐山面柳承佑氏家藏ニ係ル懲毖錄ノ草本ニ據リテ景印スル所ナリ。

一原本ハ、概ネ著者柳成龍ノ自筆ニシテ、紙背ニハ間〻本文ノ補遺ヲ追記シ、或ハ詩文ノ稿ヲ錄セルモノアリ。今、先ヅ通ジテ本文ヲ收メ、後チ紙背ニ及ベリ。

一本書ハ、每葉通ジテ下端ニ序次ヲ注記シ、本文各條首ニ逐次其順序ヲ標示シ、且ツ假ニ題名ヲ附シテ目次ヲ編シ、又タ原本ニ於テ表裏ノ關係アル各條ハ、互ニ題名ノ下ニ之ヲ注示シタリ。更ニ本書各葉表裏ノ關係ハ、卷末ノ解說ニ之ヲ表示附載セリ。

一本書ハ、之ヲ刊本懲毖錄ト對照スルニ、或ハ辭句ニ出入アリ、或ハ記事ノ排列ニ分合異同アリテ、著シク其內容ヲ異ニス。今、其大要ヲ示サンガ爲メ、刊本二卷本所收各條ニ序次ヲ加ヘ、目次ノ相當條目下ニ之ヲ附記シタリ。

一本書ニ關スル詳細ニ就キテハ、尙ホ卷末所收ノ解說ヲ參照スベシ。

14806

210.497
R 89t
t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210.4
R89
t

朝鮮史料
叢刊第十一

草本懲毖錄目次

一　序（尾闕）……（一）……一
二　釜山東萊陷鄭撥宋象賢死之郡縣望風奔潰〔六〇·六一〕……（一〇）……二
三　邊報至下李鎰申砬等赴援〔六二〕……（一一）……三
四　李鎰敗于尙州〔六二〕……（七　一四）……四
五　申砬敗于忠州……（一九）……六
六　以金誠一爲招諭使柳崇仁爲兵使〔六三〕……（一二）……七
七　都城防守之議王有去邠之志……（一五）……七
八　以金玏爲慶尙左道安集使……（一三）……八
九　建儲之請以光海君爲嗣……（一六）……八
一〇　李德馨使倭營未至而復……（一七）……九
一一　熒惑犯南斗……（一八）……一〇
一二　徵諸道兵入援京城……（一八）……一〇
一三　車駕西巡駐于平壤……（二〇）……一〇
一四　申恪捷于楊州〔六四〕……（二二）……一五
一五　李山海配竄〔六四〕……一五
一六　韓應寅赴防臨津〔六四〕……（二三）……一五
一七　金命元韓應寅之師潰于臨津……（二四）……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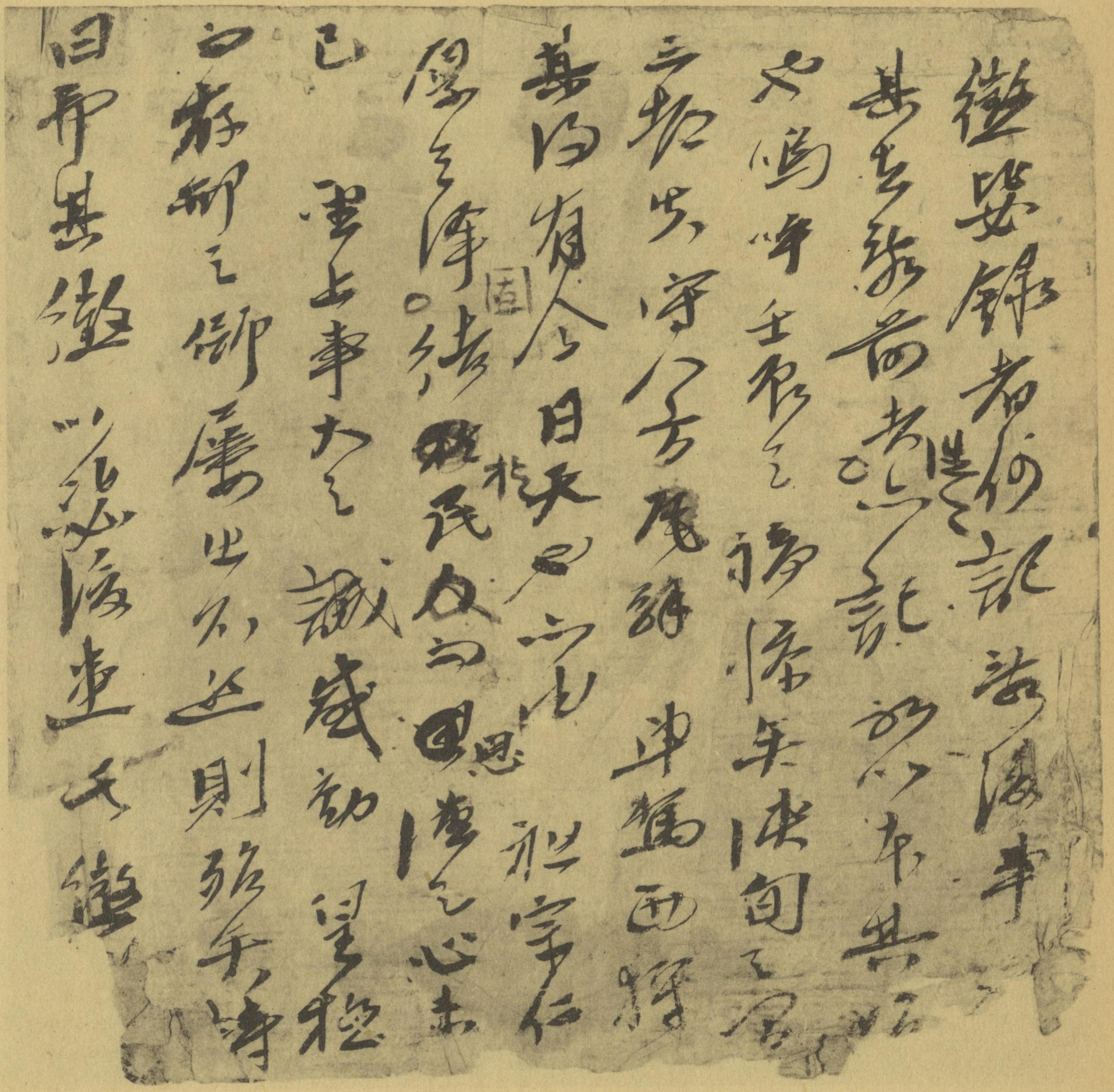
14806

一八　李鎰至平壤……（二六）……一七
一九　平壤防守之議遂決北狩之策……（二八）……一八
二〇　遼東鎭撫林世祿來探倭情……（二七）……二〇
二一　車駕發平壤向寧邊〔六五〕……（二九）……二一
二二　平壤陷車駕次于嘉山東宮奉廟社主入山郡〔六五〕……（三〇）……二四
二三　車駕次于定州……（三一）……二六
二四　車駕出定州向義州柳成龍留于定州……（三一）……二七
二五　車駕駐于義州明遣祖承訓來援攻平壤而退〔六五·六六〕……（三三—三四）……二九
二六　李舜臣捷于巨濟洋中乃留屯于閑山島〔六七〕……（三五）……三一
二七　曹好益募兵于江東〔六七〕……（三六）……三三
二八　李元翼李薲攻平壤不利而退〔六七〕……（三八）……三四
二九　沈惟敬來〔六八〕……（三九）……三四
三〇　清正入咸鏡道郡縣皆陷沒鞠景仁縛送臨海君順和君李弘業以清正
求和書到行在〔六八〕……（二五）……三五
三一　元豪戰于驪州敗死于春川〔六八〕……（四一）……三六
三二　權應銖收復永川〔六八〕……（四二）……三七
三三　朴晉收復慶州〔六八〕……（四三）……三七
三四　各道義兵起〔六八〕……（四四）……三八
三五　巡邊使李薲遞李鎰代之（斷闕）〔六八〕……（四五）……三九
三六　明大發兵提督李如松等渡江來收復平壤〔六八·六九〕……（四七）……四〇
三七　李如松戰于碧蹄敗退〔六九〕……（四九）……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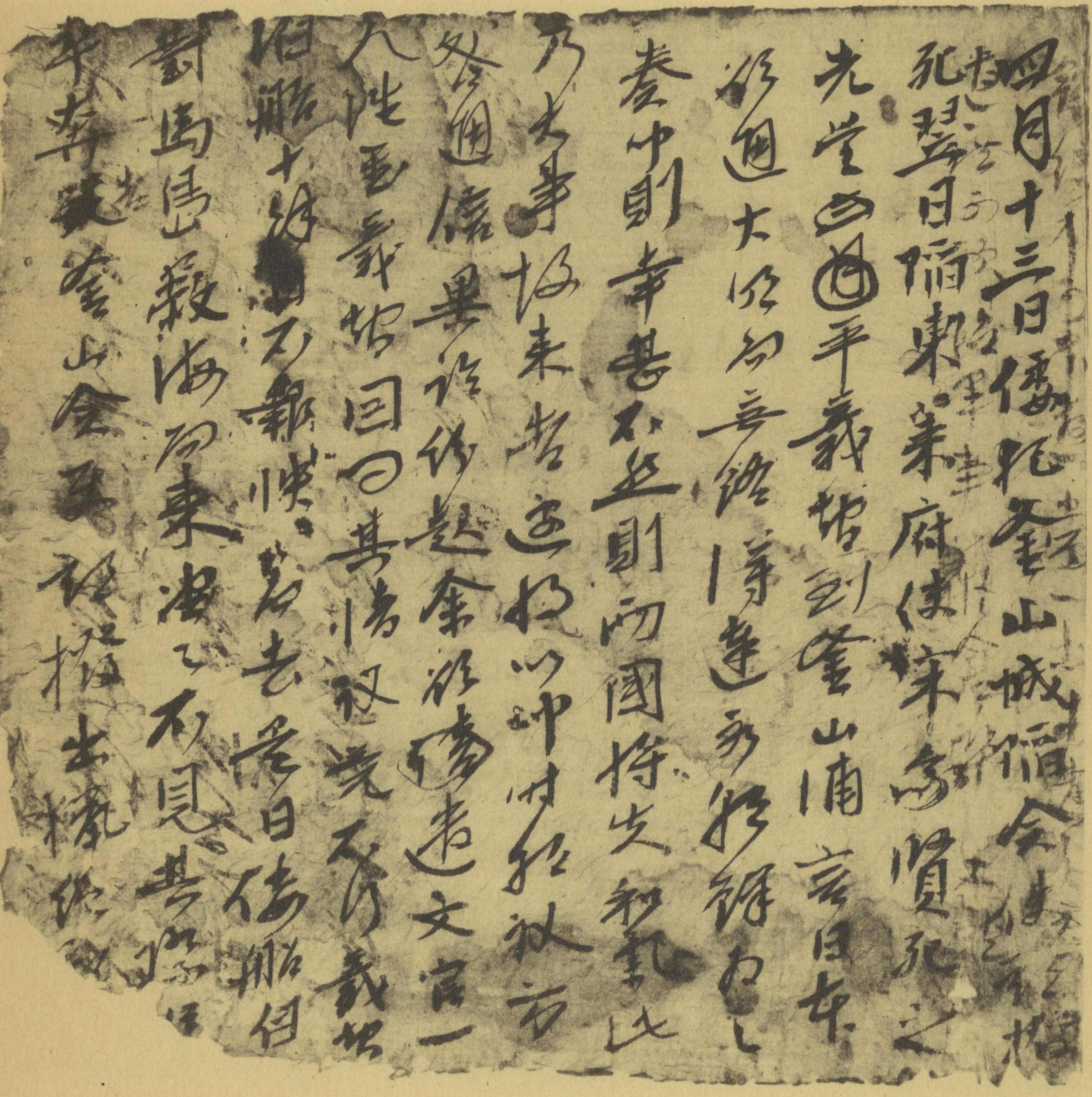
三八　李如松還平壤……（五〇）……四七
三九　權慄捷于幸州移屯于坡州……（五一）……四七
四〇　發粟賑救飢民……（五二）……五〇
四一　倭投書于龍山舟師乞和李如松自平壤還開城又至東坡……（五三）……五一
四二　李如松入京城……（五四）……五五
四三　李如松至聞慶而回倭分屯于慶尙道海邊還送兩王子及宰臣又攻陷
晋州城〔七〇〕……（五五）……五六
四四　和事成冊封使楊方亨沈惟敬等與黃愼入日本〔七〇・七一〕……（五七）……五九
四五　楊方亨回自日本沈惟敬等彌縫苟且遂失事〔七一〕……（五八）……六三
四六　水軍統制使李舜臣削官白衣從軍元均代之〔七一〕……（五九）……六四
四七　邢玠爲總督楊鎬麻貴劉綎等來楊元守南原城〔七一〕……（六〇）……六六
四八　閑山舟師潰元均死之〔七一〕……（六一）……六六
四九　安陰黃石山城陷〔七一〕……（六二）……六八
五〇　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七一〕……（六三）……六九
五一　南原城陷……（六四）……七〇
五二　李舜臣捷于珍島碧波亭下……（六五）……七二
五三　倭至京圻界……（六六）……七三
五四　明水兵都督陳璘來……（六五）……七四
五五　楊鎬攻蔚山城敗還京城……（六七）……七五
五六　楊鎬遞去而萬世德代之……（六八）……七六
五七　劉綎再攻順天李舜臣破救兵于海中死之……（六九）……七六

五八　李舜臣……………………………（七〇）……………七七
李舜臣操執…………………………（五九）……………七九
詩………………………………………………………………七九
五九　雜錄…………………………………（七二）……………八〇
（一）壬辰變亂之兆眹……………………（一）……………八〇
（二）記異…………………………………（二）……………八一
（三）歲星守尾箕…………………………（二）……………八一
（四）地形得失成敗隨之…………………（四）……………八二
（五）倭用兵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三）……………八三
（六）砲樓之制則守城妙法………………（五）……………八四
（七）晋州城砲樓未成而陷………………（六）……………八六
（八）鼂錯之三策則兵家切要……………（七）……………八六
（九）臨津浮橋……………………………（八）……………八八
（一〇）訓鍊都監…………………………（九）……………八九
六〇　遞慶尙右兵使曹大伸以金誠一代之〔二〕……（九）……………九二
六一　明使司憲來國事尤艱危〔三〕………（五六）……………九三
六二　明遊擊方時新以死救董一元〔三·四〕…………………九四
詩　次李白韻〔四·五〕……………………………………………九六
六三　以金誠一爲招諭使柳崇仁爲兵使〔六〕…（三）……………九七
詩〔六·七〕…………………………………………………………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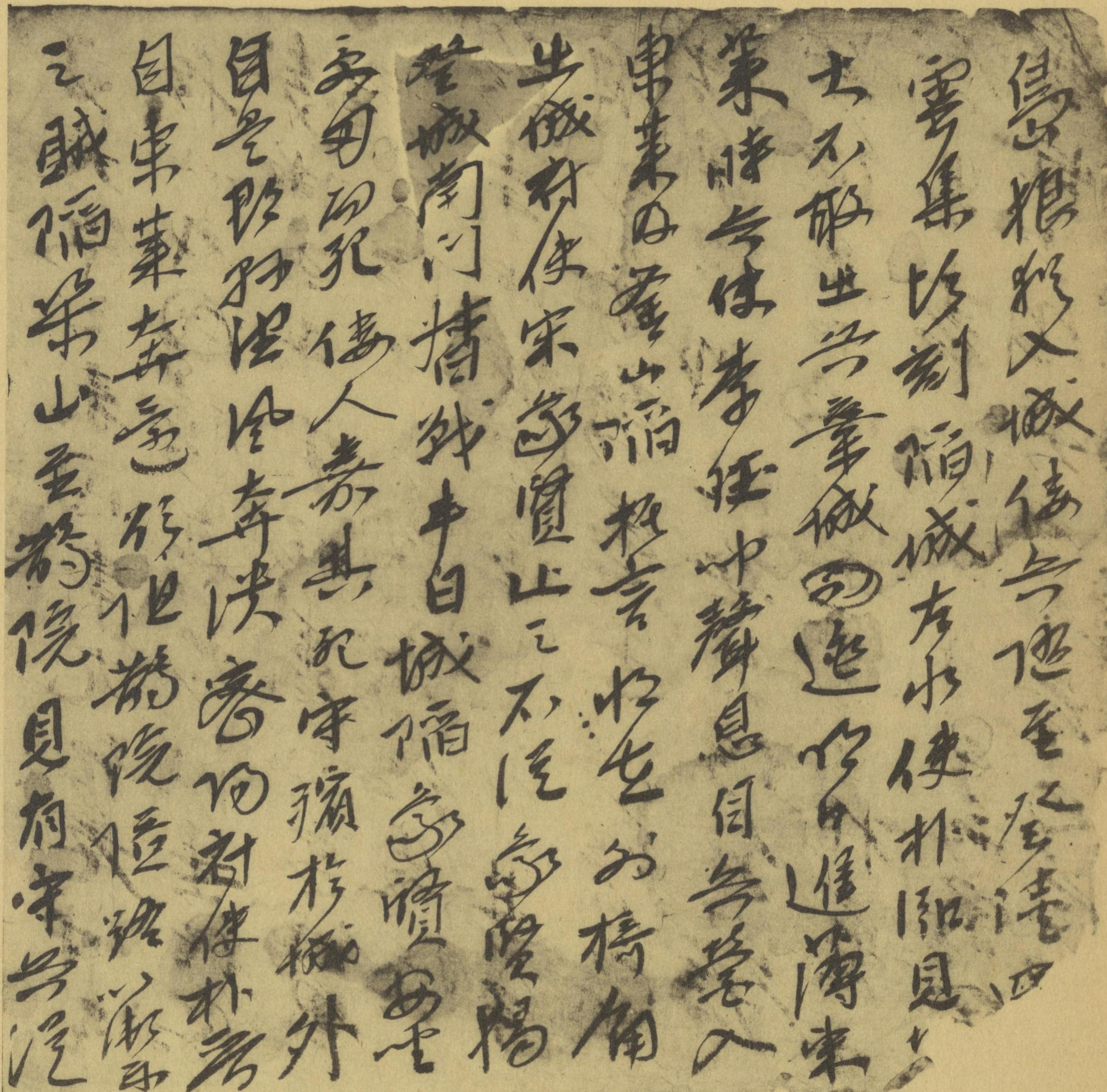
詩〔一〇—一三〕……九八
詩　感事〔一三・一四・六四〕……九九
六四　三道巡察使之兵潰于龍仁（首闕）〔一四—一六・六三感事〕……（二一）……一〇二
六五　宗廟社稷之災變〔二一・二三〕……一〇四
詩　種松〔二五〕……一〇七
六六　元均之功罪〔二五〕……一〇八
六七　鄭湛邊應井等戰于熊峙死之〔二六—二八〕……（三七）……一一〇
六八　記靖陵事（中闕）〔二九—三六〕……一一二
六九　遞巡邊使李鎰以李賓代之〔三六・三七〕……（四八）……一一八
七〇　明使司憲來（尾闕）〔四三・四四〕……（五六）……一一九
七一　恭書答太學諸生疏御札後草〔四四—五〇〕……一二〇
詩〔五〇〕……一二九
朝鮮史料叢刊第十一　草本懲毖錄解說……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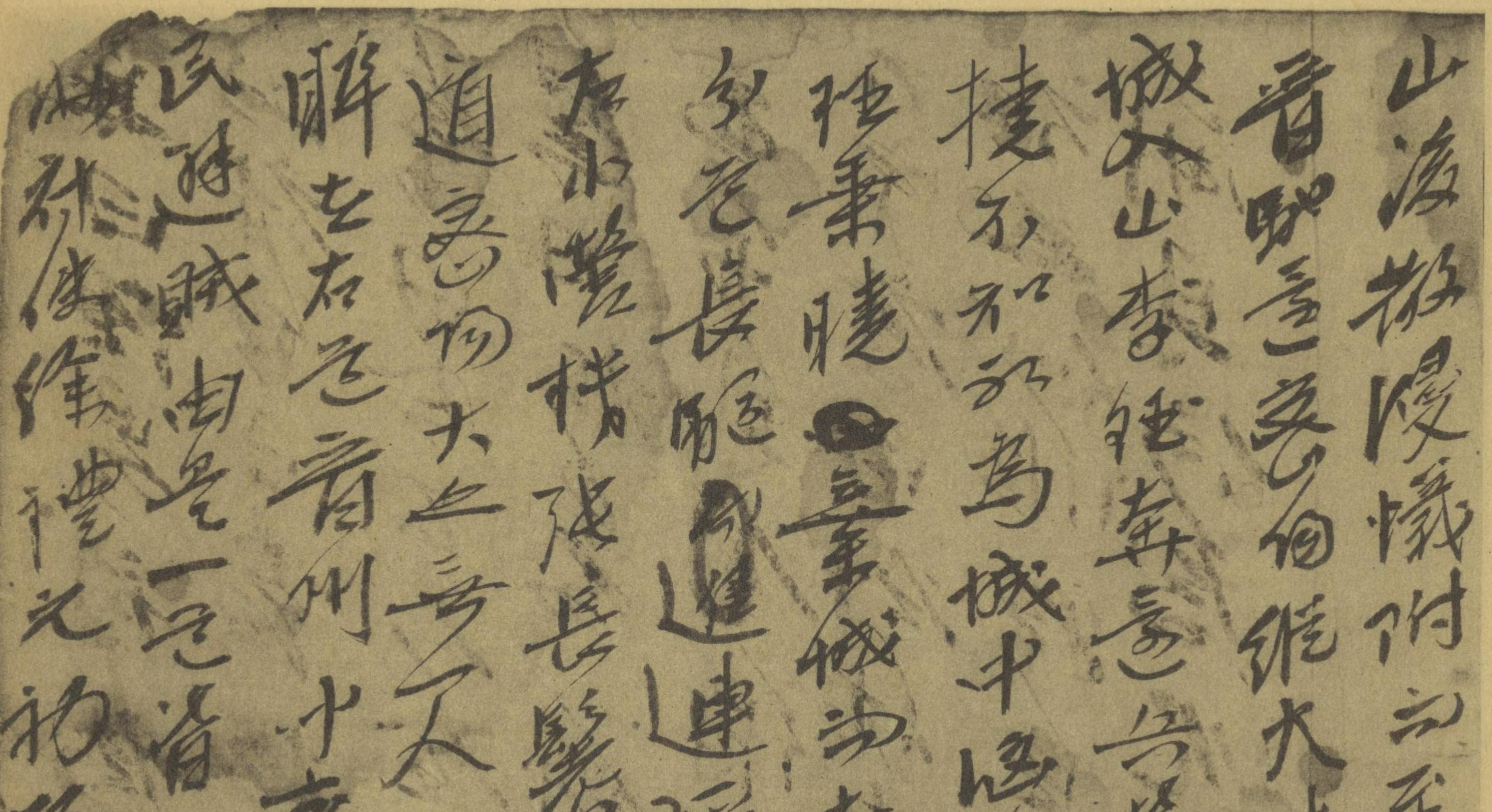
徵要錄者何謂法華
其要義者也謂於本其云
文為牛千載之論條集陳句之[illegible]
三教出家學方尾緣畢篇西譯
其內有人今日天竺[illegible] 形字似
像之降法於民女為思過之心未
已 聖上事大之識盛勤望德
留存卿之御覽出不必則永無傳
目耶其徵 以愚淺速[illegible]徵



四月十三日倭犯釜山城陷[illegible]
死翌日陷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
先是西平義智到釜山浦言日本
欲通大明而無路請達於朝已
奏中朝事若不[illegible]則兩國將失和氣此
乃大事故來告速報以[illegible]時經秋方
答國信異於[illegible]起余欲遣文官一
人陛下義智回[illegible]其情狀竟不行義智
留船十餘[illegible]不報[illegible]去後日倭船[illegible]
對馬島蔽海而來[illegible]不見其[illegible]
本年[illegible]釜山僉使鄭撥出[illegible]



賊糧將入城後令德至延達四
雲集攻劇陷城左承使朴御見亡
士不敢出共拳城回退收復進溝來
策時今使李經中聲息自無差入
東葉西蕃山陷擬言收屯於橋角
出城將使宋家質止之不從家質楊
登城閉門請錢牛白城陷家資安屯
哥每因死傷人兼其死守猶於城外
自是賊野涅凰奔泱審問對使朴君
自東葉奔竄於但葫隱隨路潛蕃
之賊陷梁山至葫隱見有宋兵從



山後散漫儀附之至守隘士涅見ゝ散

晉鄜急衆因縱火燒軍器倉庫棄

城出李銑奔逃與營先出其每但

捷不知所為城中臨ゝ軍一旅四五萬

煙乘捷[illegible]羣城為老軍大潰於是李賊

多已長驅[illegible]進連陷多大浦已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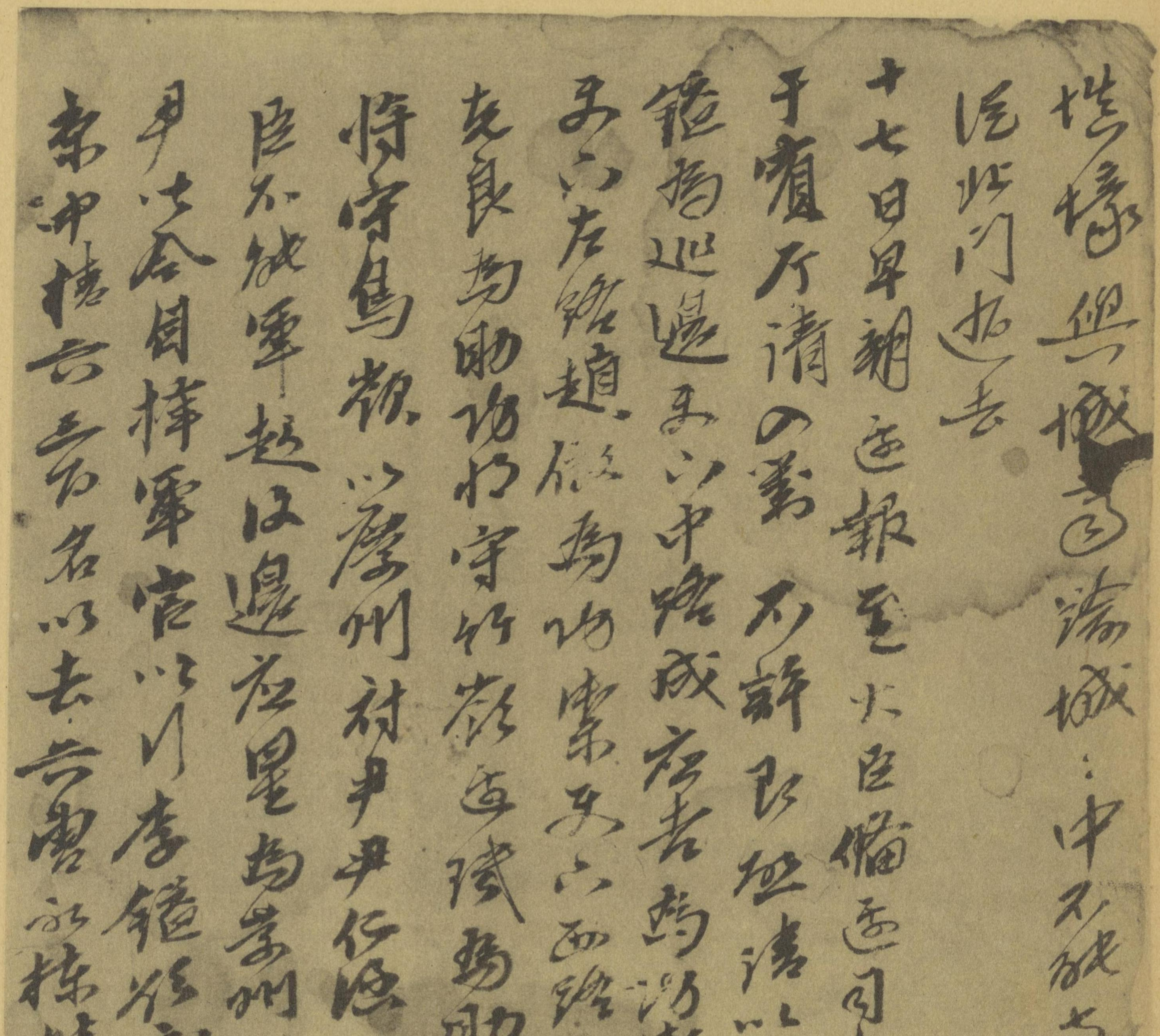
赤水灣棧張長鬚左與營彥州清

道急切大亞無人所推赴發見食

辟左右之晉州十處但撤到悉議

民時遇賊由是一道清空不可為手電

[illegible]於使往禮下之物於宋撤城以太守



燒撩與城高過濤城城中不能支

從北門投遁去

十七日早朝廷報至大臣備述同會

于資政廳請回劄不許臣從請以李

鐸為巡邊使以中路成存者為防禦

使以左路趙徵為防禦使東六西路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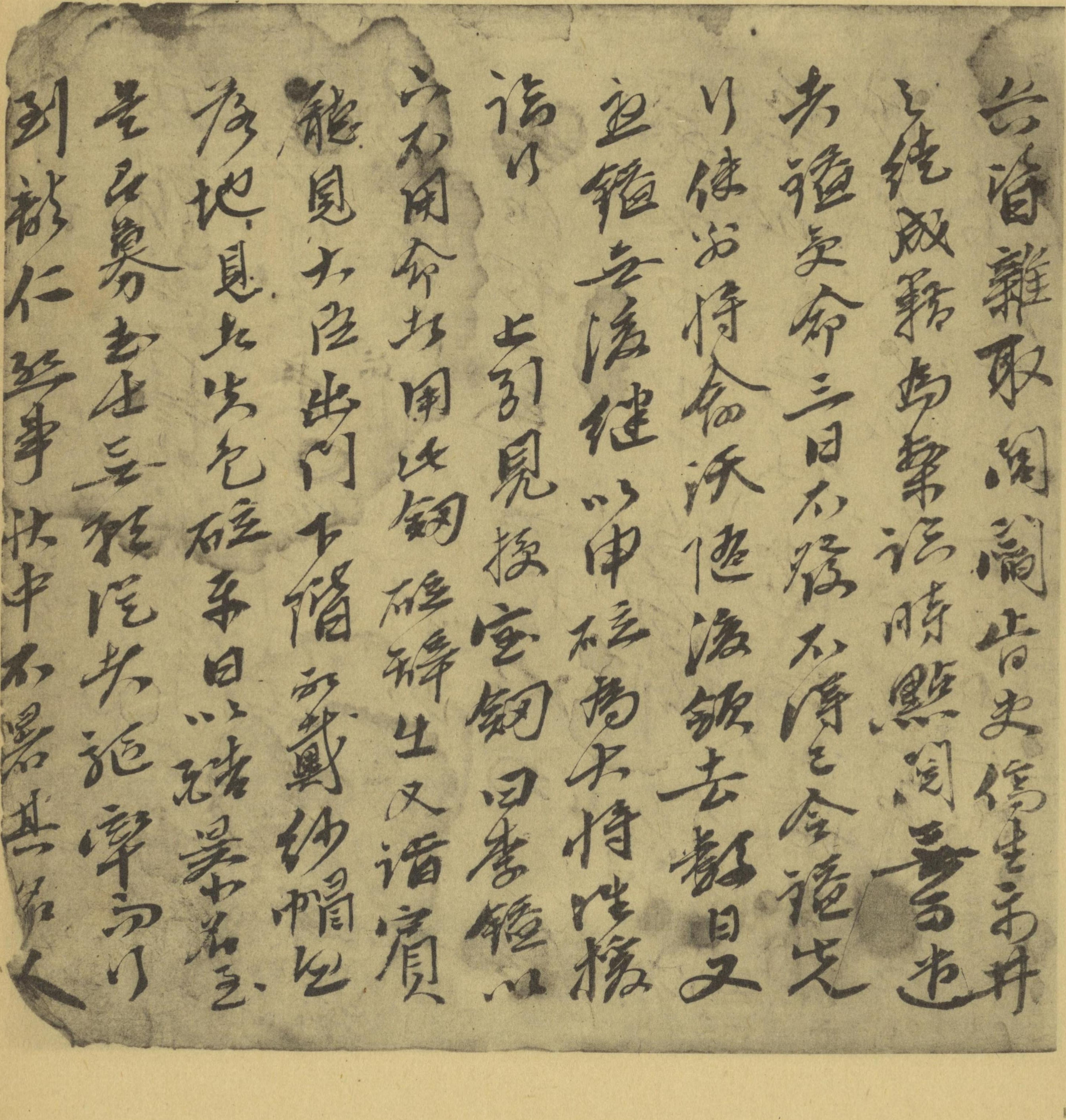
克良為副防禦守行營連璵為副防

禦守烏嶺以磨州村尹尹任德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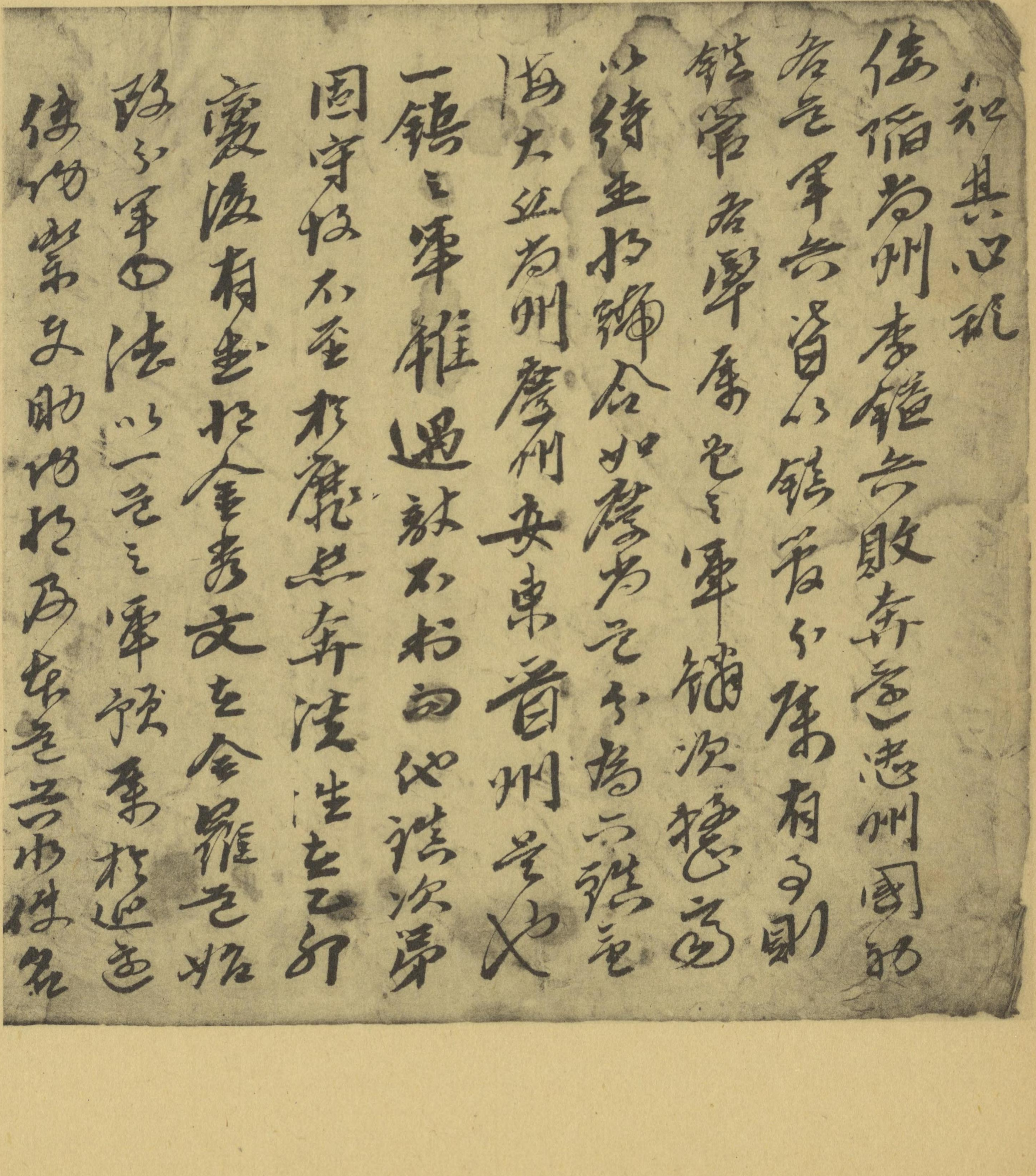
臣不能軍趙汝邁為星州村

尹其令自揮軍官以李鐸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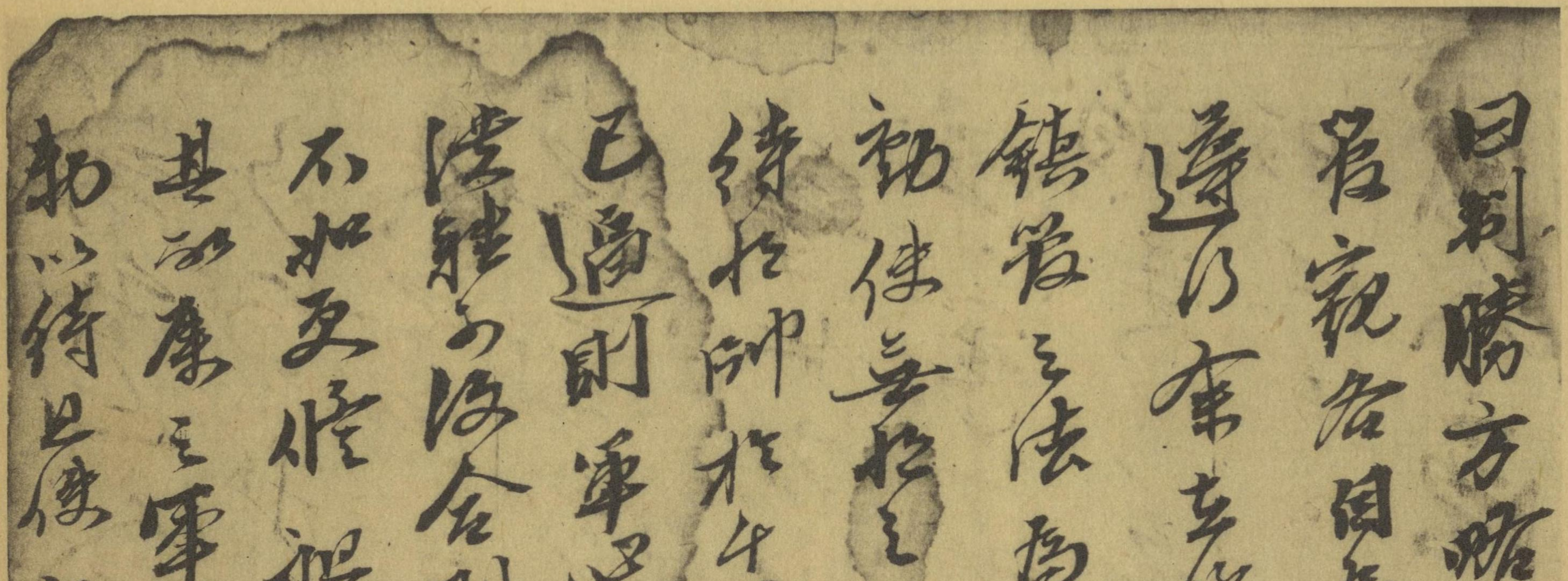
東仲禧云無名以去云魯所標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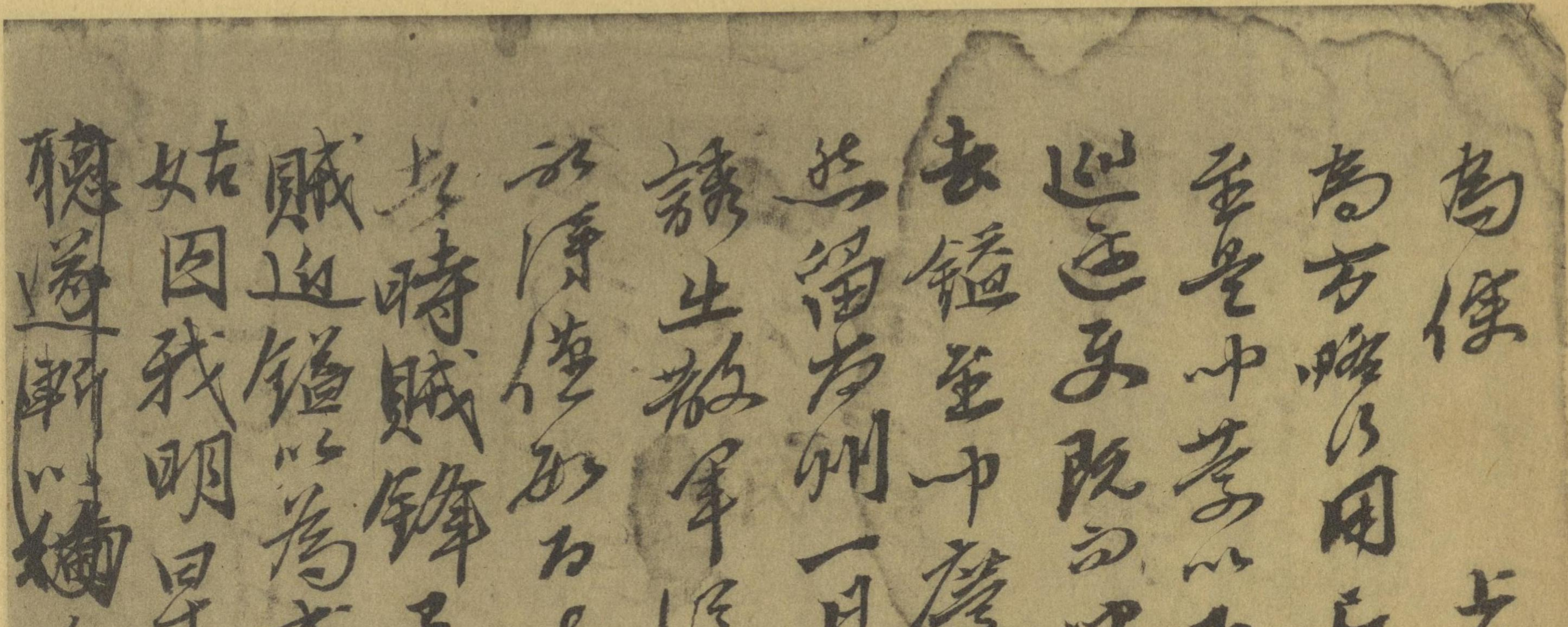
台翁雜取閱闔者史儒生示井
々純成籍為棄諸時點閱畫遣
去鐘受命三日不發不得已令德先
行候於侍命沃隨後領去數日又
迎鐘無後繼以申話不為不特詳擬
請行　上引見擬室銅田李鐘以
亦不開命於開此銅碓鎼生又諳賓
龍見大陛出門下階所戴紗帽紅
庶地見土光色碓幸日以諸兄暴水名至
曼兵舅去任三程泥老施寧而行
到龍仁縣事狀中不畧其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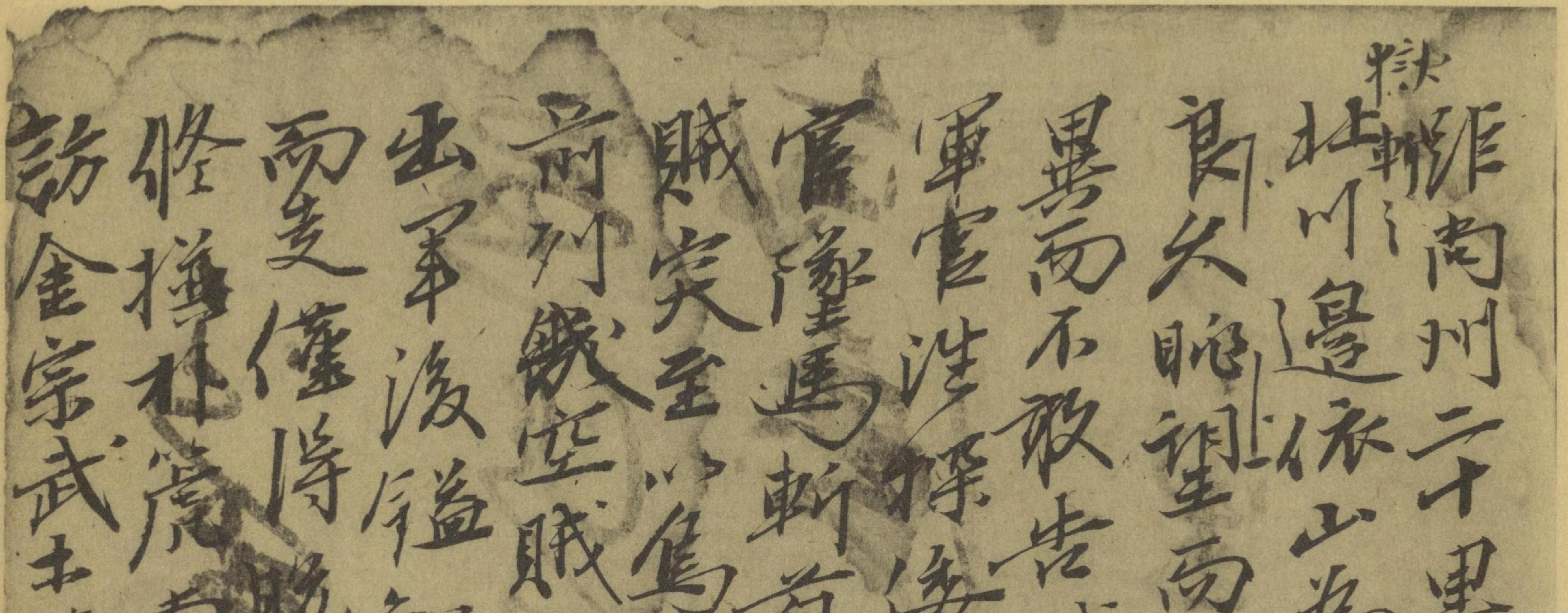
知其心執
使陷尚州李鎰亦敗奔還忠州國初
各邑軍兵皆分鎮管分屬有事則
鎮管各率屬邑之軍鎮次整齊
以待主將號令如慶尚道分為六鎮金
海大丘尚州慶州安東晉州是也
一鎮之軍雖遇敵不利他鎮次第
固守故不至於靡然奔潰往在乙卯
變後有重於金秀文在全羅道始
改分軍法以一道之軍預屬於邊
使防禦及助防將及其邑守令亦從名



曰判勝方略詭道謂敵之人之者其君親名自為方畧藏於其邊塞無遵乃常奉備邊司議以為毀祖宗鎮服之法為此規他中警至一年作勤使之無於之軍先報於原野之中以待於帥於千里之外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過則軍必驚懼必潰之危大窮阨遣雖而後合則於師雖至無可為故不如更修祖宗鎮服之制使因各寨其所屬之軍平時則操練有事不擾執以待其便前後救應不至於此明



為使　上使問於慶尚監司云
為古時乃用已久不可擇處議遇稿
至是中營以下々軍先期下大丘待
巡邊使既而聞賊將迫軍中於驚散
李鎰至中營軍々無一人到尚州々々
然留尚州一日方乞招呼又開倉賑飢
諸生散軍從山谷中聞々而來終日
於是使所召皆田野農民々無一堪戰
是時賊鋒已至善山有開寧郡人來報
賊近鎰以為惑衆斬之其人呼冤顧
姑囚我明早賊未至死未晚也鎰不
聽遂斬以徇是夜賊兵屯守于長川
金邢



距尚州二十里翌日（於）鎰（以爲無賊出開寧人）率軍習陳于州（獄斬之）

北川邊依山爲陣有頃有數人來（林間）出

良久眺望而回~~鄉此數次~~人皆疑其看

畏而不敢告俄而（[illegible]）城中數處火起鎰使

軍官往探倭先伏橋下以鳥銃中軍

官墜馬斬首而去軍望見奪氣亂而

賊突至以鳥銃十餘衝之中者即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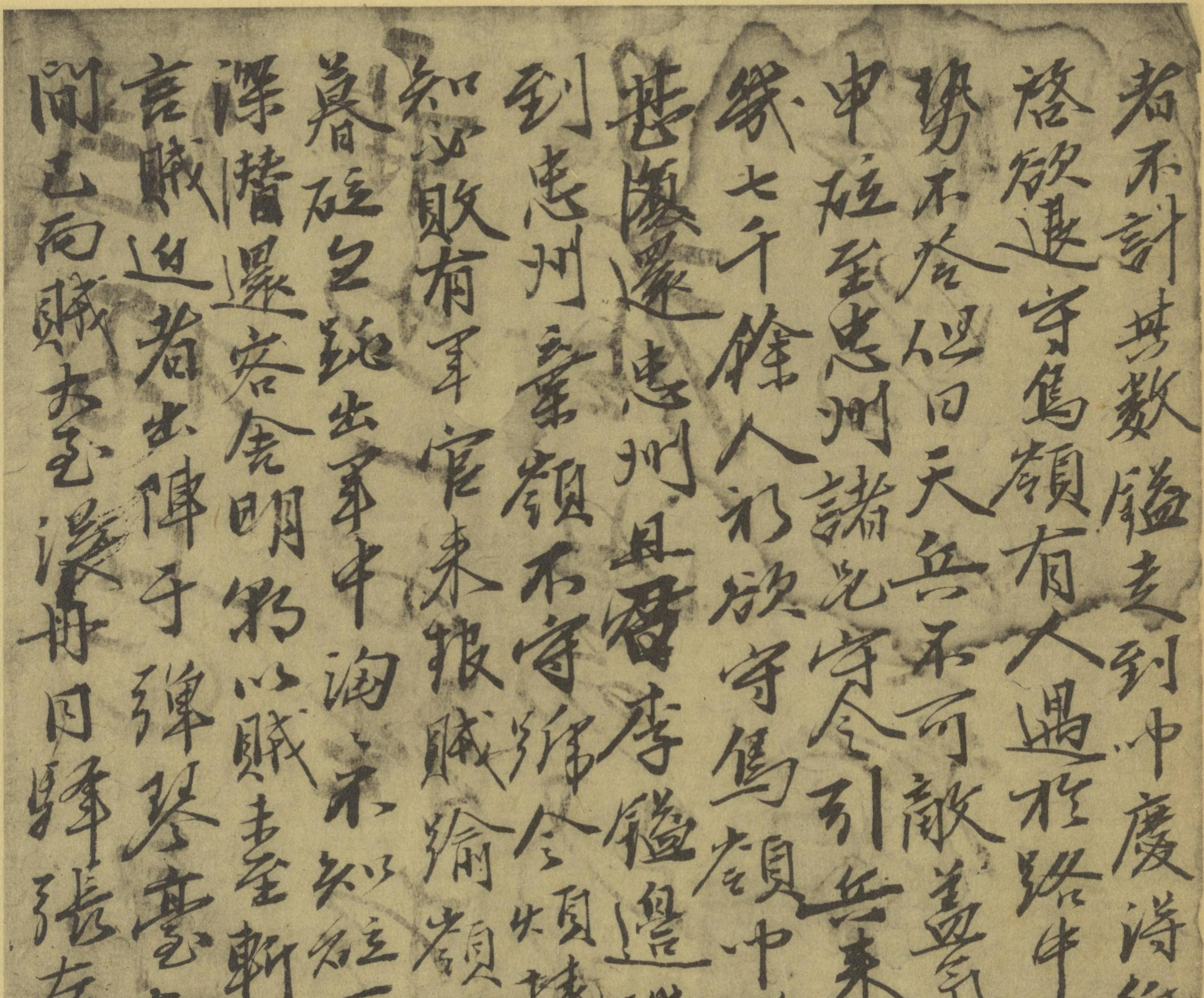
前列纔定賊分左右翼持旗幟繞

出軍後鎰知事急下馬棄衣服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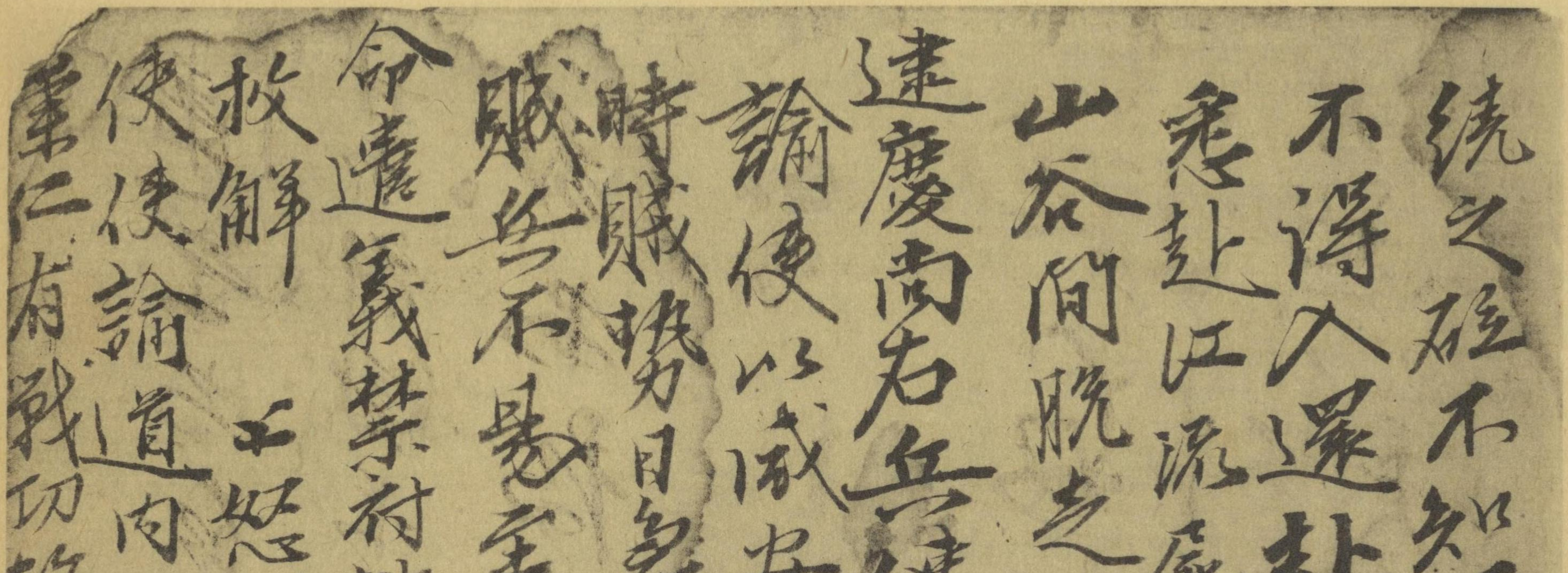
而走僅得脫從事官弘文校理尹暹

修撰朴篪尚州判官權吉沙斤察

訪金宗武士皆死其餘軍官士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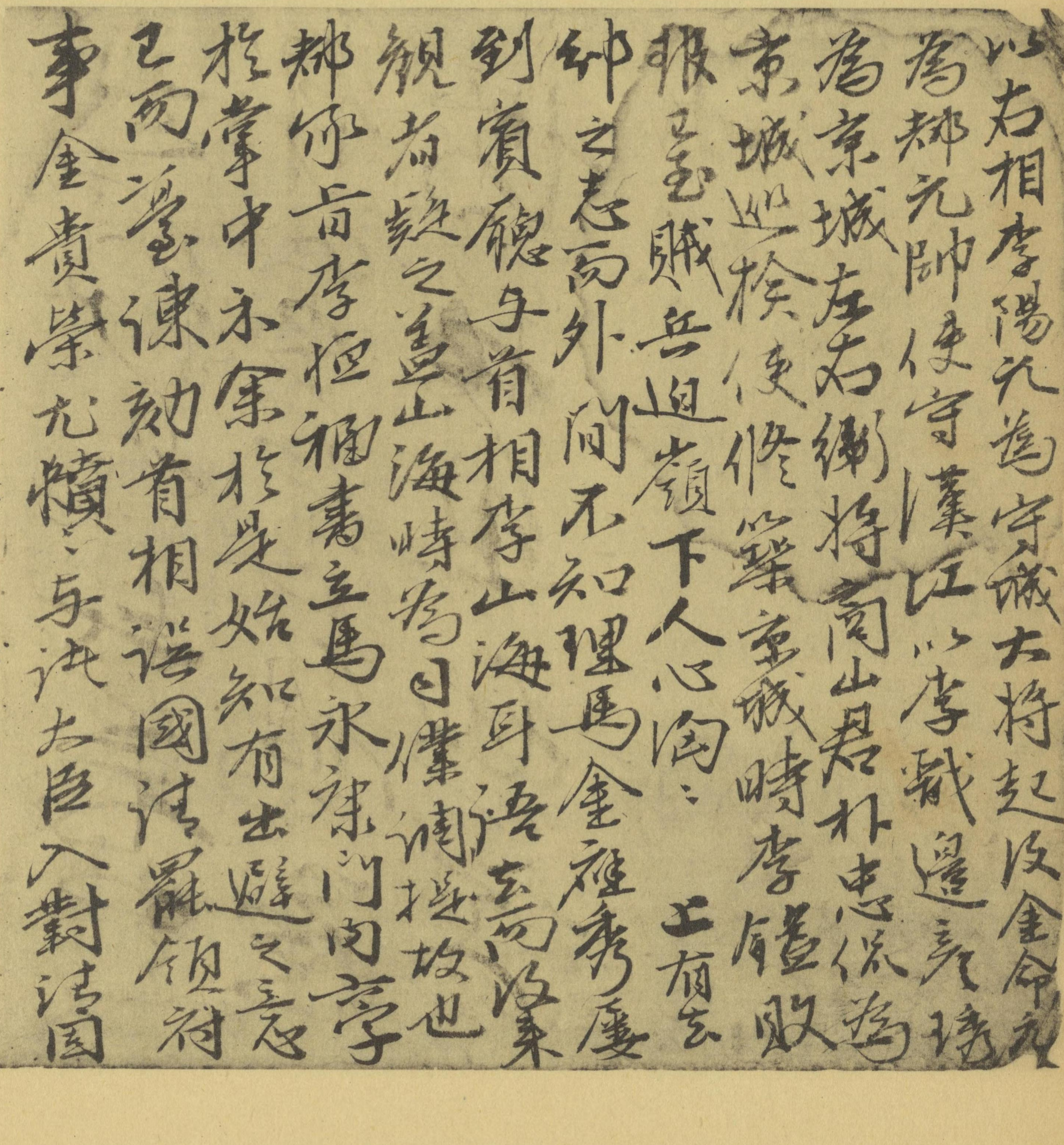


者不討其數鎰走到中慶得紙筆馬
路欲退守烏嶺有人遇於路中問賊
勢不答但曰天兵不可敵蓋氣奪也
申砬至忠州諸邑守令引兵來會軍
幾七千餘人初欲守烏嶺中鎰敗懼
甚陷還忠州且召李鎰還議事但
到忠州棄嶺不守猝令失負擾亂者
知必敗有軍官來報賊踰嶺時已日
暮砬自跳出軍中詢之不知砬所在被
深潛還容含明然以賊妄斬軍官
言賊進若出陣于彈琴臺在兩水
間已而賊大至環丹月驛張左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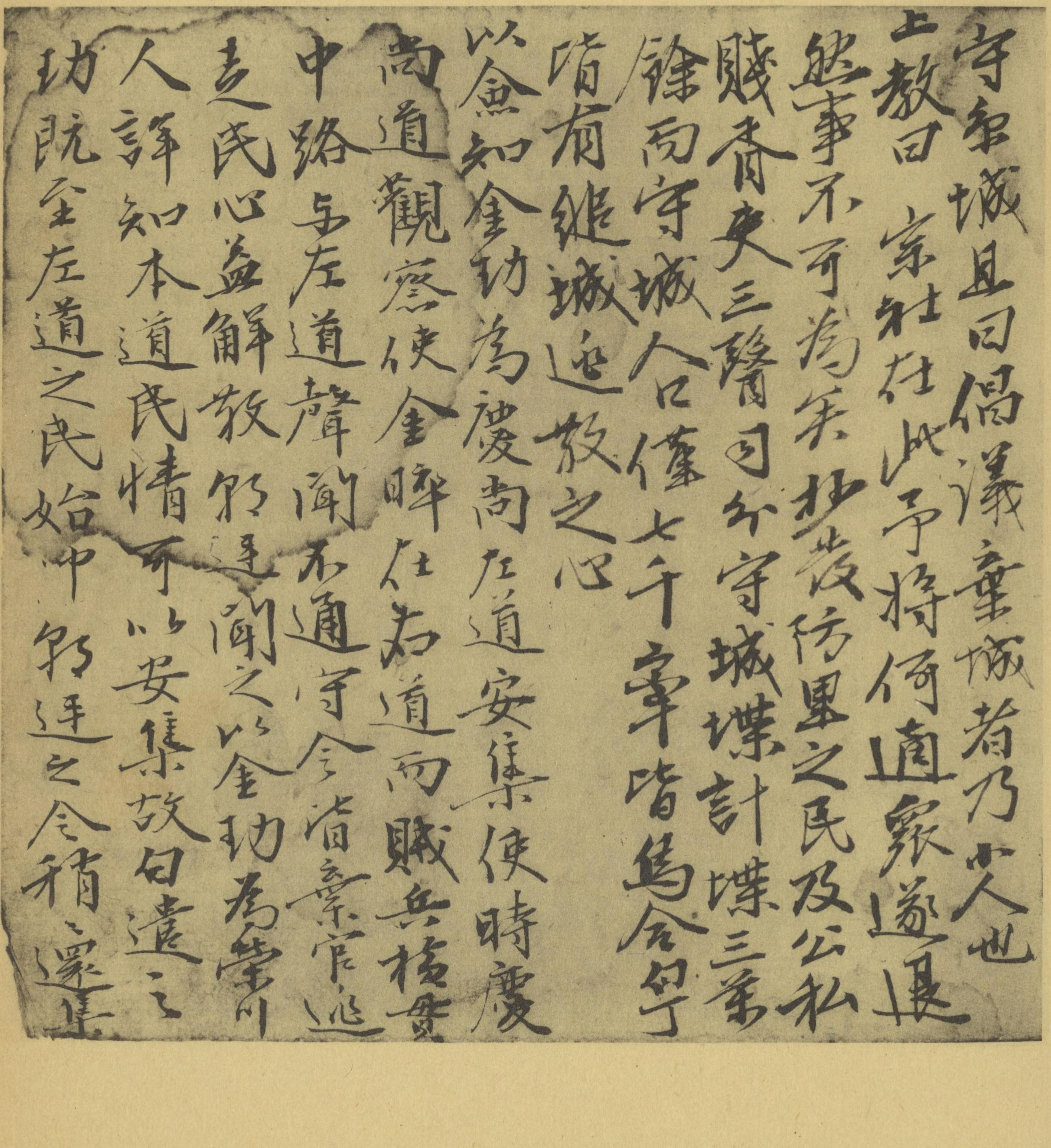


繞之徑不知所爲鞭馬亡親自突陣不得入還赴江沒于水中而死諸軍悉赴江流屍蔽江而下李鎰從東邊山谷間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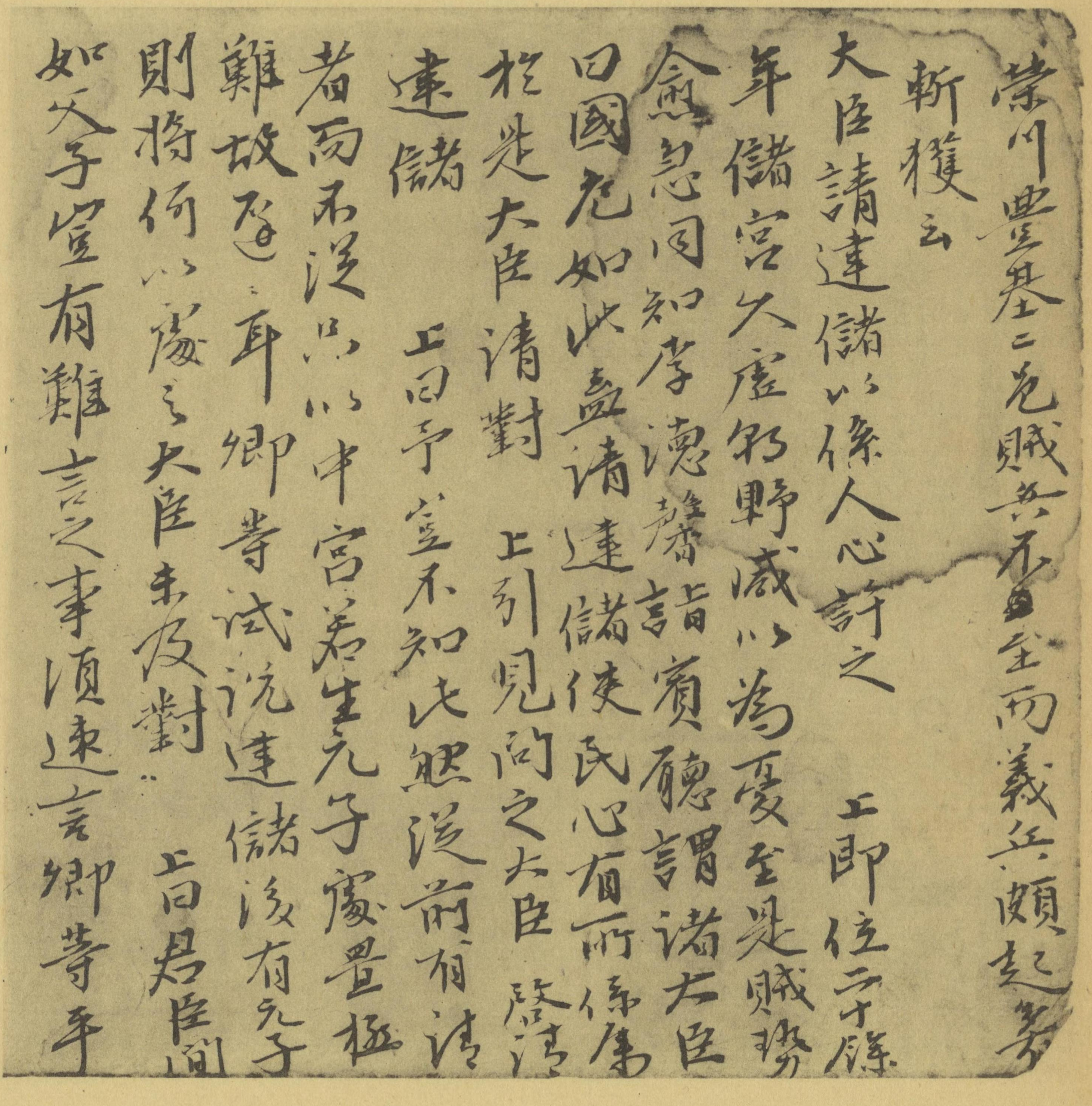
逮慶尚右兵使金誠一下獄　未至還爲招諭使以咸安郡守柳崇仁爲兵使時賊勢日急　上以誠一前使日本言賊兵不足畏使人心解弛誤國事命遣義禁府都事拿來事將不測大臣救解　上怒霽命赦其罪爲右道招諭使使諭道內人民各率兵討賊時柳崇仁有戰功故超拜兵使



以右相李陽元爲守城大將起復金命元爲都元帥使守漢江以李戩邊彦琇爲京城左右衛將商山君朴忠侃爲京城巡檢使修築京城時李鎰敗報至賊無過嶺下人心洶〻 上有去邠之志而外間不知理馬金應壽屢到賓廳每首相李山海耳語云而後去蓋山海時爲司僕提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書立馬永康門內字於掌中示余於是始知有出避之意已而臺諫劾首相誤國請罷領府事金貴榮尤憤〻與諸大臣入對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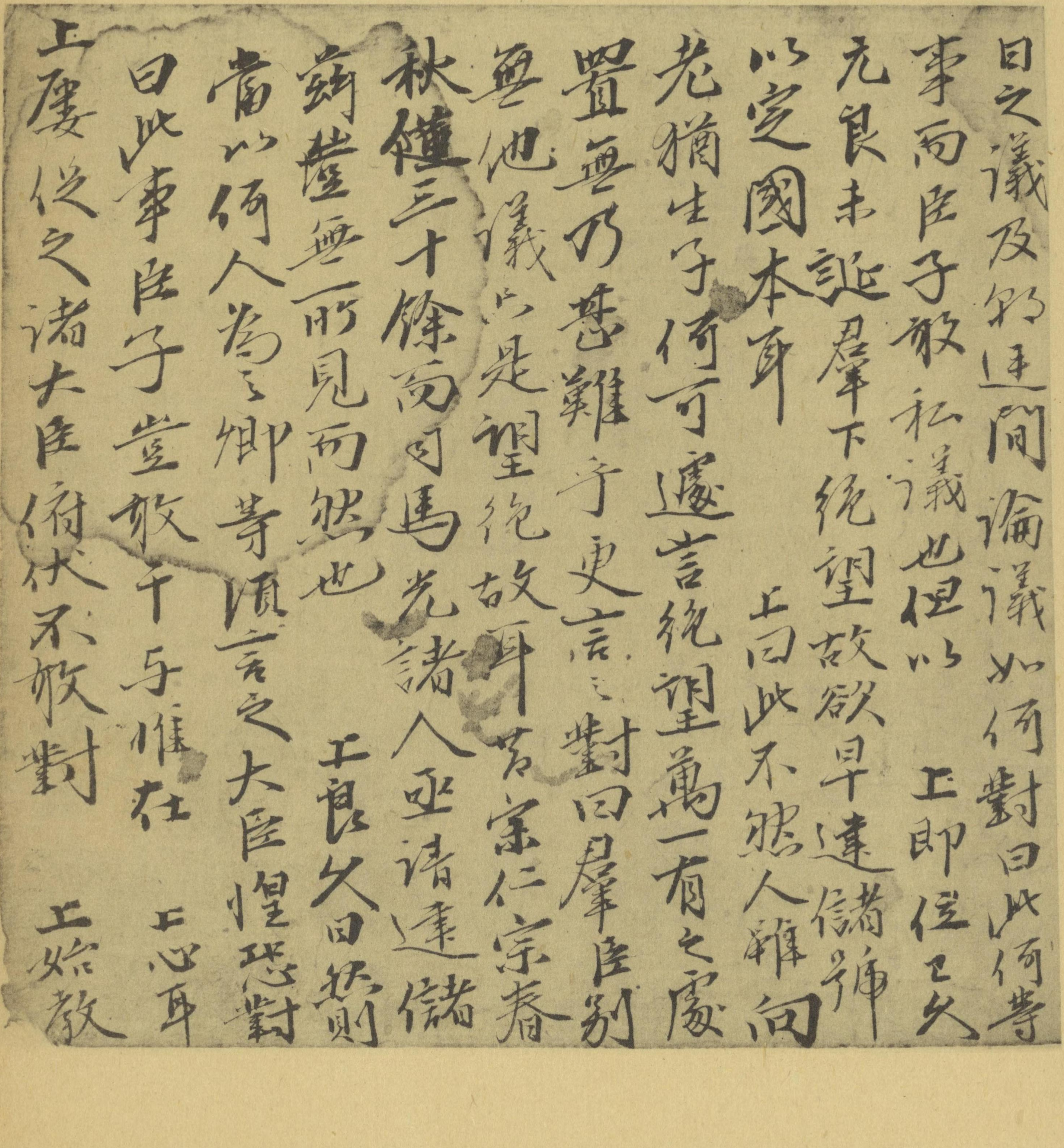


守禦城且曰倡議築城者乃小人也
上教曰 宗社在此予將何適衆遂退
然事不可爲矣抄發防里之民及公私
賤胥吏三醫司分守城堞計堞三萬
餘而守城人僅七千率皆烏合乎
皆有縋城逃散之心
以僉知金玏爲慶尚左道安集使時慶
尚道觀察使金睟在右道而賊兵橫貫
中路與左道聲聞不通守令皆棄官逃
走民心益解散朝廷聞之以金玏爲榮川
人詳知本道民情可以安集故白遣之
玏既至左道之民始中朝廷之令稍稍還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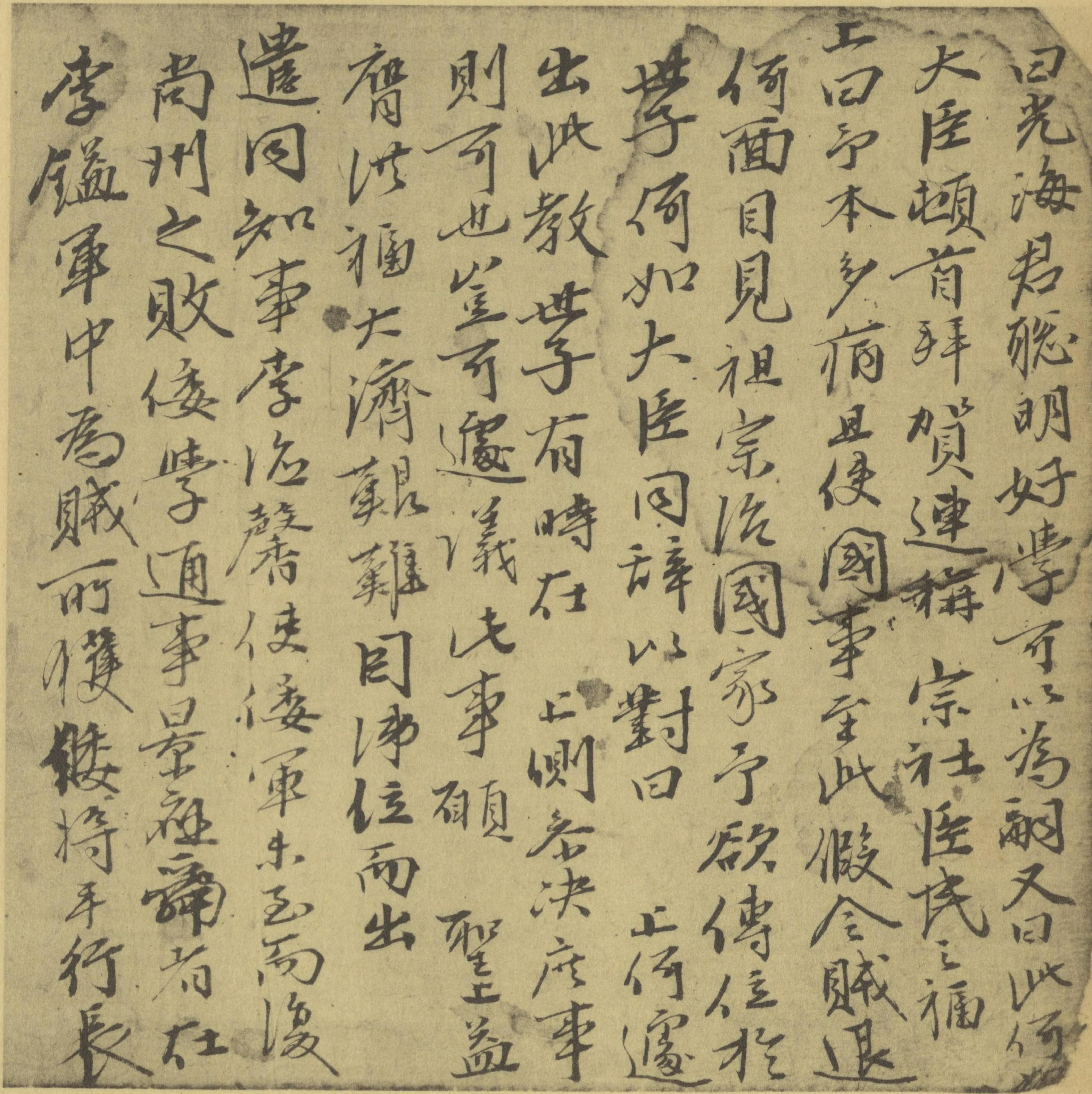


榮川豐基二邑賊兵不當全而義兵頗起多斬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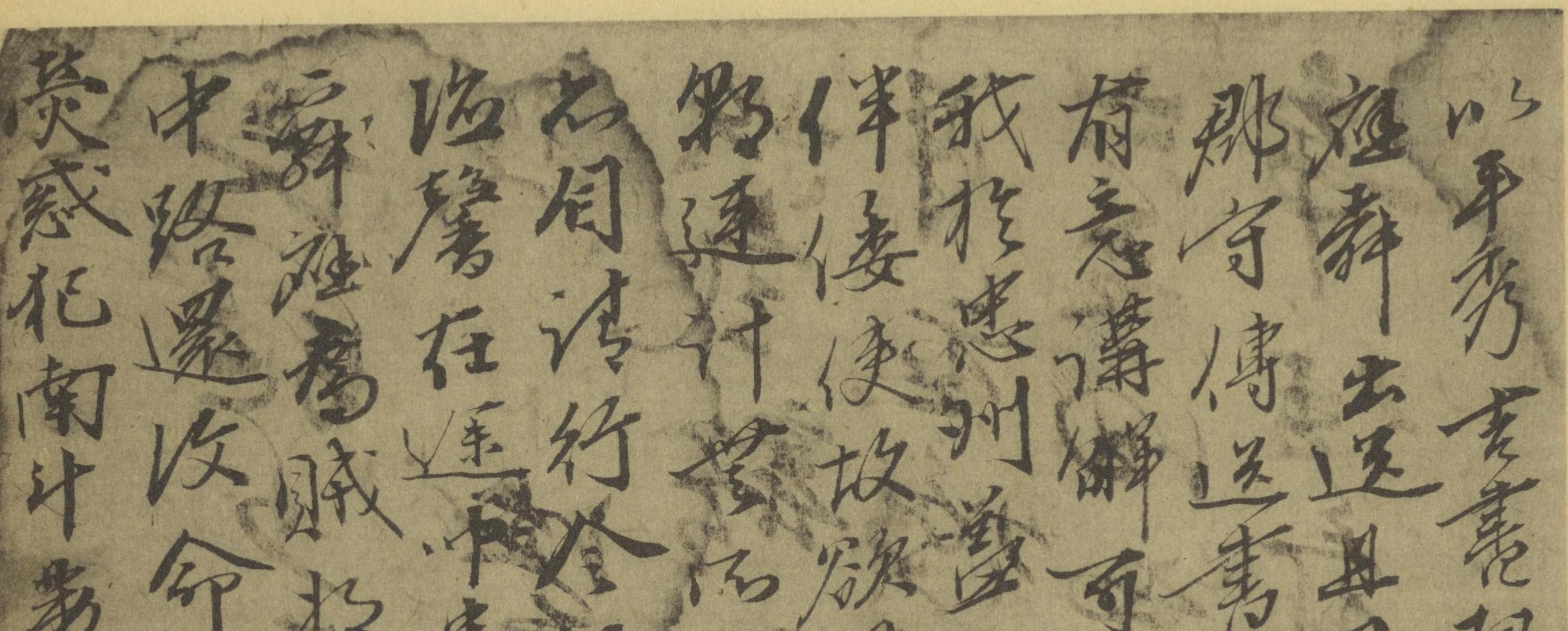
大臣請建儲以係人心許之　上即位二十餘年儲宮久虛朝野咸以為憂至是賊勢愈急同知李德馨詣賓廳謂諸大臣曰國危如此盍請建儲使民心有所係屬於是大臣請對　上引見問之大臣啓請建儲　上曰予豈不知此然從前有請者而不從只以中宮若生元子處置極難故遲遲耳卿等試說建儲後有元子則將何以處之大臣未及對　上曰君臣間如父子豈有難言之事須速言卿等乎



日之議及外廷間論議如何對曰此何等事而臣子敢私議也但以 上即位已久元良未誕群下絕望故欲早建儲副以定國本耳 上曰此不然人雖向老猶生子何可遽言絕望萬一有之處置無乃甚難乎吏言〻對曰群臣別無他議以是望絕故耳昔宋仁宗春秋鍾三十餘而司馬光諸人亟請建儲蓋豈無所見而然也 上良久曰然則當以何人為〻卿等須言之大臣惶恐對曰此事臣子豈敢干与惟在 上心耳 上屢促之諸大臣俯伏不敢對 上始敎



曰光海君聰明好學可以爲嗣又曰此何
大臣頓首拜賀連稱宗社臣民之福
上曰予本多病且使國事至此假令賊退
何面目見祖宗治國家予欲傳位於
世子何如大臣同辭以對曰　上何遽
出此教世子有時在　上側各決庶事
則可也豈可遽議此事願　聖上益
膺洪福大濟艱難因涕泣而出
遣同知事李德馨使倭軍未至而復
尚州之敗倭學通事景應舜者在
李鎰軍中爲賊所獲倭將平行長



以平秀吉書契及送于曹公文一道授

通辭出送且曰在東萊時蔚山

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稍解云

有意講解可令李德馨於來十八日會

我於忠州蓋德馨爲宣慰使接

伴倭使故欲見之通辭至即時乘忽

將速計然而出意武田氏緩兵德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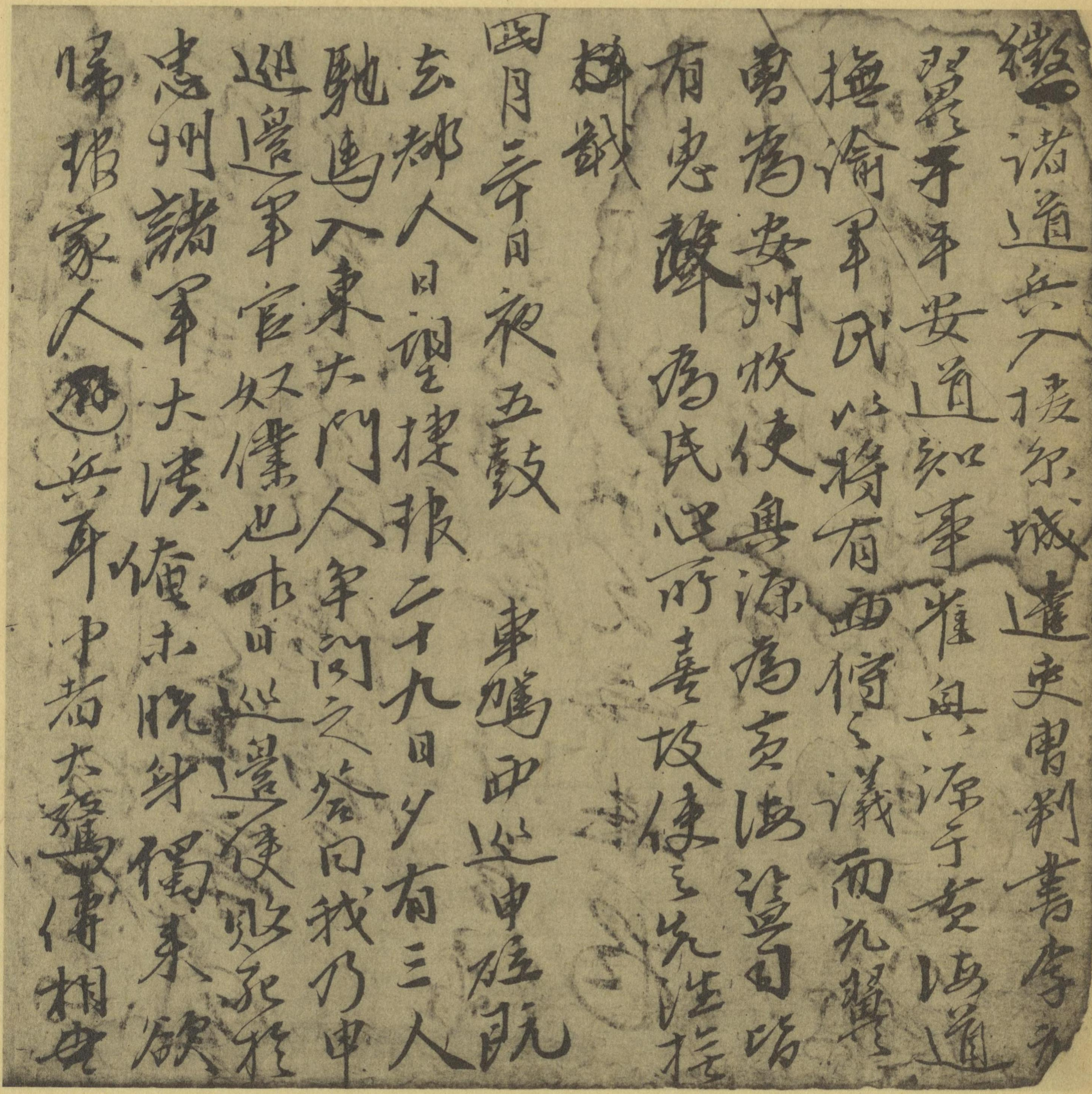
亦同請行令于曹裁答書挾通辭云

德馨在途中忠州之隔先使通辭往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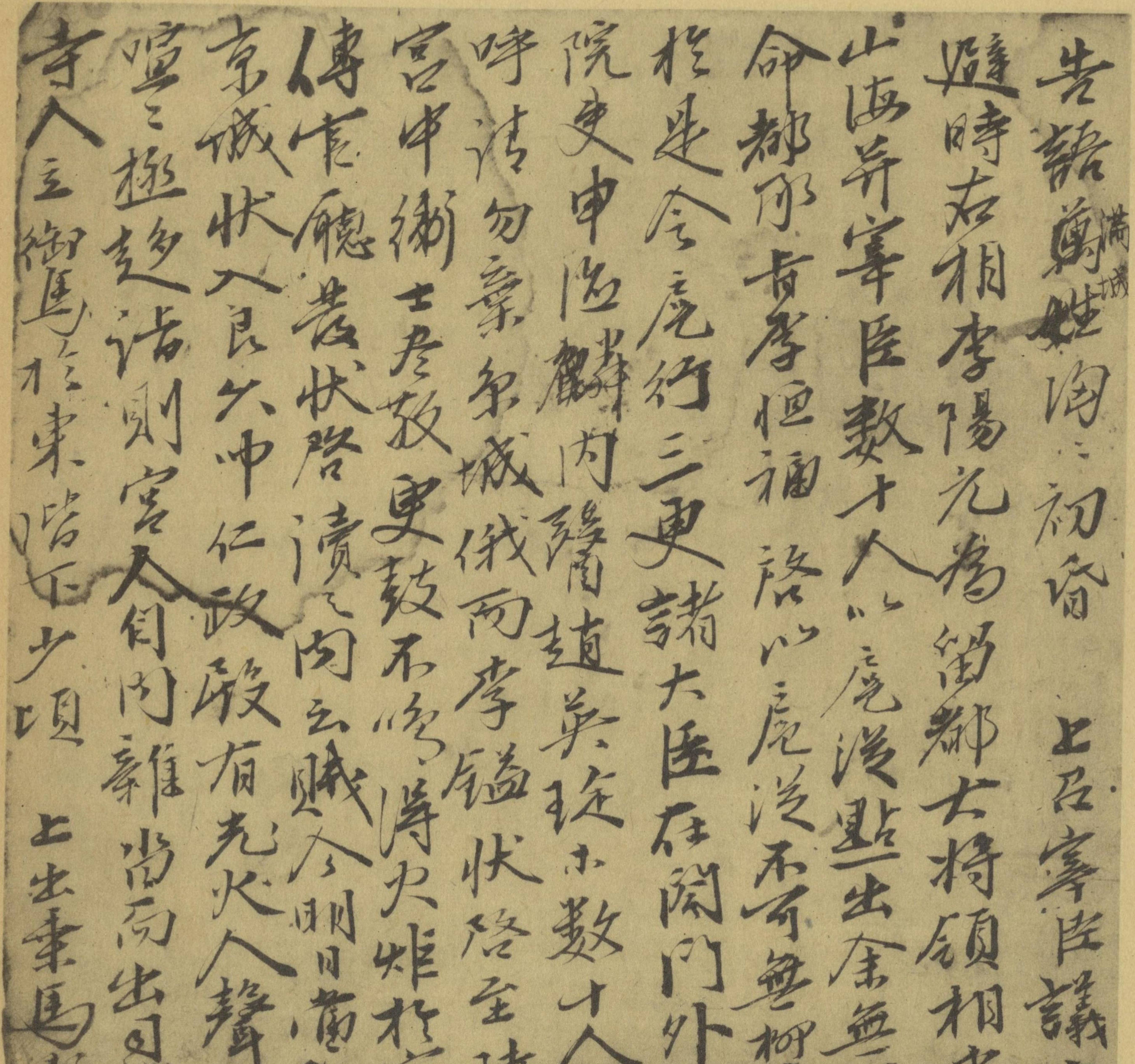
辭通爲賊於途中見殺德馨遂從

中路還復命於平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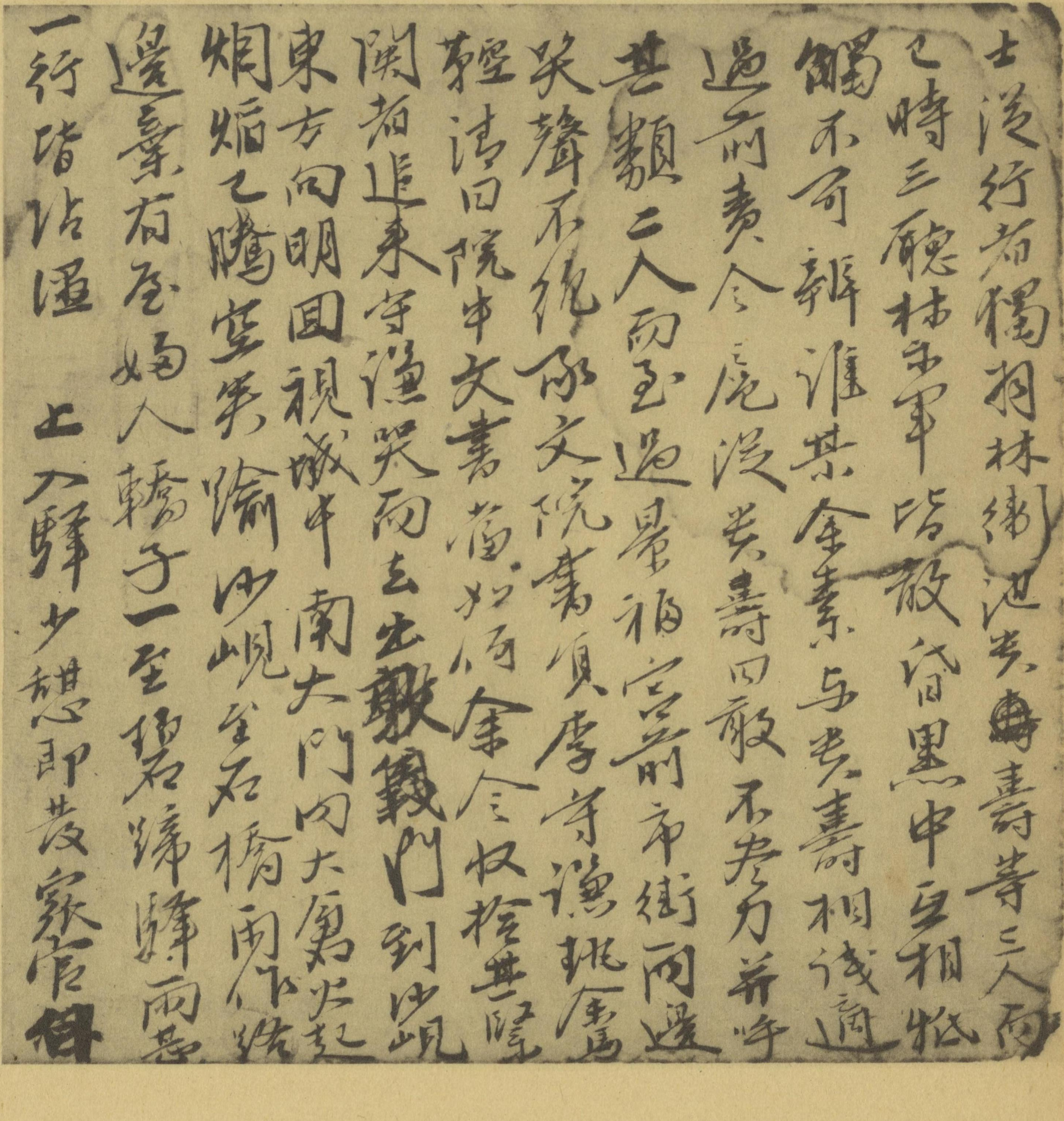
癸歲花南廿第四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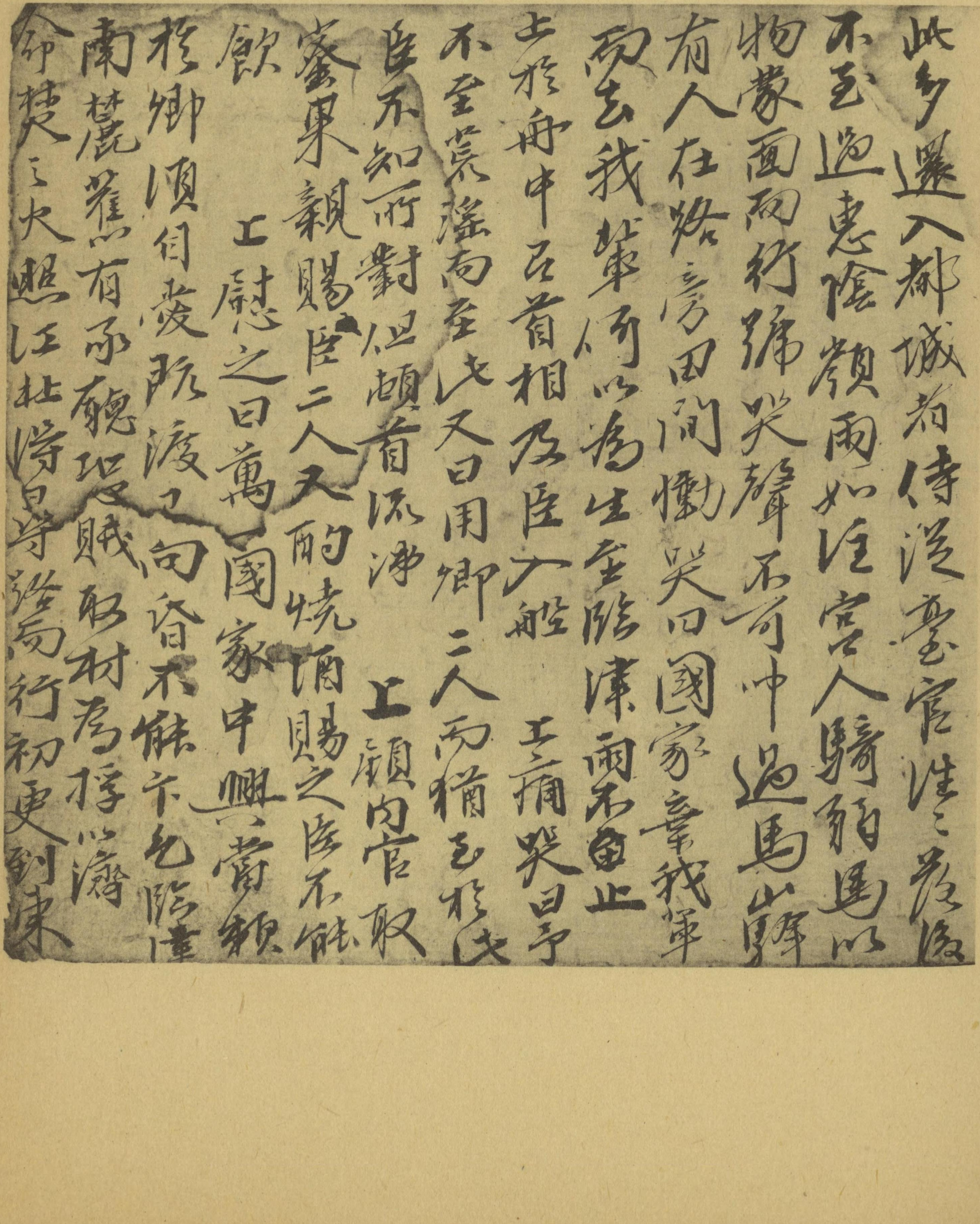
徵諸道兵入援京城遣吏曹判書李元
翼于平安道知事崔興源于黃海道
撫諭軍民以將有西行之議而元翼
嘗爲安州牧使興源爲黃海監司皆
有惠聲爲民心所喜故使之先往撫
撫戢
四月卅日夜五鼓　車駕西巡申砬既
去都人日望捷報二十九日夕有三人
馳馬入東大門人爭問之答曰我乃申
巡邊軍官奴僕也咋日巡邊使敗死於
忠州諸軍大潰僅未脫身獨來欲
歸報家人避兵耳聞者大驚傳相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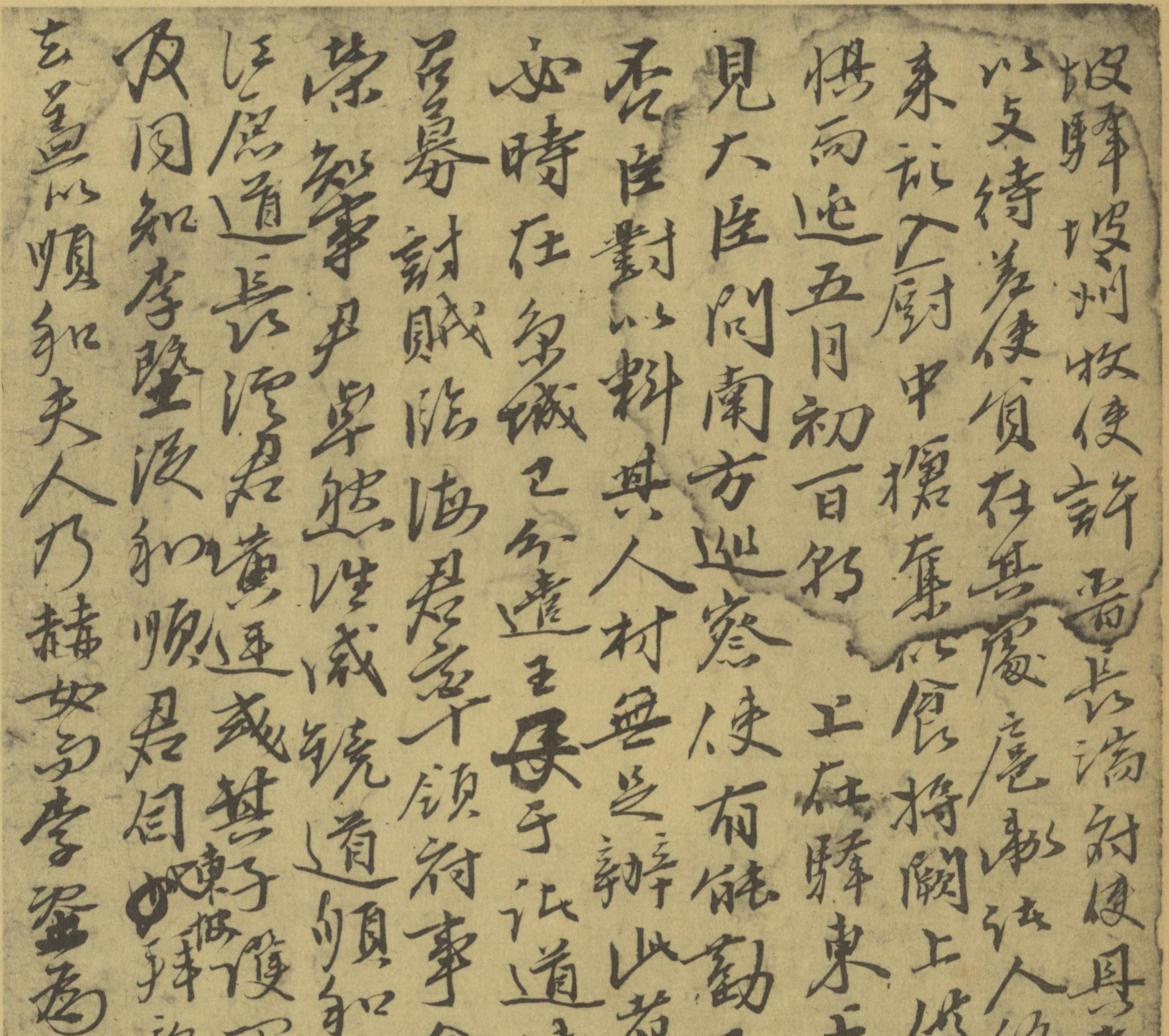
告語萬（滿城）姓洶〻初昏 上召宰臣議出
避時右相李陽元爲留都大將領相李
山海率宰臣數十人以〻扈從點出余無所
命都承旨李恒福啓以〻扈從不可無柳某
於是令〻扈行三更 諸大臣在閤門外設
院吏申泓麟內醫趙英璉亦數十人大
呼請勿棄京城俄而李鎰狀啓至時
宮中衛士盡散更鼓不鳴得火炬於宣
傳官廳裁狀啓讀之內云賊今明日當入
京城狀入良久中仁政殿有光火人聲
喧〻趨趍詰則宮人自內雜沓而出司僕
寺人立御馬於東階下少頃 上出乘馬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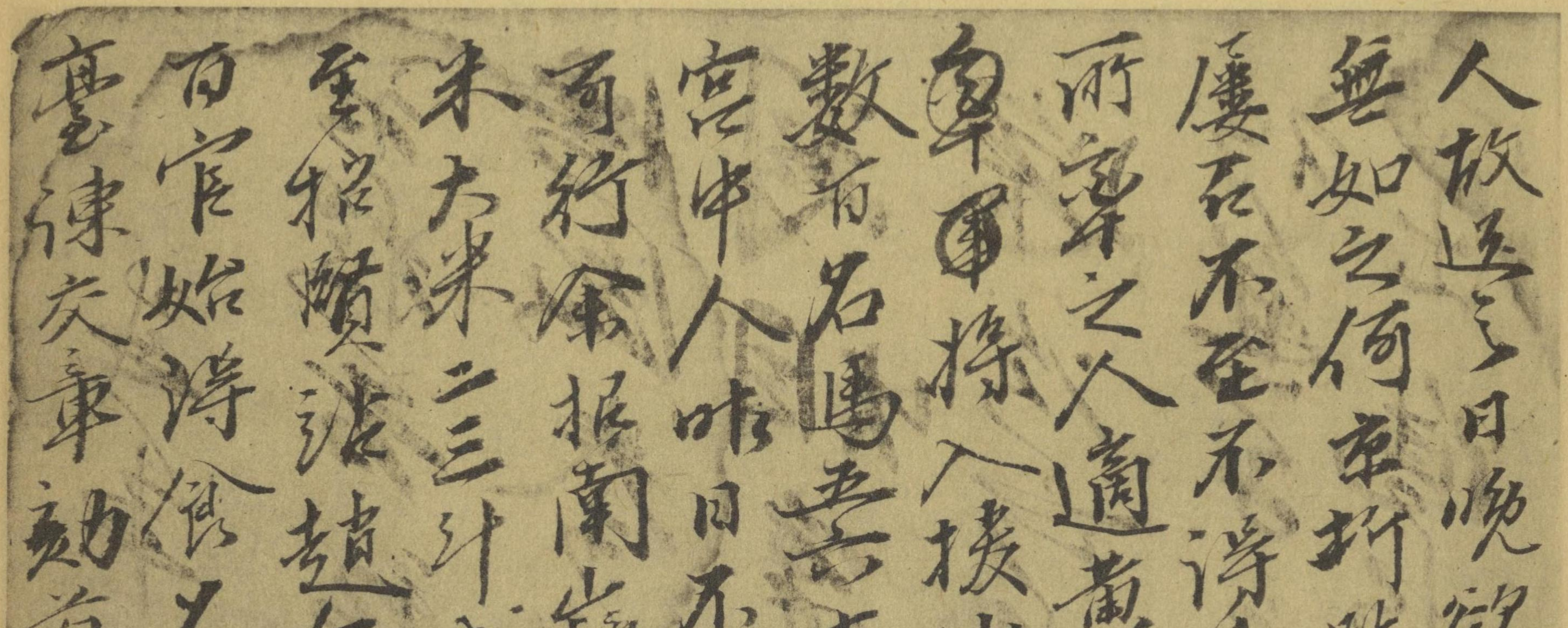
士從行若獨相林衛泄者~~壽~~壽等三人而已時三廳禁軍皆散昏黑中互相怳惚不可辨誰某余素與者壽相識遇過前責令處從者壽回散不券力并呼其類二人而至過景祐宮前市街兩邊哭聲不絕承文院舊須學守漁挑鷹輕請曰院中文書箇如何余今收拾無隱閑者進來守漁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回視城中南大門內大焉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踰沙峴至石橋兩下路邊棄有屍婦人轎子一至碧蹄驛而悉一行皆沾濕　上入驛少憩即發家官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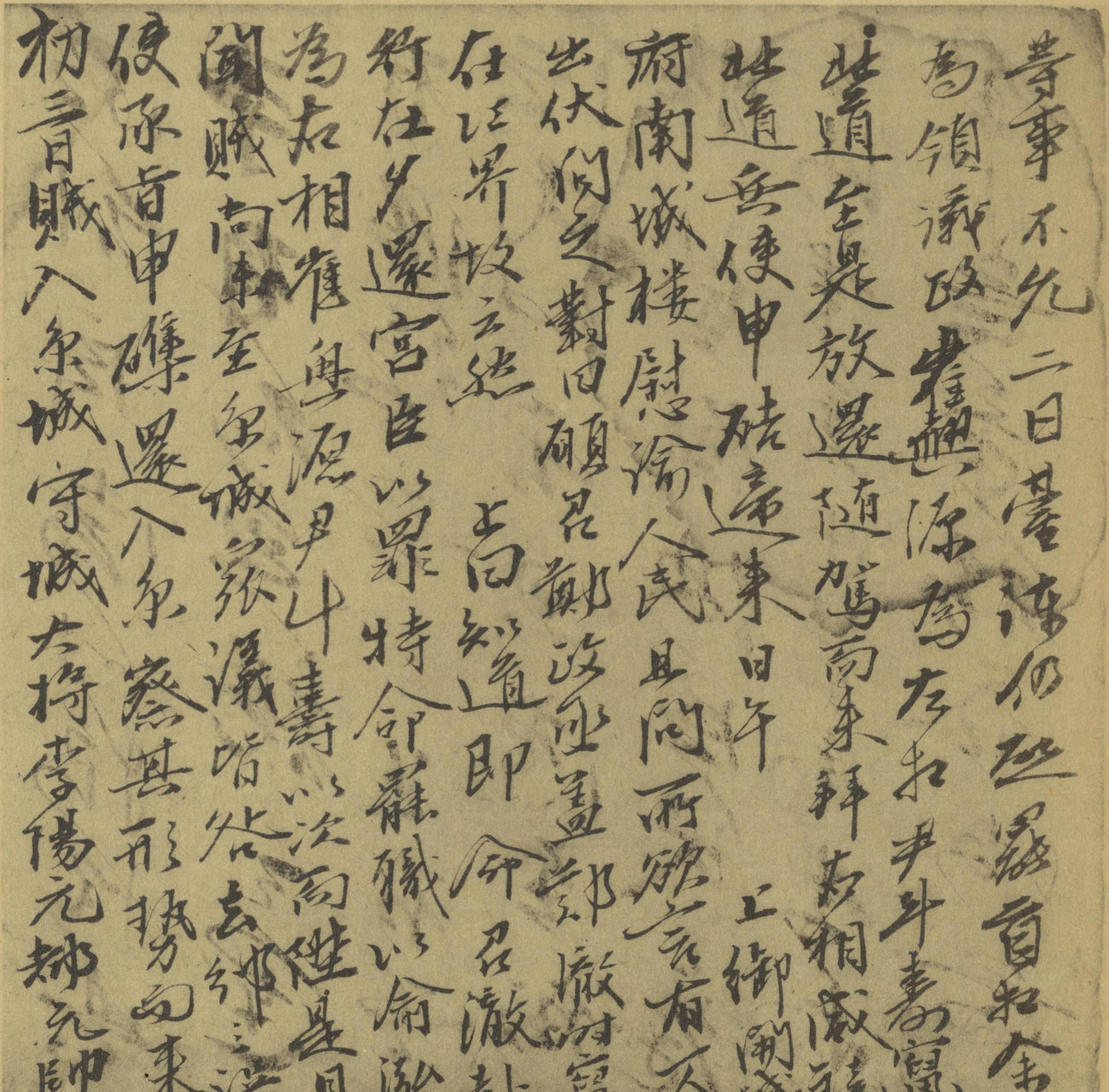
此多還入都城若侍從臺官往〻落後不至過患陰額雨如注宮人騎鞍馬以物蒙面而行號哭聲不可中過馬山驛有人在路旁田間慟哭曰國家棄我輩而去我輩何以為生至臨津爾不由止 上於舟中召首相及臣入船 上痛哭曰予不至蒙塵而至此又曰用御二人而猶至於此臣不知所對但頓首流涕 上顧內官取蜜果親賜臣二人又酌燒酒賜之臣不能飲 上慰之曰萬國家中興賞賴於御須臾發所渡之句吝不能亦乞臨僅南麓羅照有承聽旨賊取材為桴以濟命焚之火照江北淨白等登舟行初更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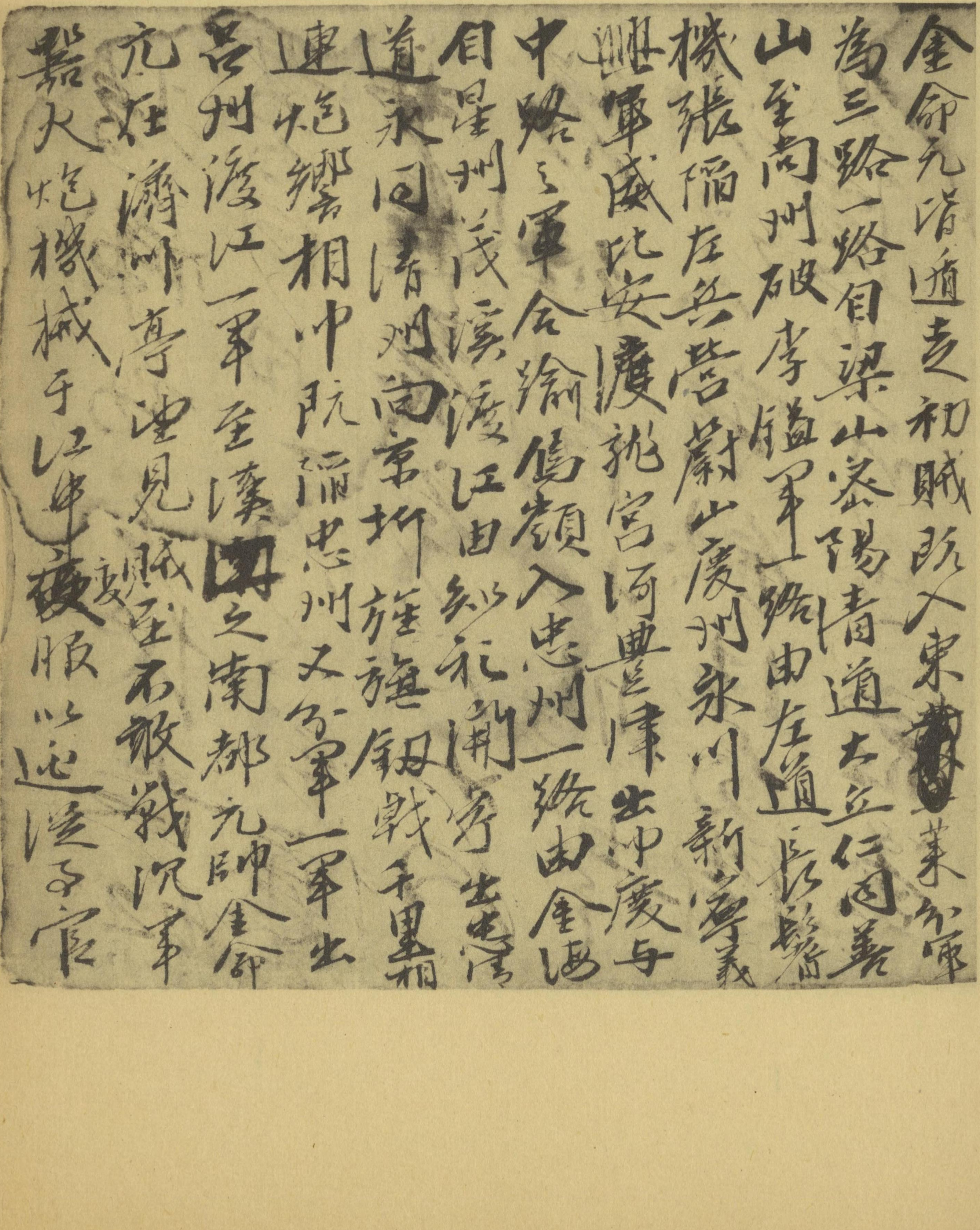
坡驛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淵
以支待差使員在其處廚傳人終日飢
來於大廚中攫棄以食將闕上供二人
棋而退五月初百豹　上在驛東上房引
見大臣問南方巡察使有能勤王者
吾臣對以料其人材無足之辨此若難可
必時在行藏已分遣王子于諸道使之
召募討賊臨海君與領府事金貴
榮黎事尹卓然往咸鏡道順和君往
江原道長溪君黃廷彧其子護軍赫
及同知李墍從順和君同姬拜辭而
去蓋以順和夫人乃赫女而李墍爲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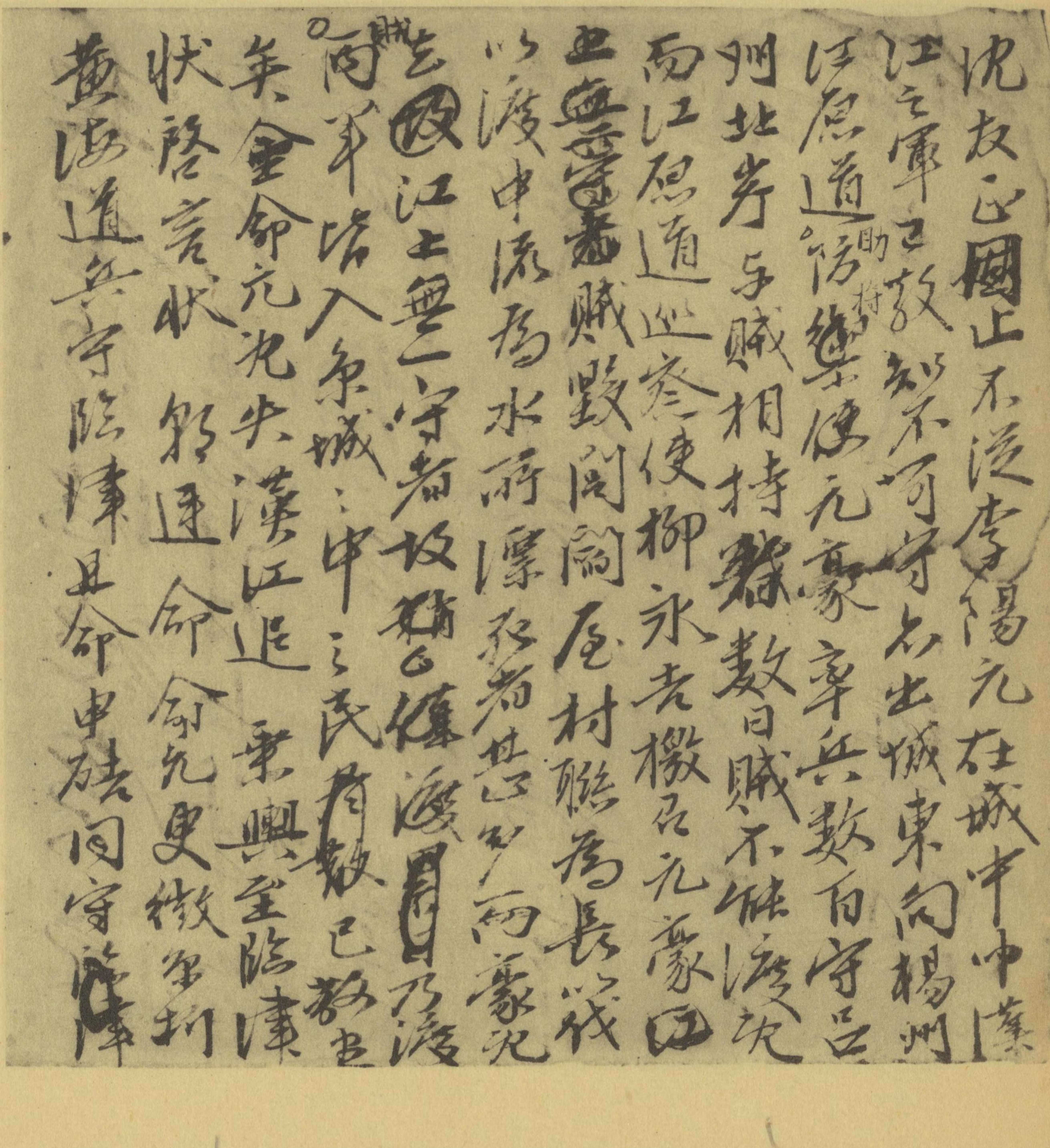


人故延〻日晚欲發向開城府而下人老散
無如之何東折臨司權徽退卧村舍大臣
屢召不至不得已啓請權信居至為右無
所率之人適黃海監司趙仁壽中急盛怒
率軍條入援瑞興府使南嶷先到府寧
數百石馬壹十匹即發臨行司論米曰
宮中人昨日不食今又未食得少米療飢
可行余根南嶷率軍人所持糧得粟
米大米二三斗盛破戎巾以入已而　竭出
至招嬪諸趙仁壽設帳幕於路傍以迎
百官始得食夕到開城府御所南門外寓
臺諫交章劾首相安結宮禁誤國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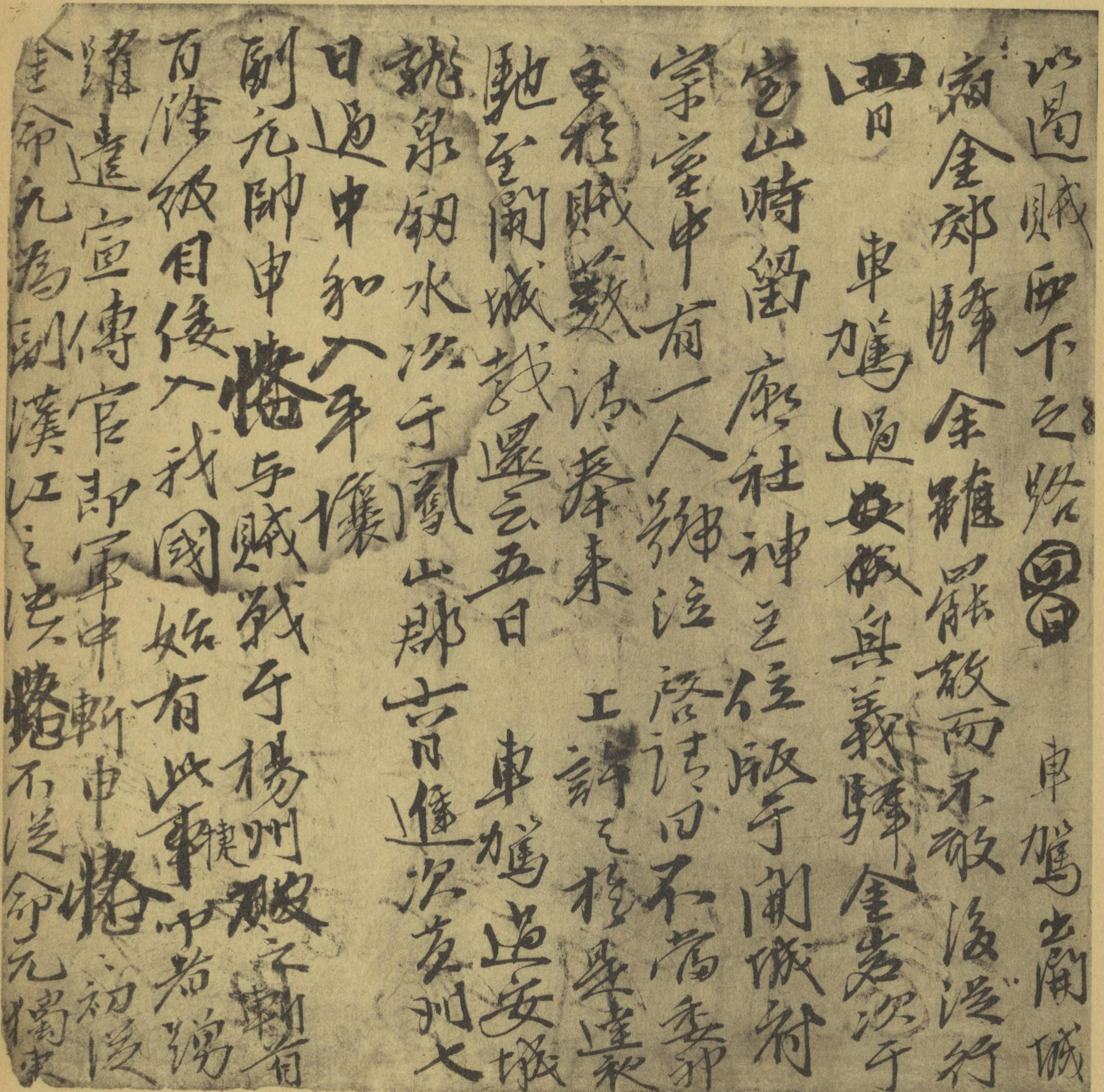


等事不允二日臺諫仍啓罷首相余爲領議政崔興源爲左相尹斗壽竄北道至是放還隨駕而來拜右相咸鏡北道兵使申硈遞來日午 上御開城府南城樓慰諭人民且問所欲言有人出伏路邊對曰願召鄭澈蓋鄭澈時竄在江界故云然 上曰知道即命召澈赴行在夕還宮臣以罪特命罷職以俞泓爲右相崔興源尹斗壽以次而陞是日聞賊向抵至京城衆議皆咎去邠之語使承旨申磼還入京察其形勢而來初三日賊入京城守城大將李陽元都元帥


金命元啓通之初賊既入東[illegible]萊分軍
為三路一路自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
山至尚州破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鬐
機張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
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豐津出聞慶與
中路之軍合踰鳥嶺入忠州一路由金海
自星州茂溪渡江由知禮澗守出忠清
道永同清州向京折旋旗鉧戰于黑霜
連炮響相冲阮元淵忠州又分軍一軍出
呂州渡江一軍至漢[illegible]之南都元帥金命
元在濟川亭遙見賊至不敢戰沉軍
器火炮機械于江中[illegible]変服以逃從子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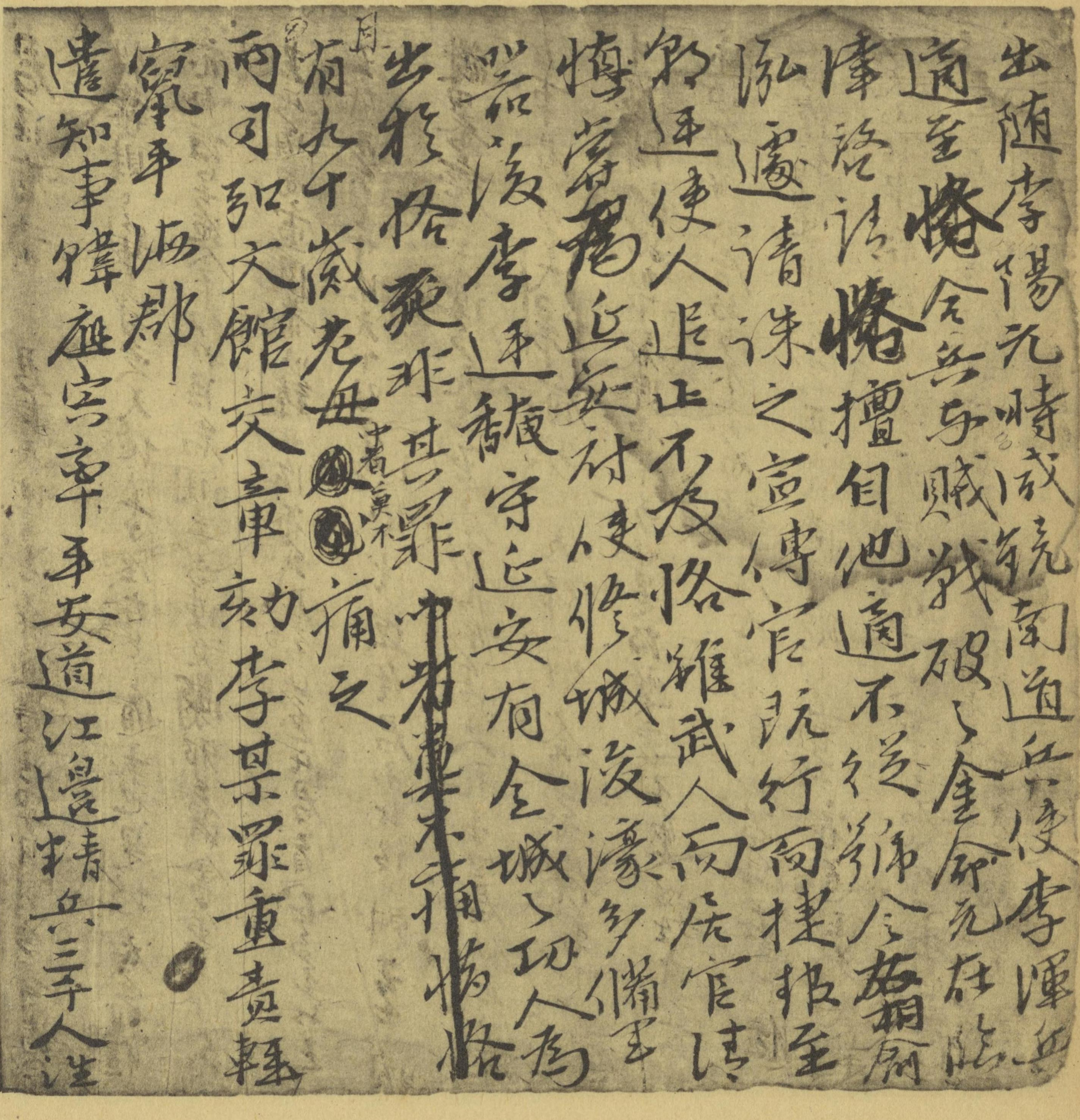
沈友正國上不從李陽元在城中中漢江之軍已散勢不可守出城東向楊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率兵數百守呂州北岸與賊相持~~戮~~數日賊不能渡決而江原道巡察使柳永吉檄召元豪回止無守者賊毀閭閻屋材聯爲長筏以渡中流爲水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沈之回江上無一守者故賊得緩渡日乃渡（賊）兩軍皆入京城城中之民被殺已數出矣金命元沈失漢江退秉興至臨津狀啓言狀朝廷命命元更徵兵打黃海道兵守臨津且命申硈同守臨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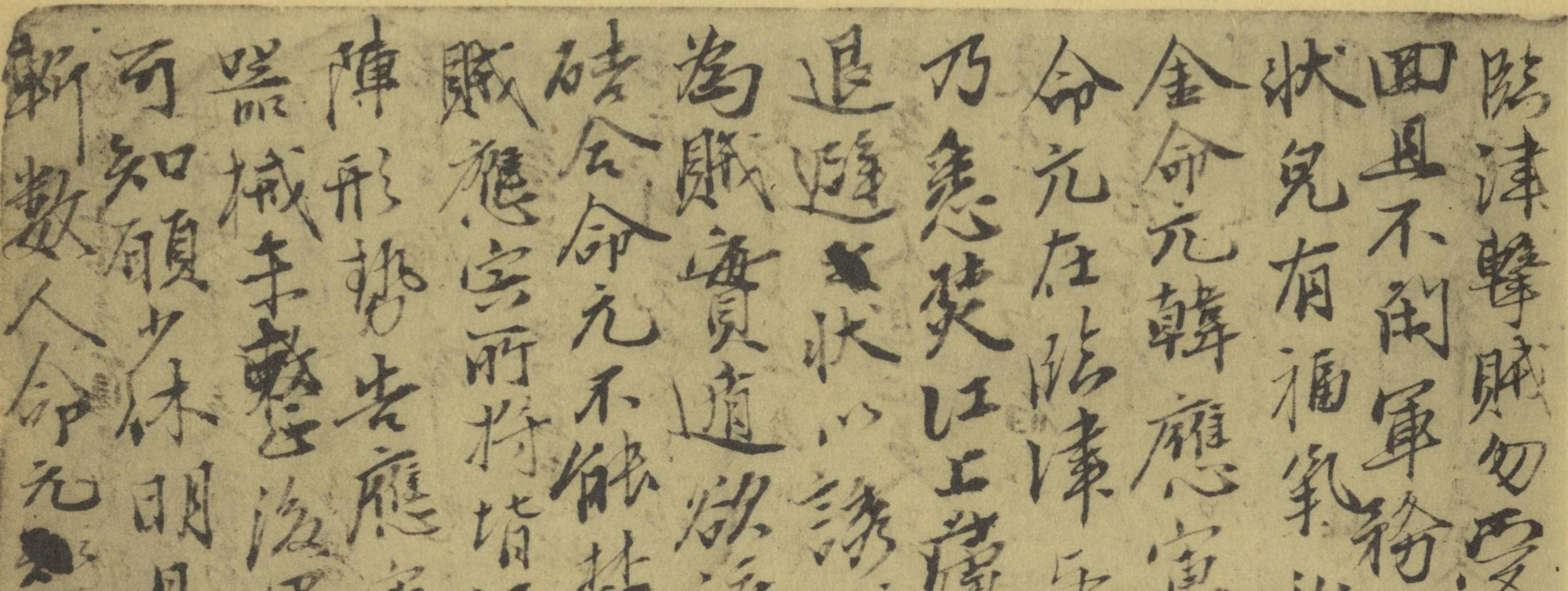
以過賊西下之路四日　東鷹出關城
宿金郊驛金雞羅敬而不敢後從行
四日　東鷹過安城與義驛金岩次于
寶山時留　廟社神主位版于關城村
宗室中有一人號泣啓請曰不當委弃
主於賊藪請奉來　王許之權畢達衣
馳至關城載還云五日　東鷹過安城
號泉翊水次于鳳山郡　言進次黃州七
日過中和入平壤
副元帥申恪与賊戰于楊州破之斬首
百餘級自倭入我國始有此事捷中若踴
躍遣宣傳官即軍中斬申恪、初從
金命元為副漢江之潰恪不從命元獨東

一五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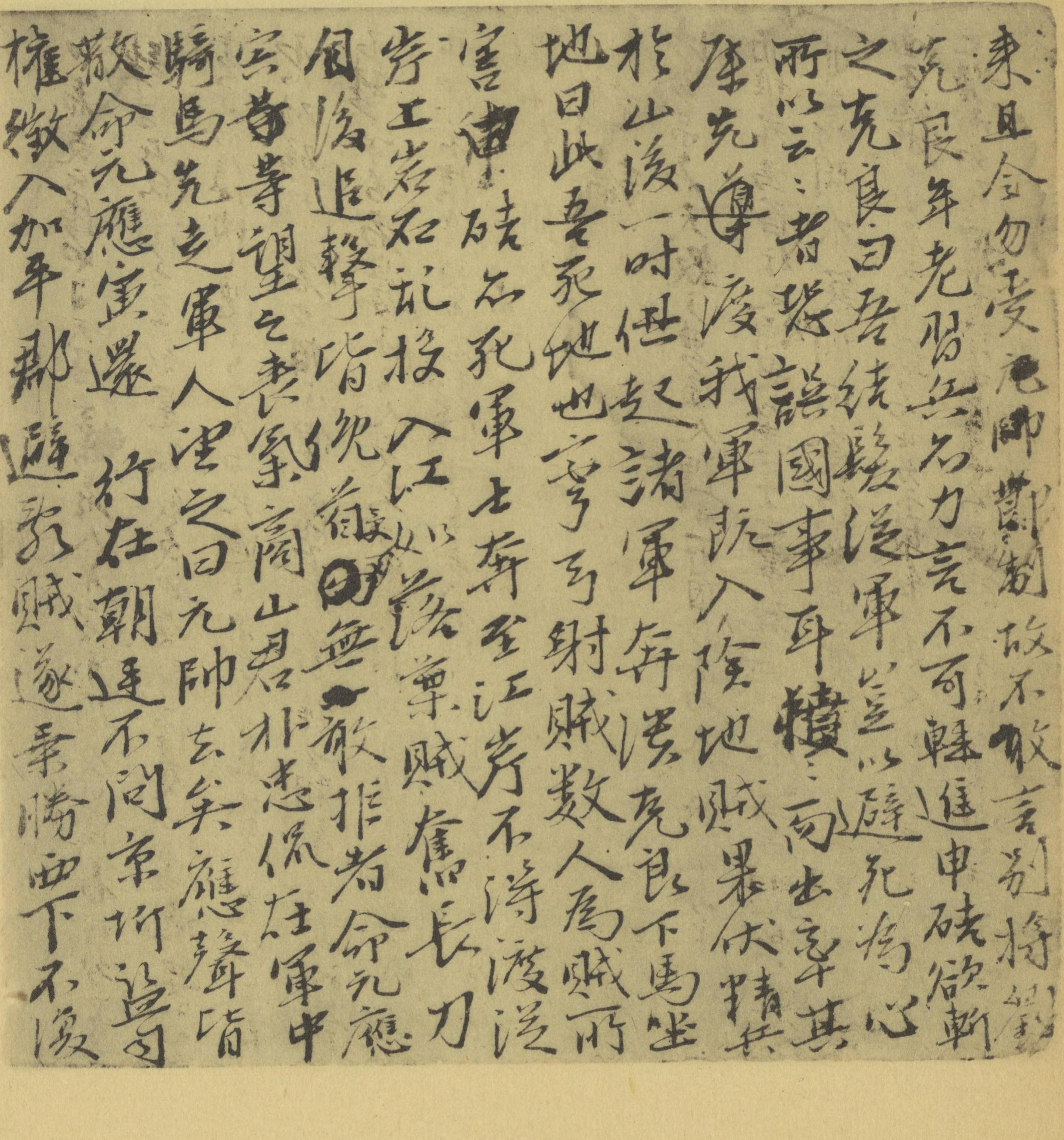
出隨李陽元時咸鏡南道兵使李渾兵
適至恪令兵與賊戰破之金命元在臨
津啓請恪擅自他適不從節令[illegible][illegible]
泓遽請誅之宣傳官既行而捷報至
命遣使人追止不及恪雖武人而居官清
恪嘗爲延安府使修城浚濠多備軍
器後李廷馣守延安有全城之功人爲
出於恪死非其罪~~中者莫不痛惜~~
月
有九十歲老母（中者莫不）[illegible][illegible]痛之
兩司弘文館交章劾李某罪重責輕
竄平海郡
遣知事韓應寅率平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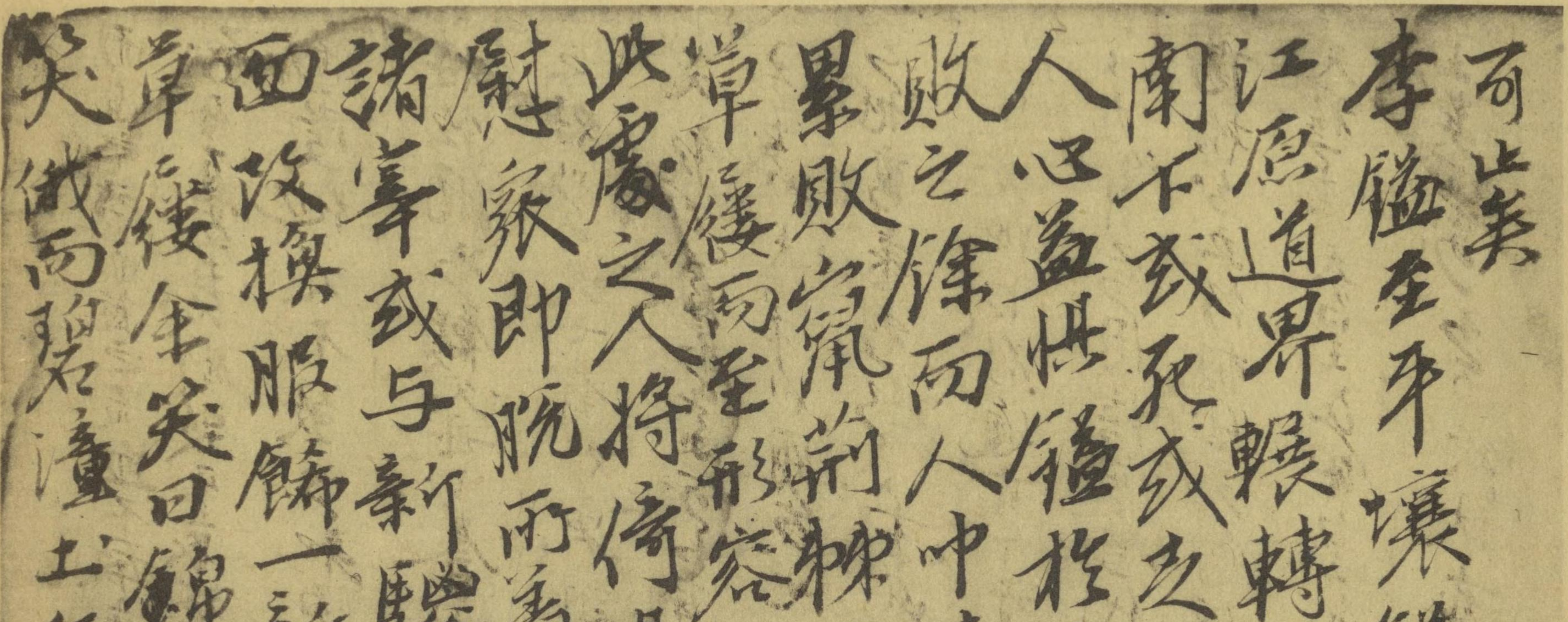
臨津擊賊勿受金命元節制時應寅赴京新回且不閑軍務左相尹斗壽言於衆曰斯人狀貌有福氣必能辦事遂行

金命元韓應寅之帥師潰于臨津賊渡江

命元在臨津與賊相持十餘日賊不能渡乃急焚江上廬幕撤帷帳載軍器陽為退避之狀以誘我軍申硈素輕銳無謀以為賊實遁欲渡江追之京圻監司權徵與硈合命元不能禁是日應寅亦至將悉衆追賊應寅所將皆江邊健兒與北虜近備諳戰陣形勢告應寅曰軍士遠來罷弊尚未食器械未整後軍亦未齊到且賊之情偽未可知願少休明日觀勢進戰應寅以為逗遛斬數人命元[illegible]而以應寅新自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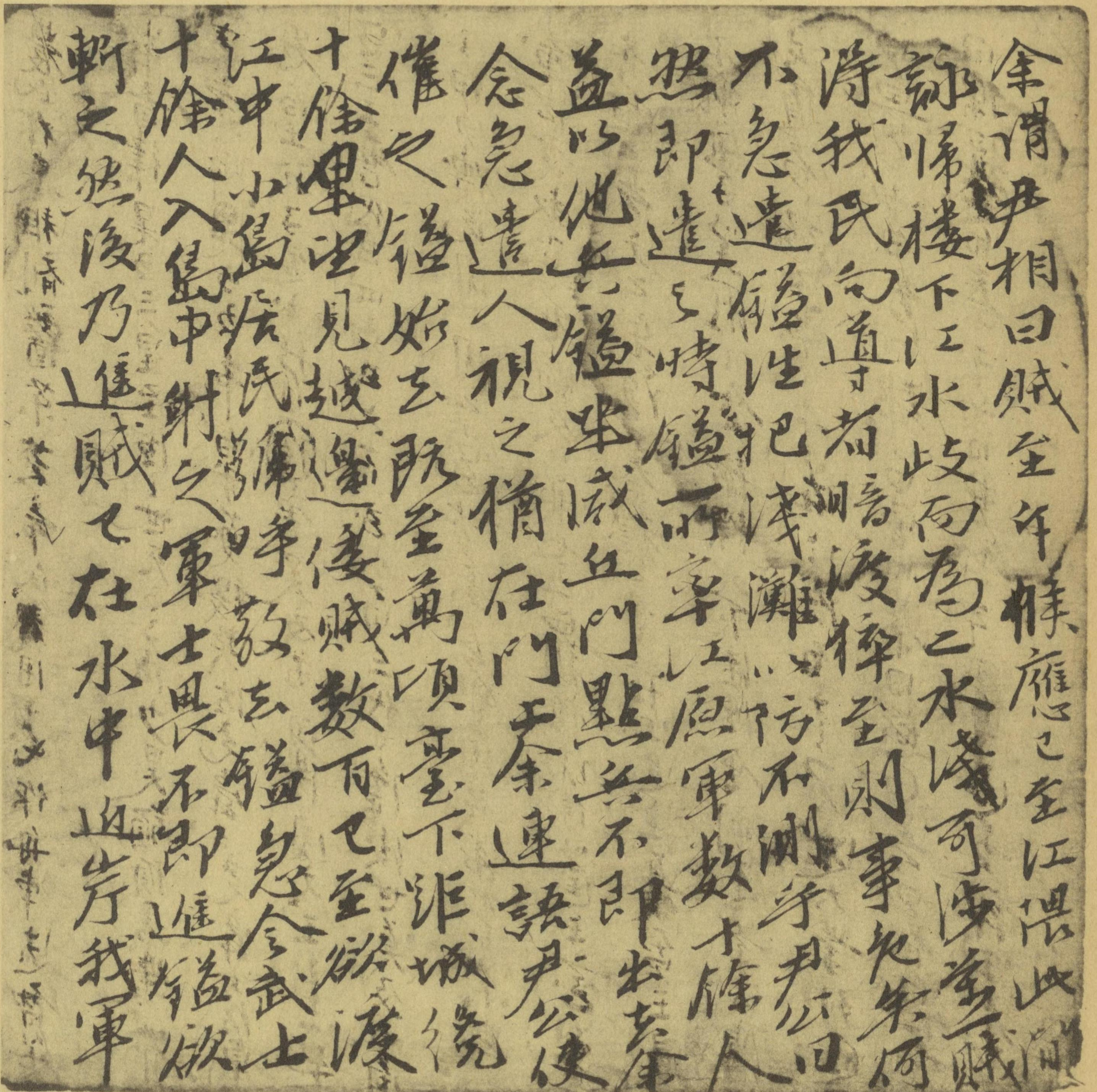


來且令勿受元帥節制故不敢言劉將劉
充良年老習兵右力言不可輕進申硅欲斬
之充良曰吾結髮從軍以豈以避死為心
所以云〻者恐誤國事耳續〻而出率其
屬先導渡我軍既入陰地賊果伏精兵
於山後一時俱起諸軍奔潰充良下馬坐
地曰此吾死地也寧可射賊數人為賊所
害[illegible]硅右死軍士奔至江岸不得渡從
岸上岩石訛投入江以落草賊奪長刀
個後追擊皆兇藏[illegible]無一敢排者命元應
宗黃等望之喪氣商山君非怯偶在軍中
騎馬先之軍人望之曰元帥去矣應聲皆
散命元應寅還　行在朝廷不問京圻遣司
權徵入加平鄰避敵賊遂乘勝西下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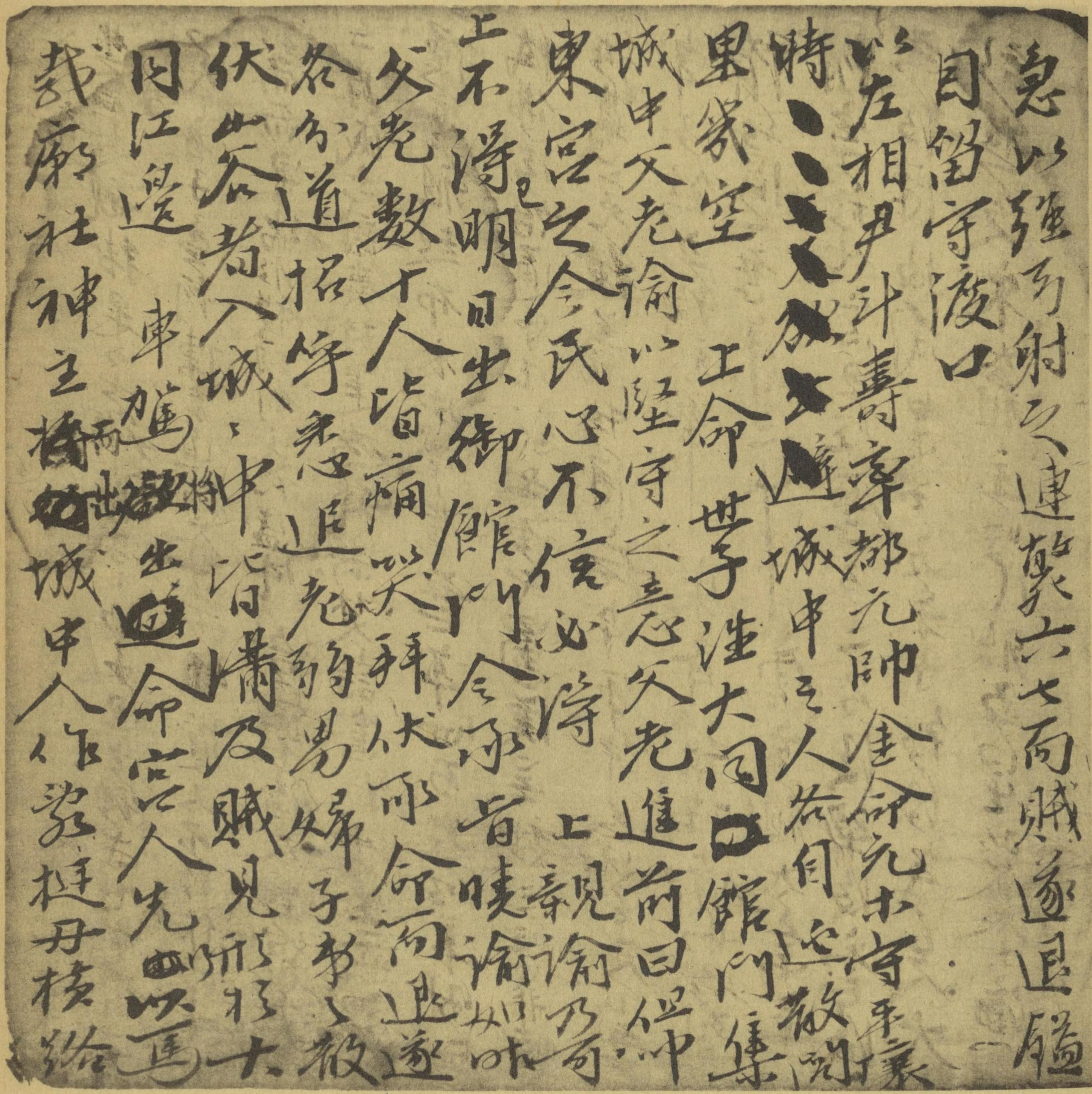


可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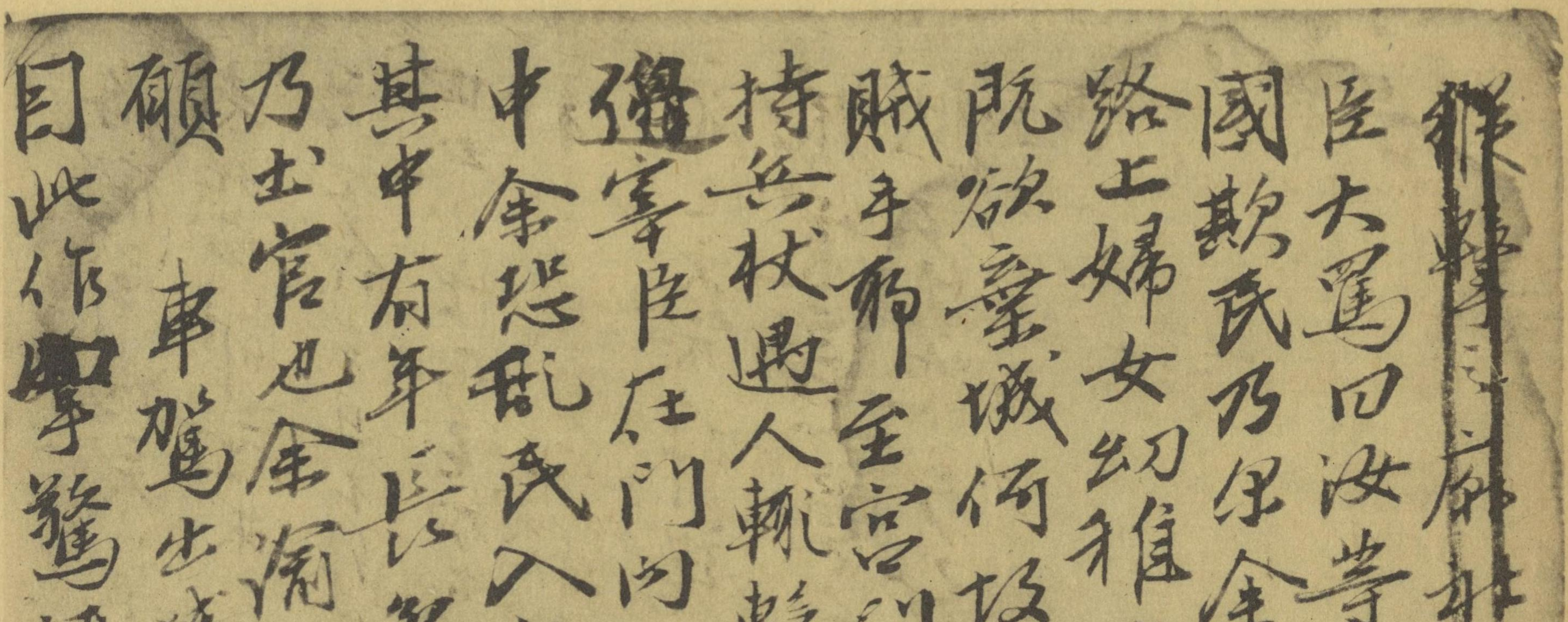
李鎰至平壤鎰既敗于忠州脫身渡江從江原道界輾轉至行在時諸將俱棄城南下或死或亡無一人扈駕者聞賊將至人心益惧鎰於武將中素有重名雖新敗之餘而人中其來莫不喜悅鎰既還累敗窮竄荊棘中戴平涼子穿白布衫草屨而至形容憔悴觀者莫惻余語之曰此處之人將倚君為重而槁枯如此何以慰衆即脫所着藍色紗帖裡与之於是諸宰或与新騣笠或与銀頂子彩纓當面改換服飾一新獨無有脫靴与之者猶着草屨余笑曰錦衣草屨不相稱矣左右皆笑俄而碧潼土兵任旭景擒賊之在亂山



余謂尹相曰賊至年條應已至江渚此間
詠歸樓下江水歧而爲二水淺可涉若賊
得我民向導者暗渡掩至則事無奈何
不急遣鎰往把淺灘以防不測乎尹公曰
然即遣之時鎰所率江原軍數十餘人
益以他兵鎰出城至門點兵不即出去
余急遣人視之猶在門余速語尹公使
催之鎰始去既至萬頃臺下非城繞
十餘里望見越邊倭賊數百已至欲渡
江中小島居民號呼爭救去鎰急令武士
十餘人入島中射之軍士畏不即進鎰欲
斬之然後乃進賊已在水中迫岸我軍



急以强弓射之連斃六七而賊遂退臨
自留守渡口
以左相尹斗壽都元帥金命元等守平壤
時[illegible]城中之人各自逃散閭
里蕭空　上命世子從大同[illegible]館門集
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illegible]
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　上親諭乃可
上不得已明日出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
父老數十人皆痛哭拜伏承命而退遂
各分道招集悉追逃竄男婦子弟之散
伏山谷者入城城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
同江邊　車駕將出[illegible]命宮人先[illegible]以遣
載廟社神主[illegible]而出城中人作亂挺刃橫擊



~~群臣三府并神策將士皆~~指從行營

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

國欺民乃保全在（創）鍊亮亭將赴行宮見

路上婦女幼稚皆怒髮上指相與號嘈

既欲塗城何故給我軍入城獨使御內於

賊手耶至宮門殺民塞街宰皆祀辟

持兵杖遇人輒擊語聲喧甚不可禁備

邏羣臣在門內於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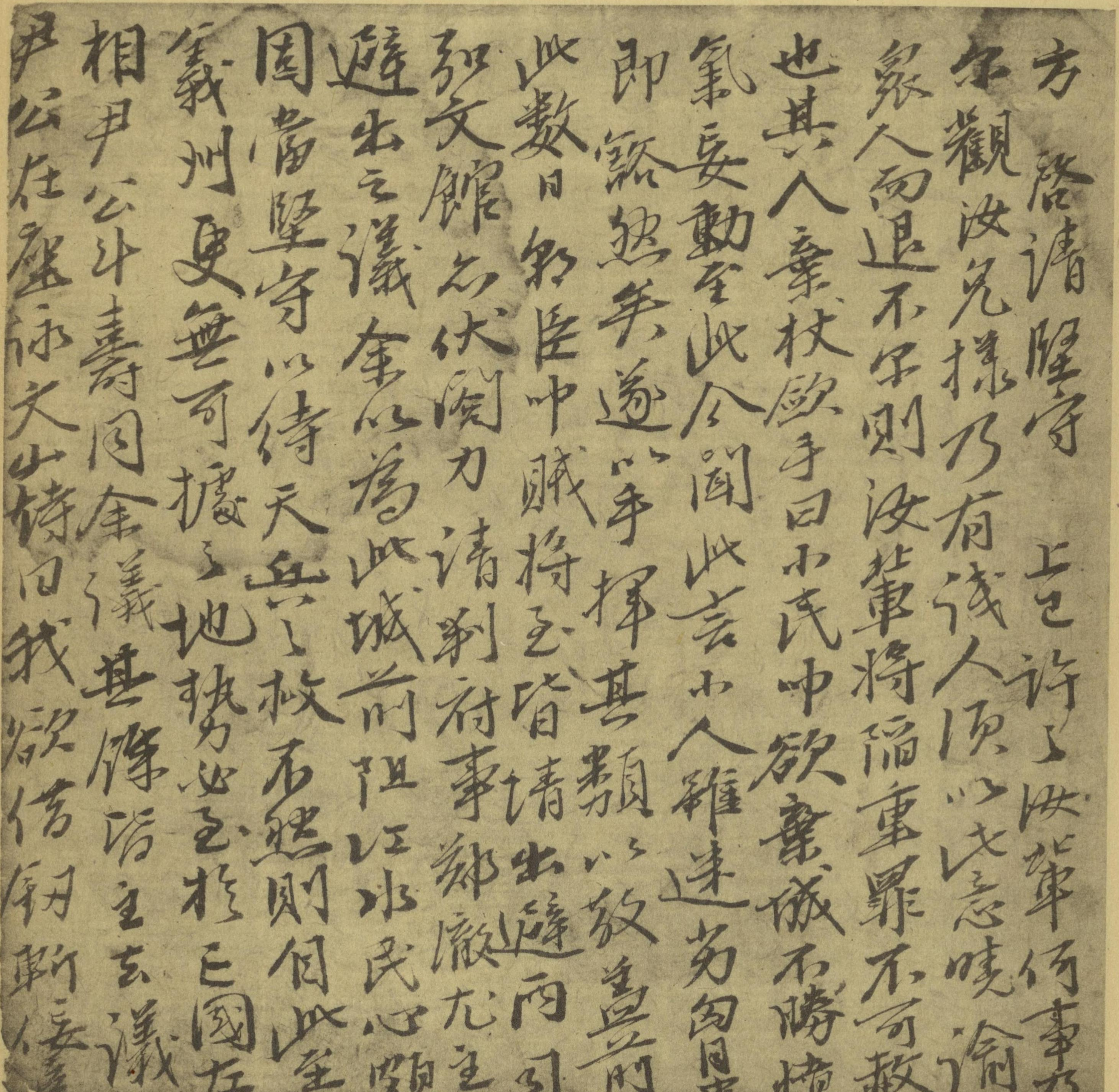
中余恐亂民入宮內急出門外立階上見[illegible]

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扇招之其人即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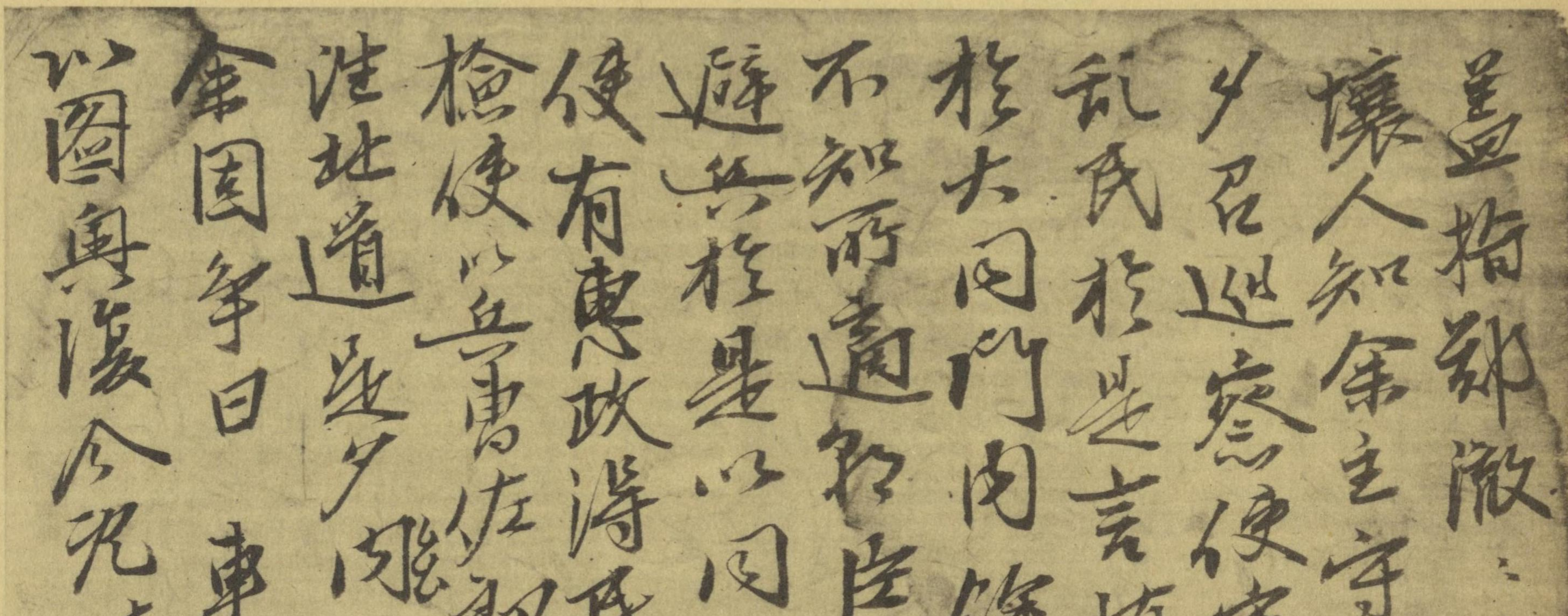
乃出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

顧 車駕出城為國之[illegible]忠則至矣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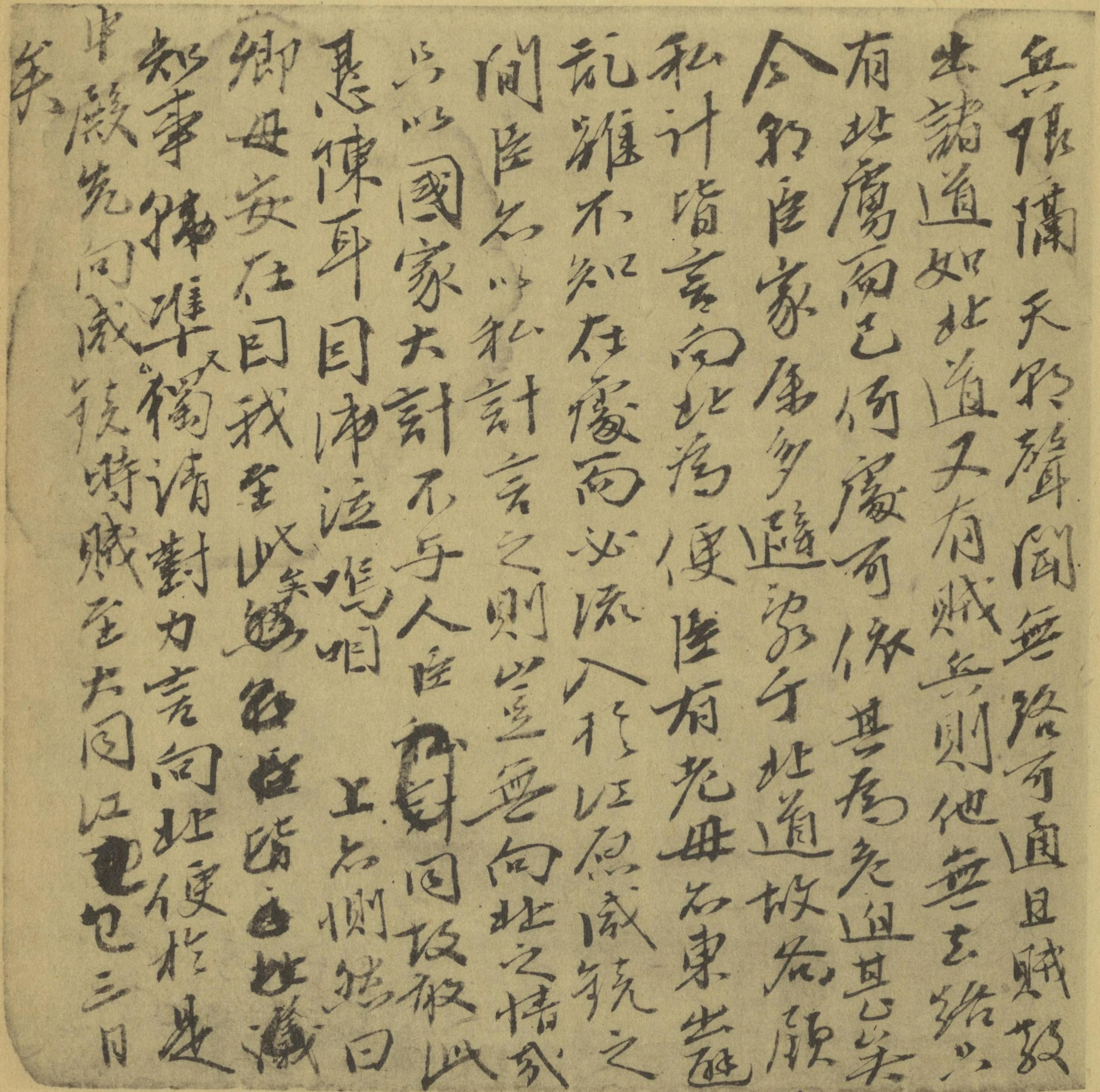
因此作孽驚擾宮門事甚可駭且於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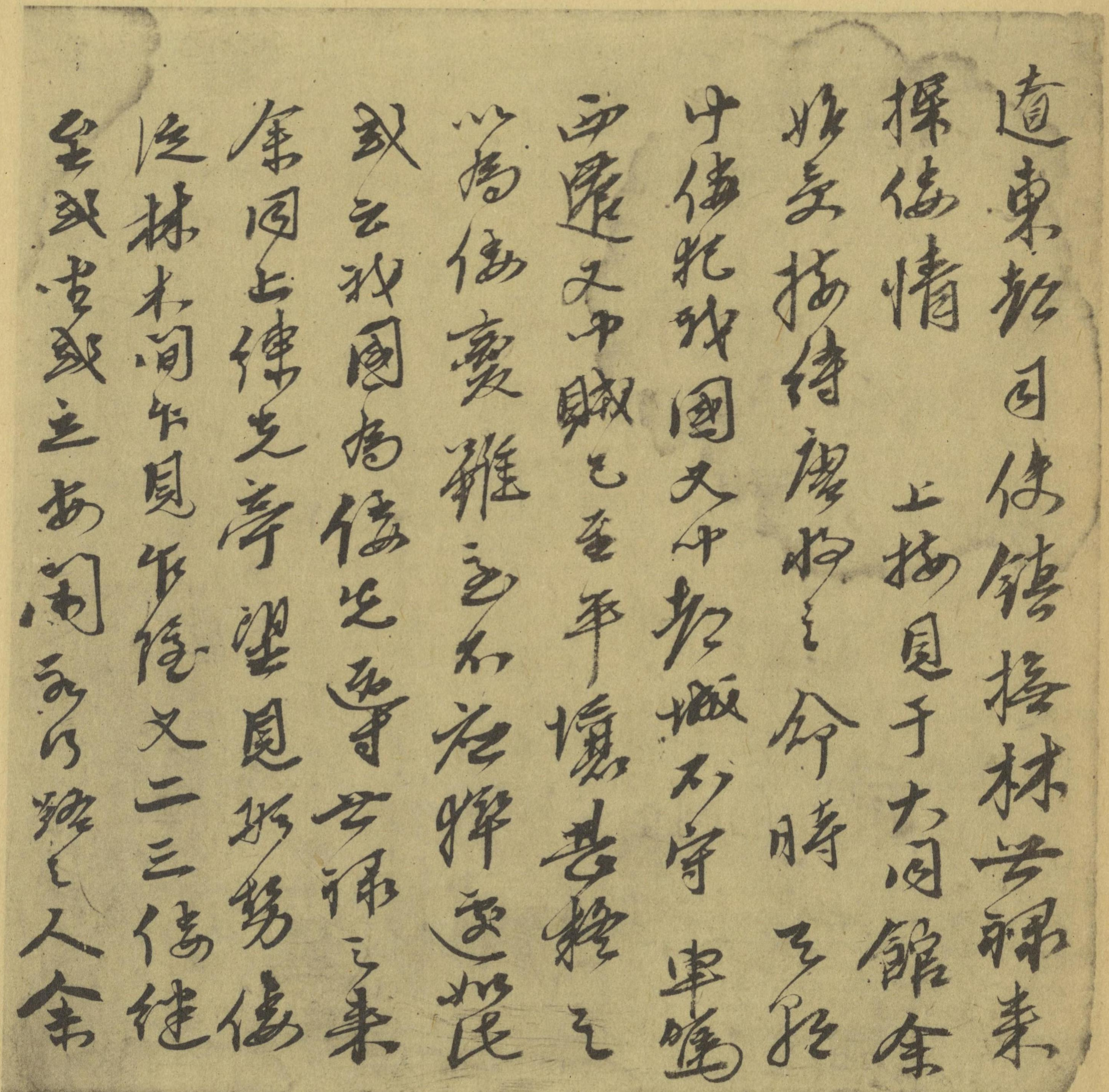
方啓請堅守 上亦許之汝等何事乃
余觀汝等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
衆人而退不然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救
也其人棄杖斂手曰小民中欲棄城不勝憤
氣妄動至此今聞此言小人雖迷劣胸中
即豁然矣遂以手揮其類以散蓋前
此數日 宰臣中賊將至皆請出避兩司
弘文館亦伏閤力請判府事鄭澈尤主
避出之議余以爲此城前阻江水民心頗
固當堅守以待天兵之救不然則自此至
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
相尹公斗壽同余議之甚偉諸主去議
尹公在座詠文山詩曰我欲借劍斬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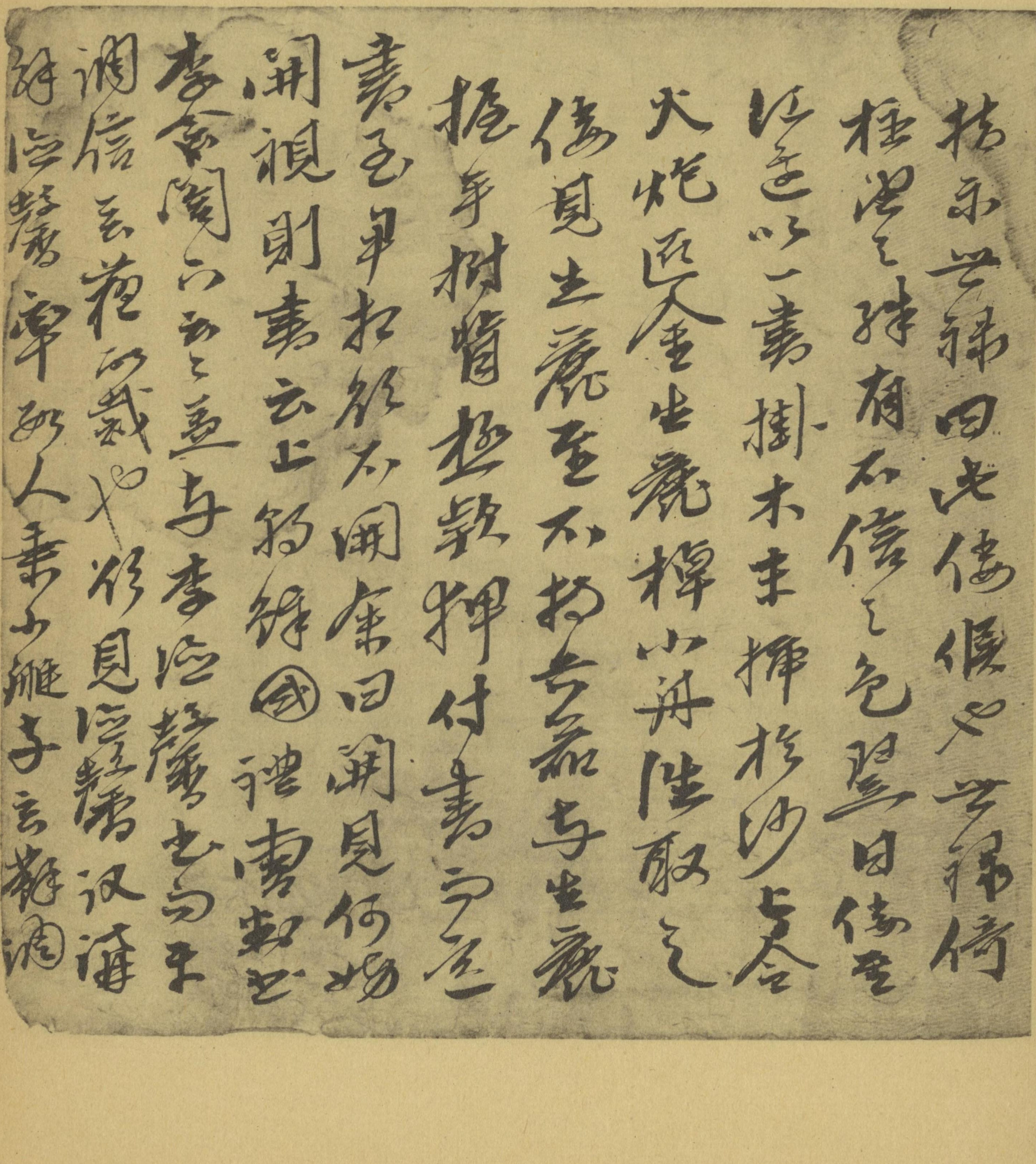
蓋指郭徽〻大怒舊訣而起是日平
懷人知余主守義故中宣頗順從而退
夕召巡察使宋言慎責以不能鎮定
亂民於是言慎摘其倡首者三人斬
於大同門內徇皆散去時已定出城而
不知所適朝臣皆云北道地僻路險可以
避兵於是以同知李希濟曾爲永興府
使有惠政濟民心以希[illegible]爲咸鏡道巡
檢使以兵曹佐郎金義元爲從事官先
往北道延少閑殿及宮嬪以下出向北道
余固爭曰　東擄西將本欲倚伏天兵
以圖興復今既請兵天朝而願入北道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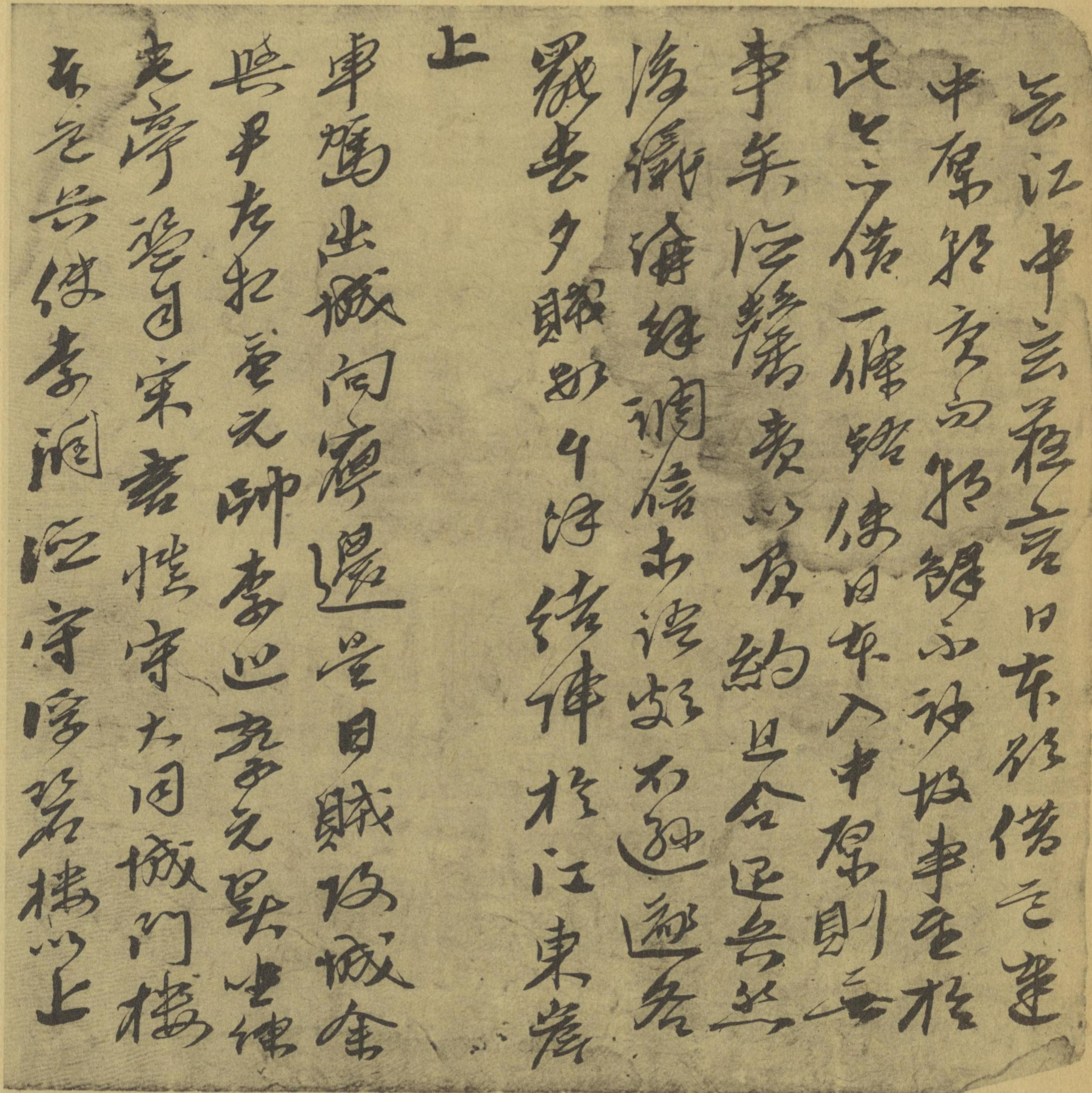


兵糧　天兵聲聞無路可通且賊散出諸道如北道又有賊兵則他無去路只有北虜而已何處可依其爲危迫甚矣今聞臣家屬多避亂于北道故爲顧私計皆言向北爲便臣有老母在東出避亂雖不知在處而必流入於江原咸鏡之間臣亦以私計言之則豈無向北之情哉只以國家大計不與人臣私同故敢此悉陳耳因涕泣嗚咽　上亦惻然曰卿母安在曰我至此矣[illegible]臣皆[illegible]北藏知事韓準又獨請對力言向北便於是中殿先向咸鏡時賊至大同江[illegible]也三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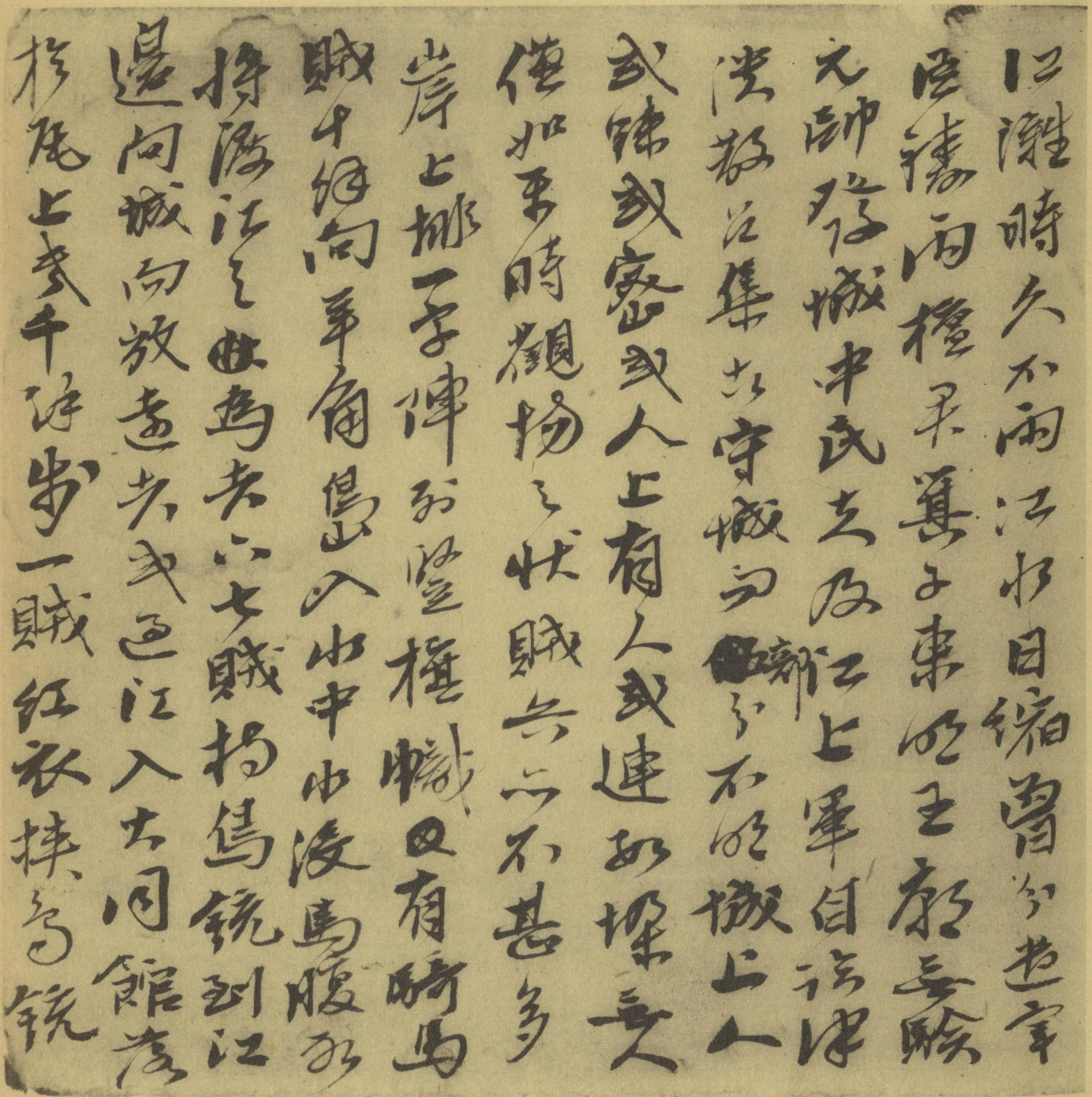


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　上接見于大同館余承受接待唐將之命時中朝聞倭犯我國又聞都城不守車駕西遷又聞賊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爲倭變雖急不應若迅如是或云我國爲倭先導世祿之來余同上練光亭望見形勢倭從林木間乍見乍隱又二三倭繼至或坐或立安閑如行路之人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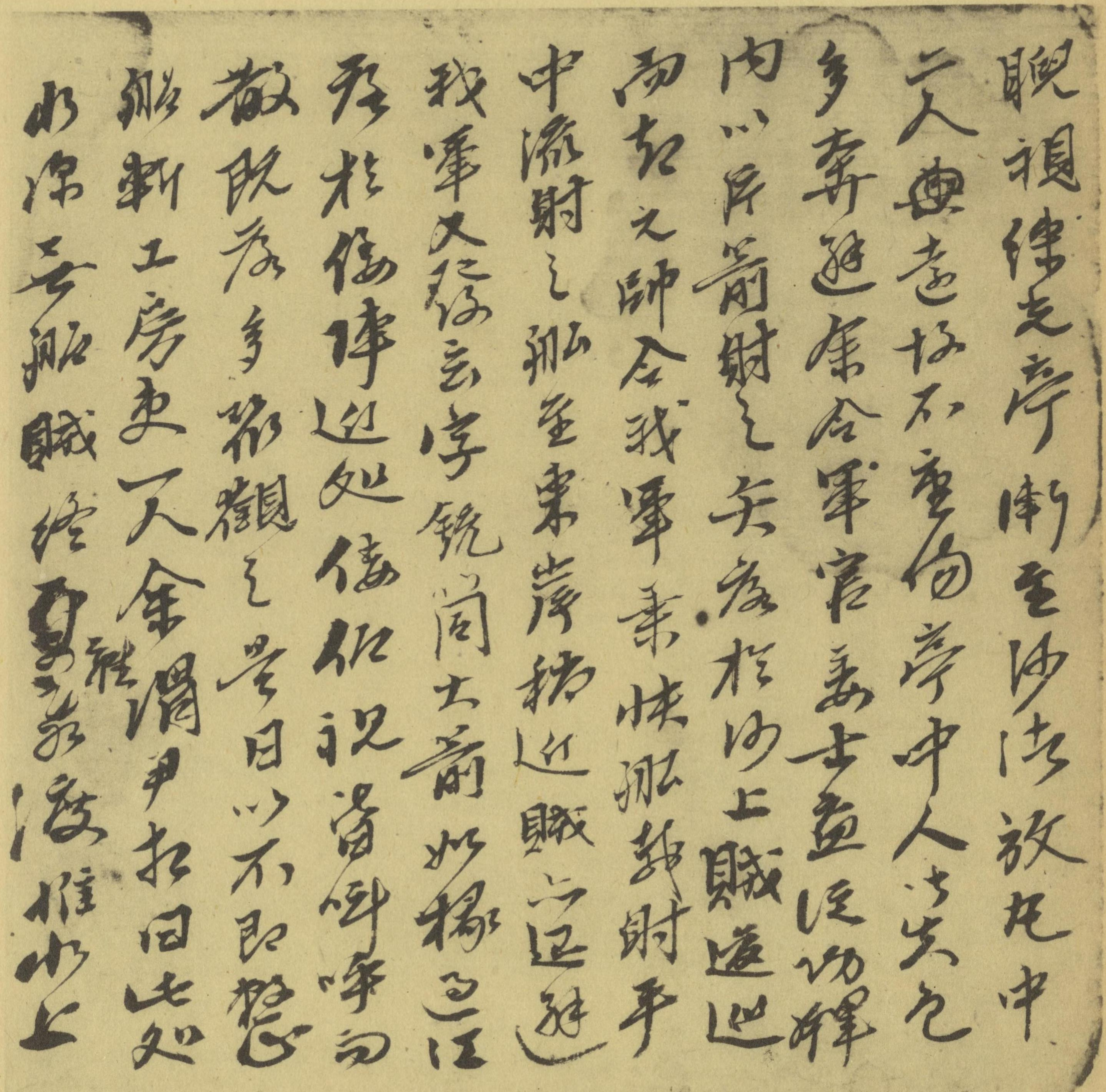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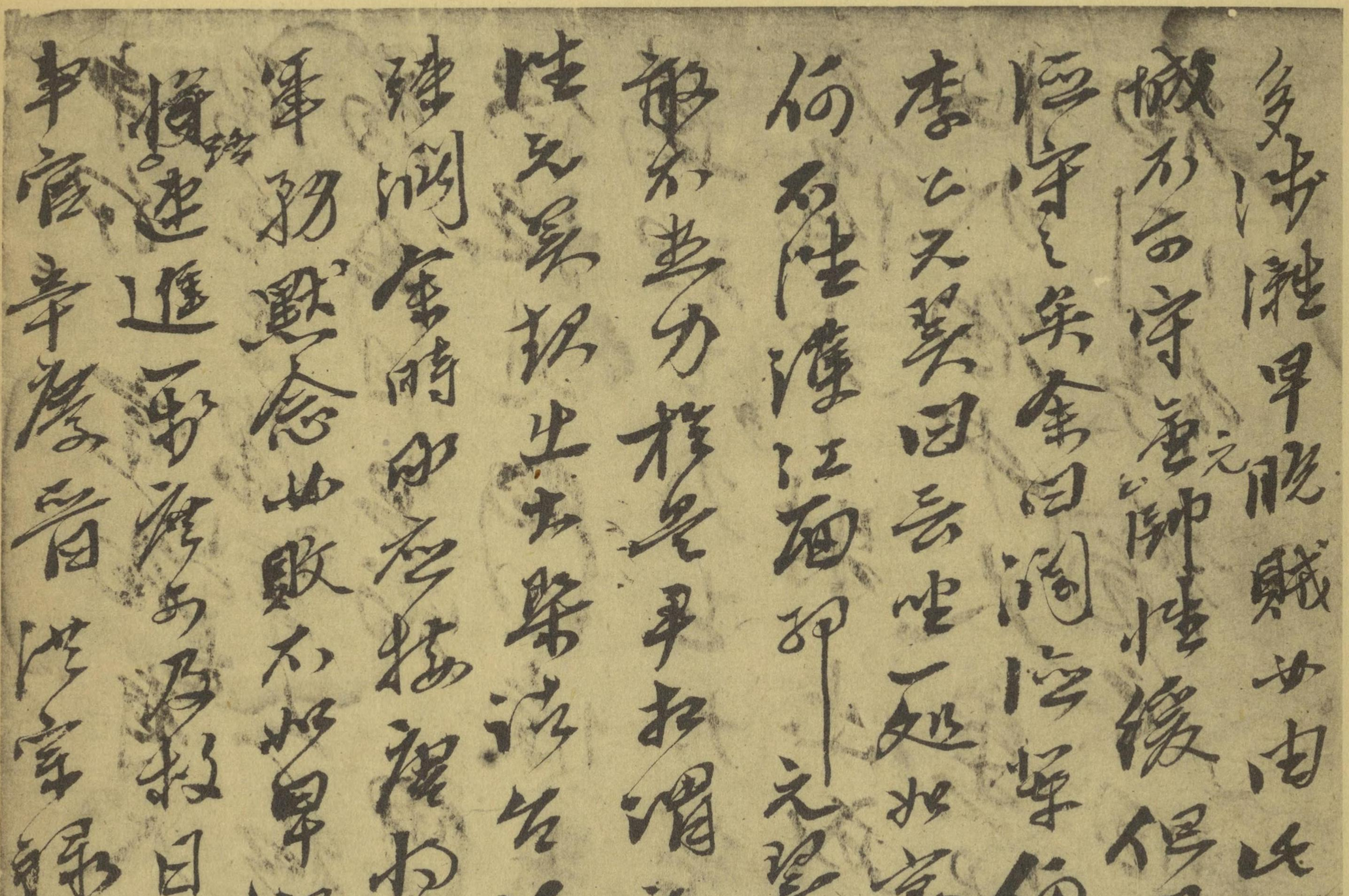
無江中無確言日本欲借道
中原於亦而於鮮不許故事在於
此亡之借一條路使日本入中原則無
事矣以蘇袁以質約且合延無然
須義論緣調信未詳姑不通邈各
嚴要夕賊數千浮結陣於江東岸
上
車駕出城向寧邊是日賊攻城余
與尹斗壽金元帥李巡察元翼坐練
光亭[illegible][illegible]宋言慎守大同城門樓
東邑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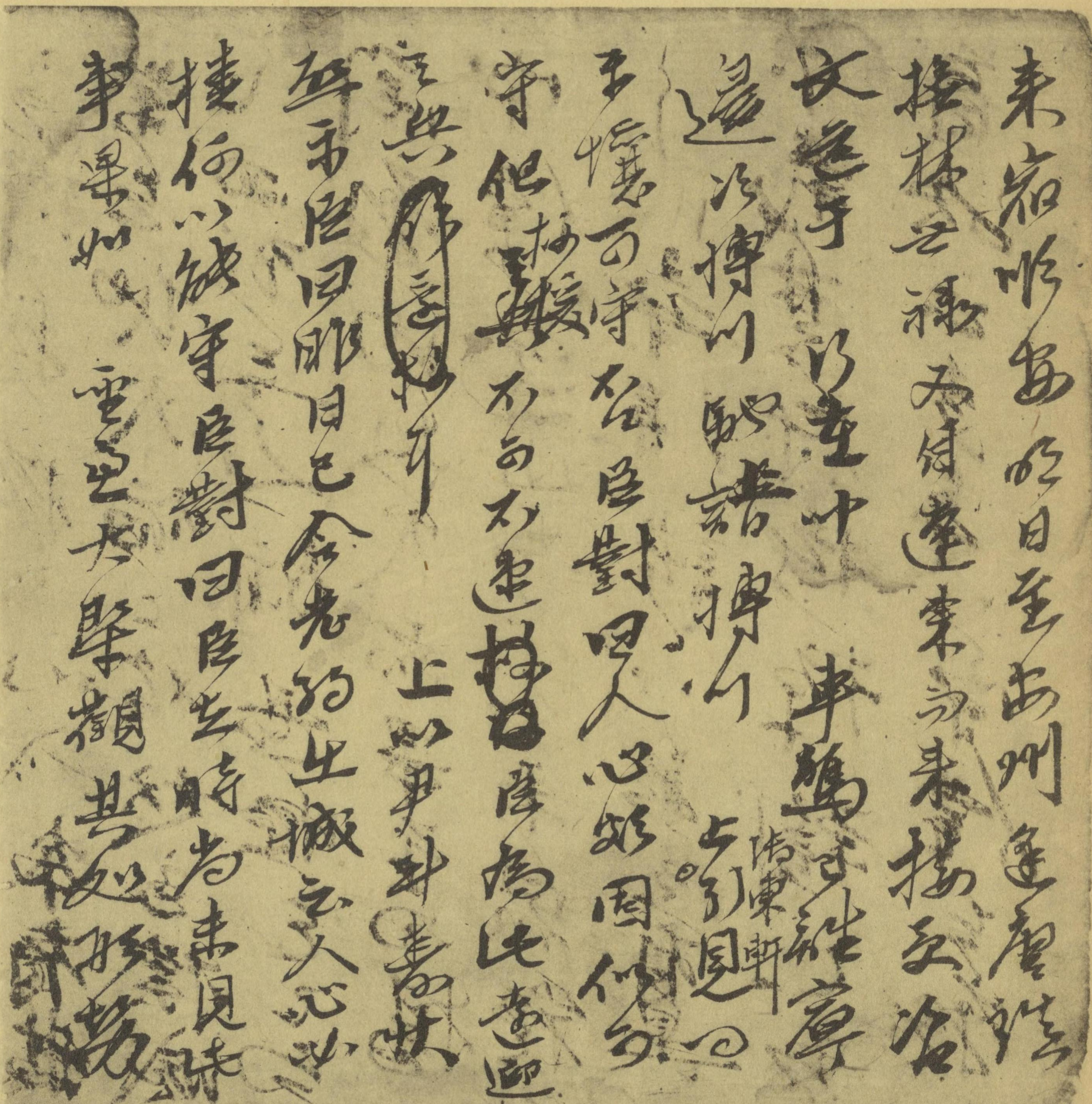
江灘時久不雨江水日縮魯公老邊宰臣禱雨權果甚子東所王新無驗元帥發兵城中民夫及江上軍自淮津渡救公集於守城句[illegible]鄰不能撤上人或縋或登或人上有人或連如環之徒如平時觀揚之狀賊無亦不甚多岸上排一字陣於隄權檝及有騎馬賊十餘向華角島入水中水沒馬腹於將渡江之世為者六七賊持鎗銃到江邊向城內放盡炎或過江入大同館處於尾上或千餘步一賊紅衣挾鳥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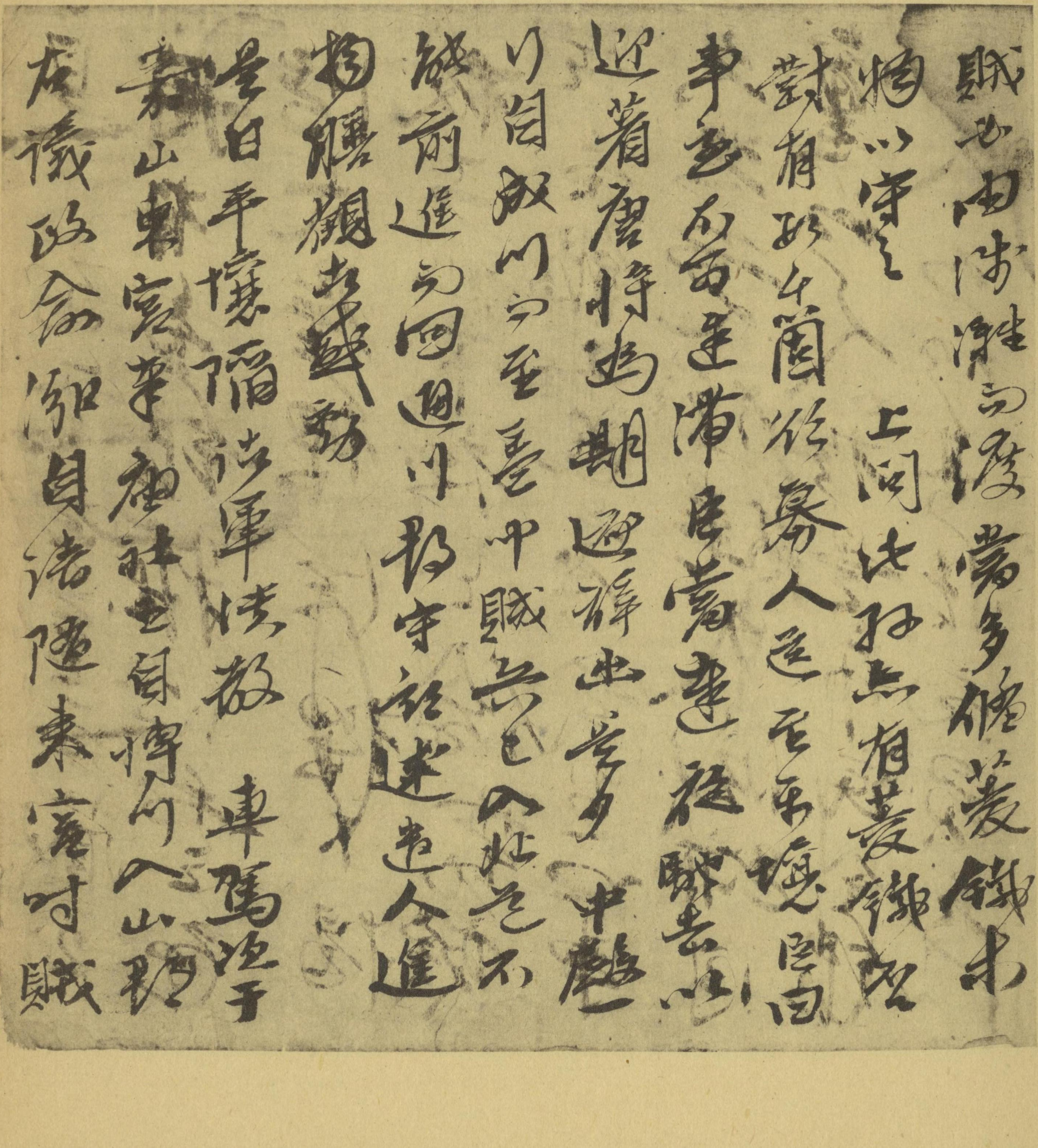
睨視律走亭衛至沙洲放九中
二人無意好不重向亭中人亡失乞
多寄遞來今軍官委士益從功釋
內以房前射之矣後於河上賊遂迎
而去之際合我軍乘快船載射手
中流射之船至東岸猶近賊亦近雜
我軍又從容寧銃間士前如稱為江
恐於優律巡處傳伊設當倒呼向
敵既有多船觀之是日以不即整
船斷工房吏丁人金渭尹報回此處雜
水深無船賊經[illegible]之叛渡惟此上



多涉灘早晚賊必由此西渡渡江則
城不可守壘之御性緩但曰已令李閣
說守之矣余曰閣說畢何可倚仗拒
李公天翼因云唯一死如家集三無忌
何不陸渡江西翔一之翼曰我今陸見
敵不敢力拒尾其後謂之翼曰公可
陸先翼收生兵緊諸台治文人東面
肆潤全時出應接擢知之命不榮
軍務默念必敗不如早迎虜於中
擾路途進取虜必及救日暮遂無滯
事宜幸虜晉渋寧錄出城禦察



来宿昨夜明日至安州逢唐讃
接林云禄為付達来為来接交洽
女老手乃至中　李鶴寸雜亭（佛東軒）
遺波博川馳諸博行　上引見回
王懐可守於臣對曰人心如因何分
守但（梅）叛不可不速推復為比遠迎
主與佛憂梅行　上以尹計奏状
廷帝臣曰那日已令免約生滅之人心如
捷何以能守臣對曰臣生時為未見諦
事畢如　臣已大壁觀其如形勢
[illegible]



賊亦由此灘而渡當多備菱鐵木

柵以守之　上聞此報亦有菱鐵諸

對有此令簡於各人送至平壤臣自

事急而留速滯臣當速從驛出以

迎着唐將爲期邀擊出若多中途

川自成川而至縣中賊兵已入城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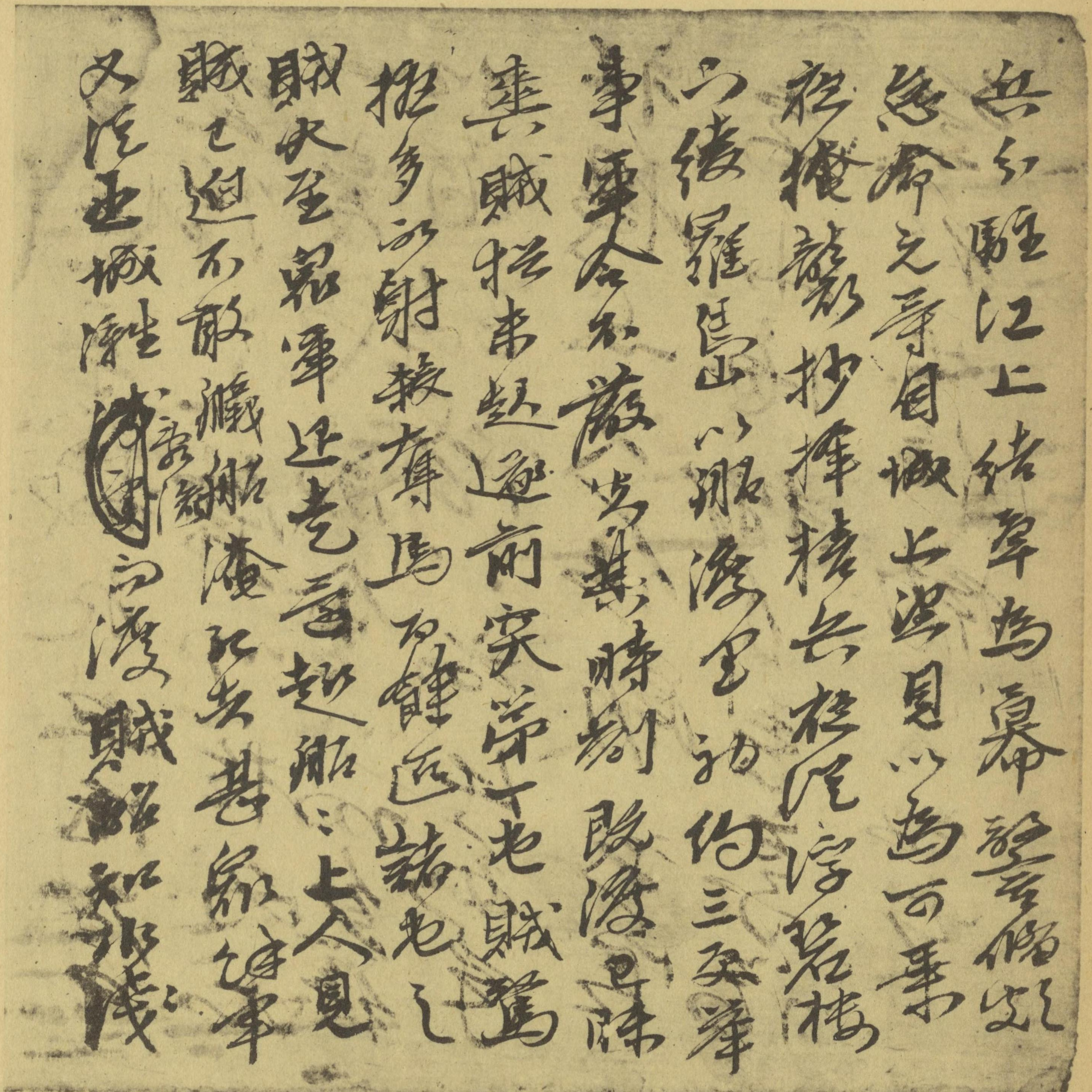
能前進而回過川散守諸迷退令進

勦騰觀去賊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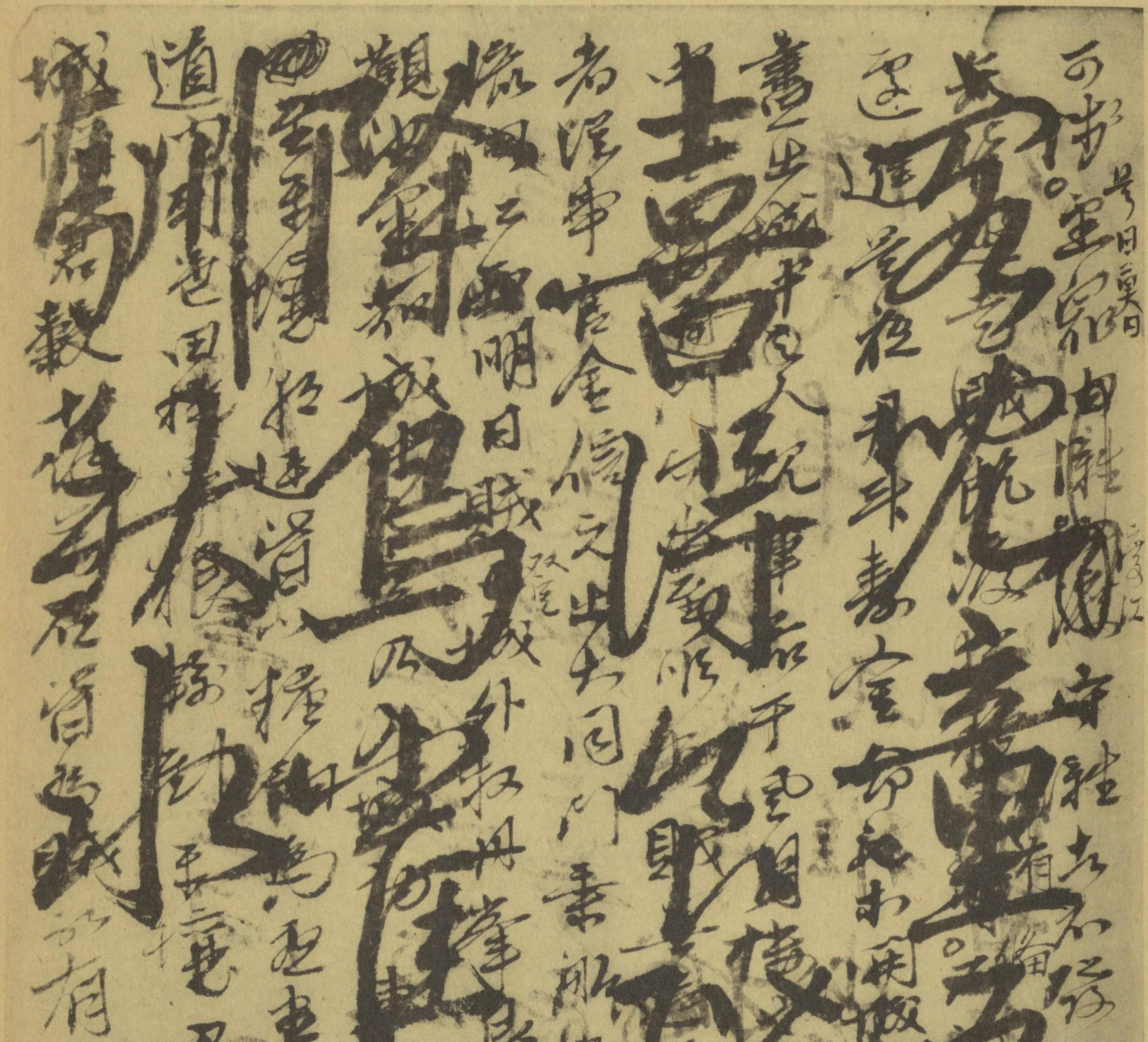
是日平壤陷沒軍潰敗　車駕渡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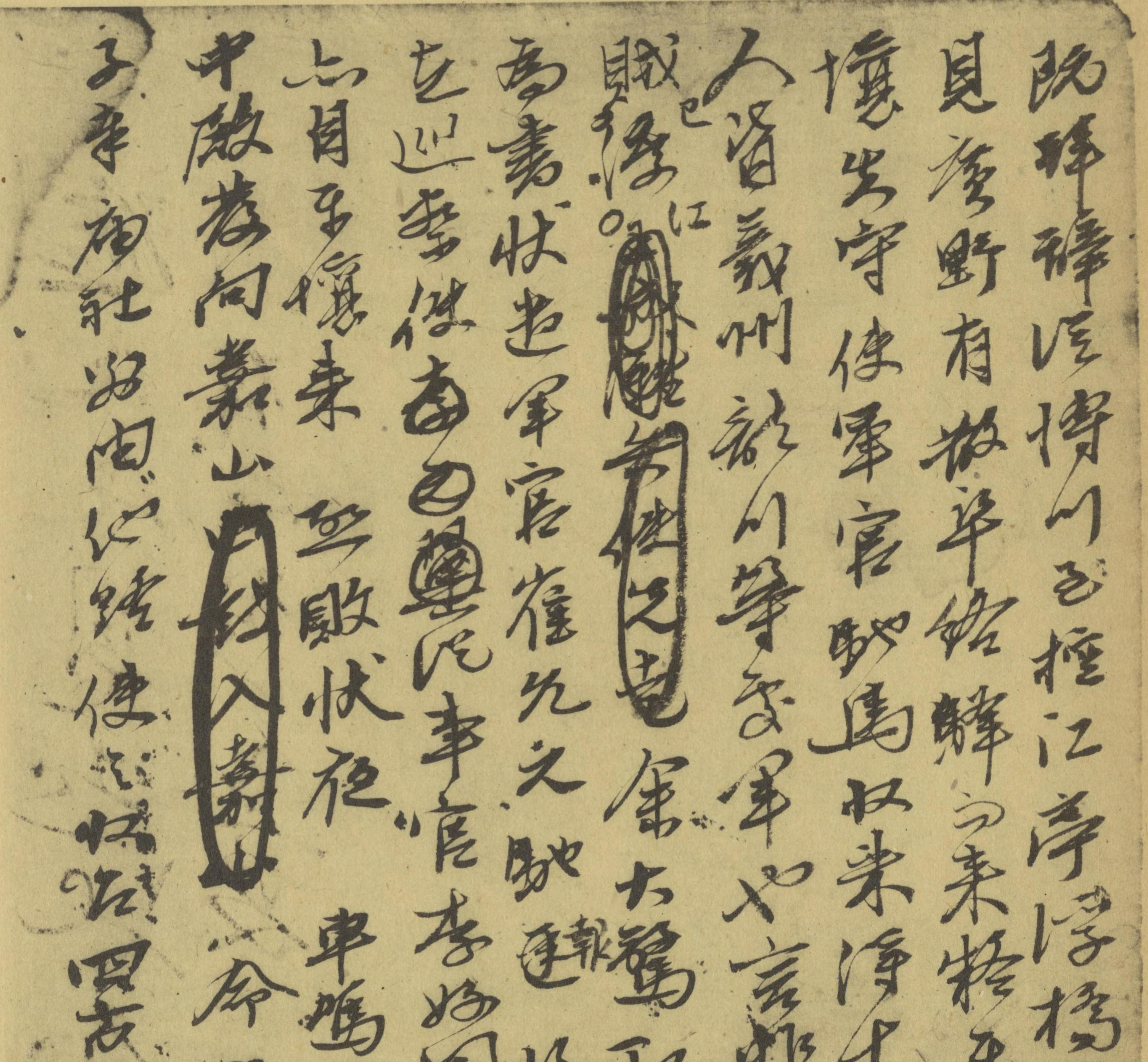
嘉山東宮奉廟社主自博川入山郡

左議政俞泓自請隨東宮時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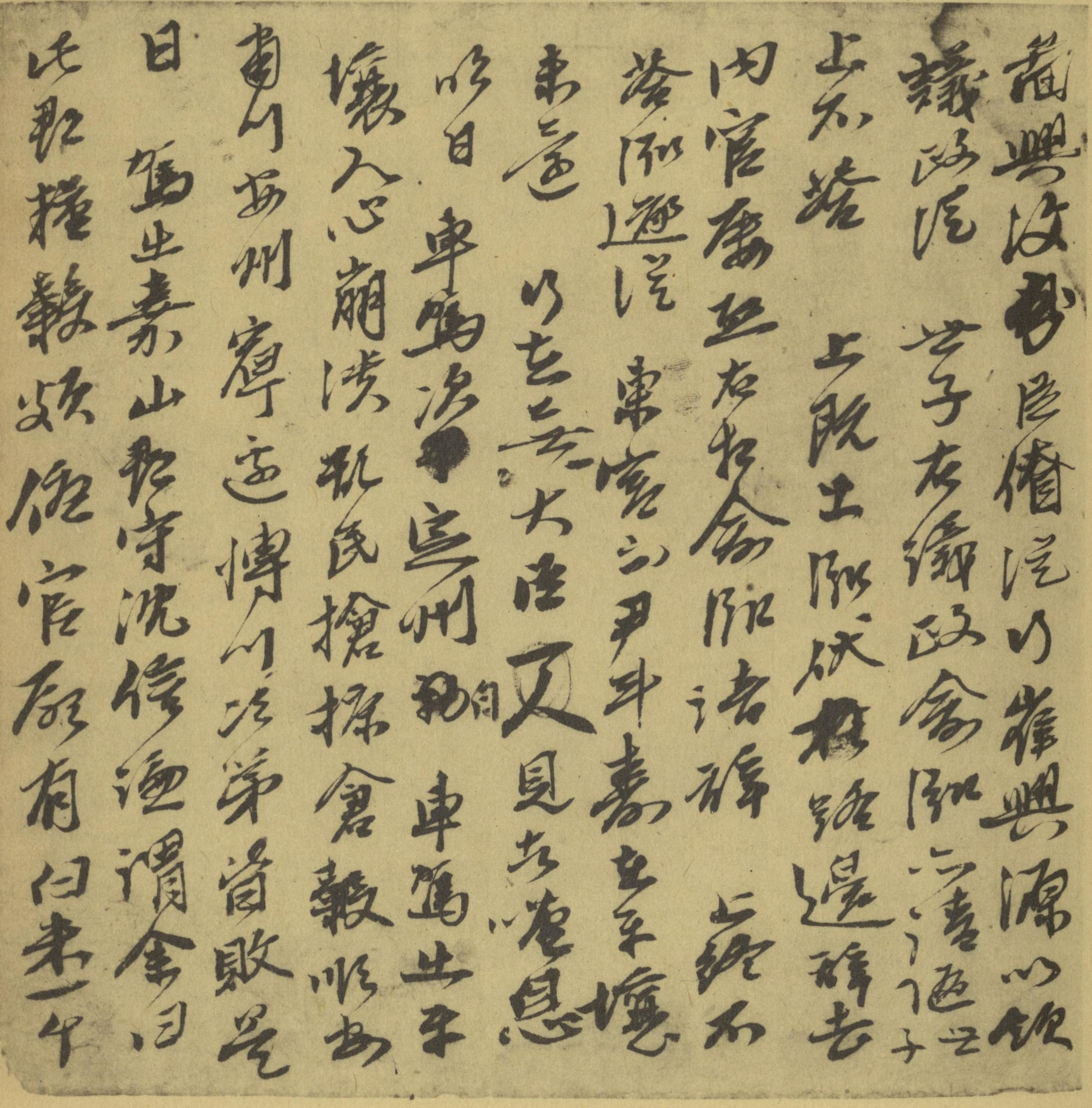
無[illegible]駐江上結草為幕整備[illegible]
總命之等自城上望見以為可乘
於撥[illegible]抄擇精兵於[illegible]浮[illegible]樓
之後羅[illegible]山以避渡望初約三更[illegible]
事要令不嚴其[illegible]時刻段渡已除
其賊搶來趕避前突前屯賊驚
搶多所射殺奪馬而餘近諸屯之
賊大至眾軍逕走至趣船船上人見
賊已迫不敢攏船[illegible]其[illegible]
又從西城[illegible]以渡賊船知江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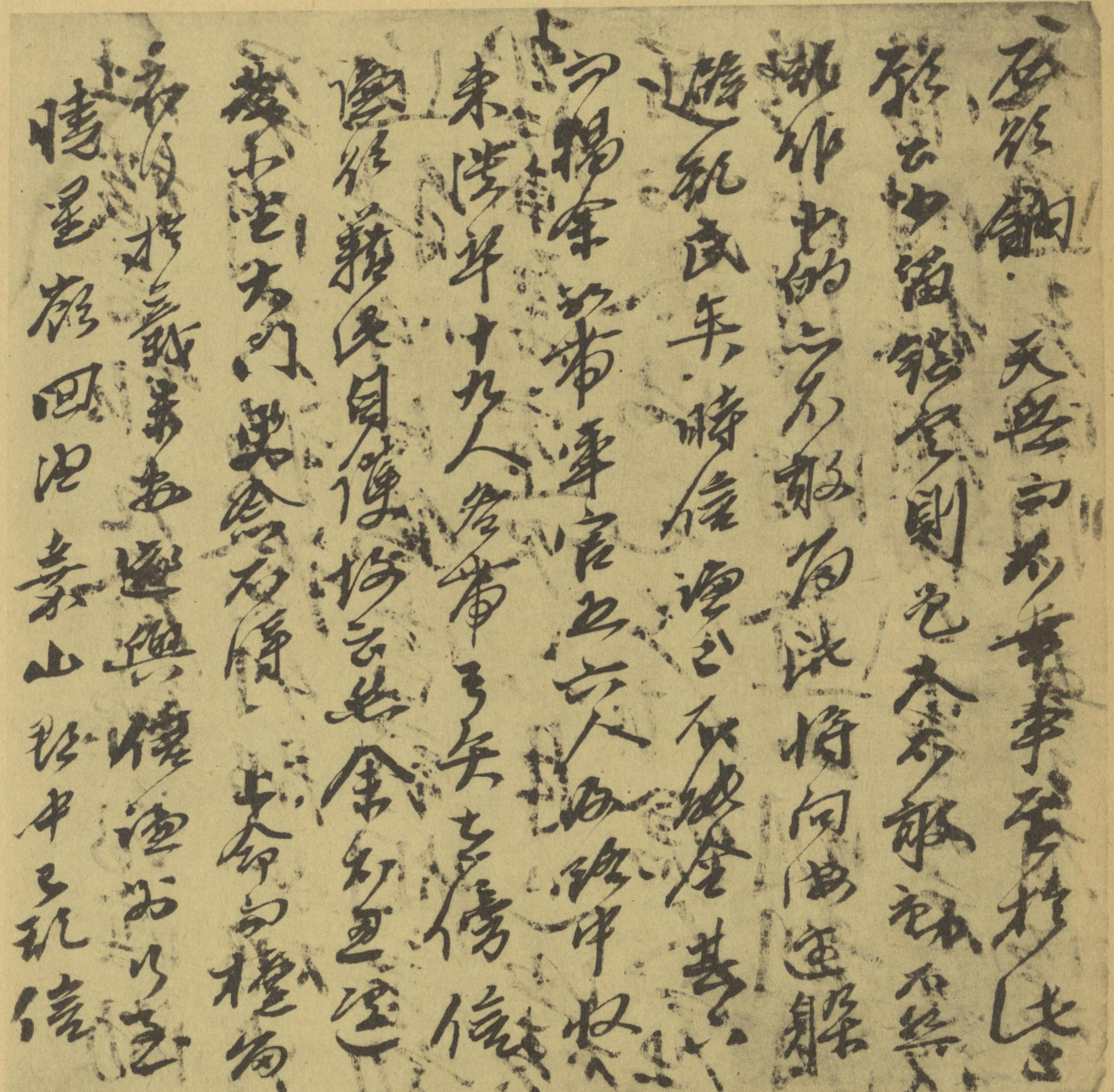


既拜謁門已控江亭浮橋泄見虜野有放平鋒來將至壞出守使軍官馳馬收米淨盡人皆義州龍川等處軍也言訖賊已渡。江[illegible]無使之者余大驚江高書狀與軍官崔允之馳報仍左巡察使李[illegible][illegible]從事官李好閔亦自平壤來　至敗狀陳　車駕及中殿發向熙山　賊入熙山　命之子率廟社將向江界使之陪從四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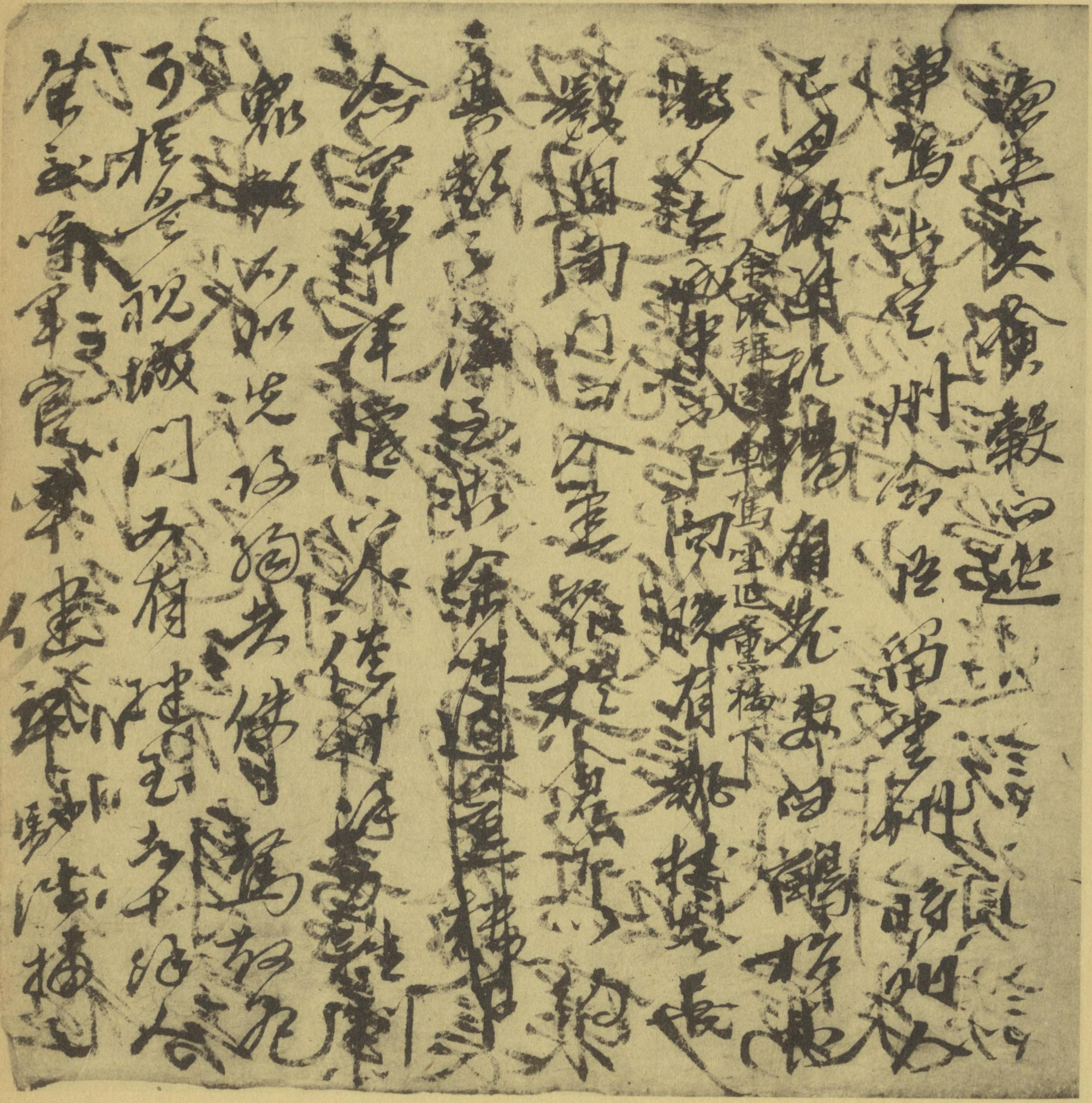
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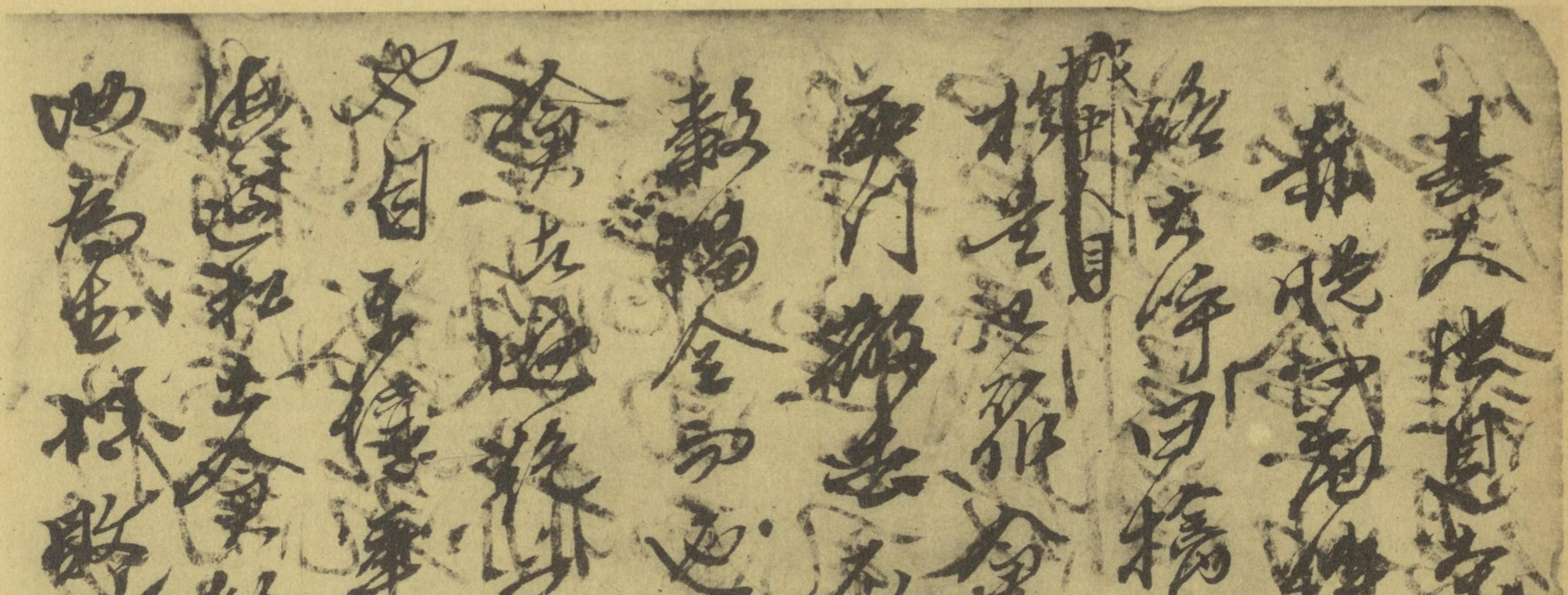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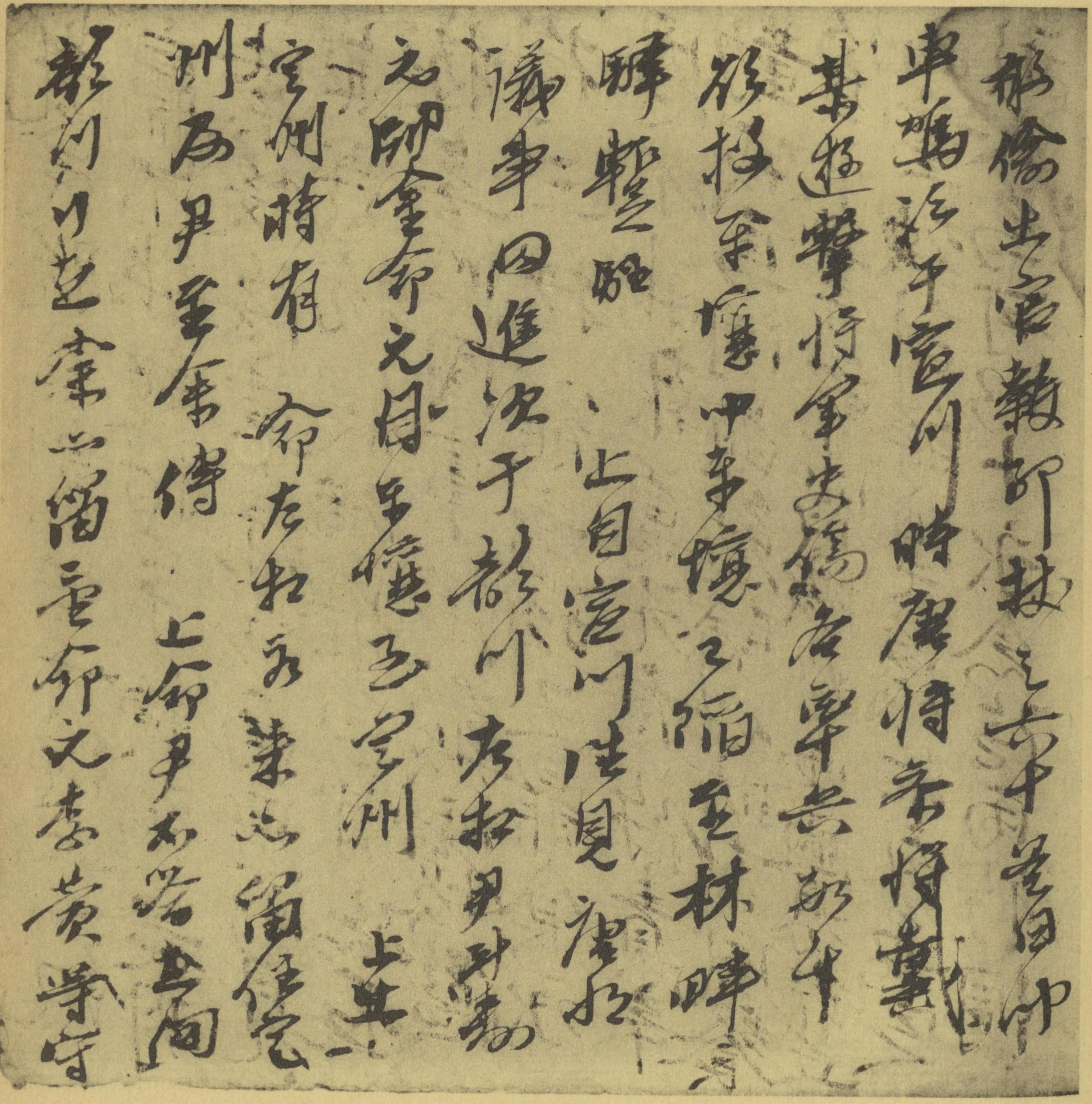
[illegible]興沒[illegible]已備從以崔興源以領議政從　世子右議政兪陪[illegible]遞之子上不答　上既出城伏林路邊辭去內官處延左右命陪諸辭　上終不答陪遯從　東宮云尹斗壽在平壤東宮遂　仍去亡無大臣又見左嗟息明日　車駕次[illegible]定州翊日　車駕出平壤人心崩潰亂民搶掠倉穀賊亦肅川安州寧邊博川次第皆敗是日　駕出嘉山郡守沈信謙謂余曰此郡糧穀頗優官廒有白米一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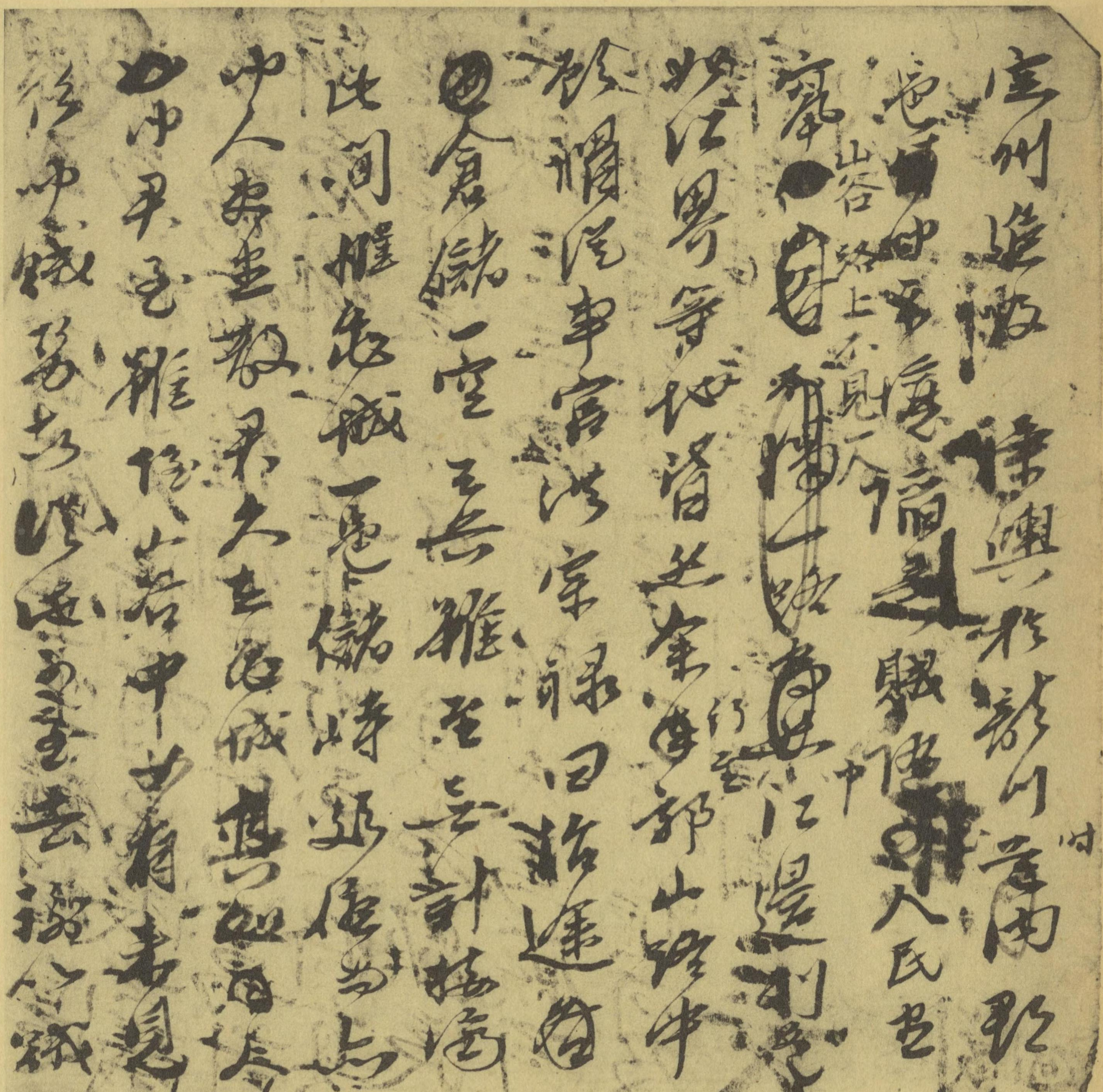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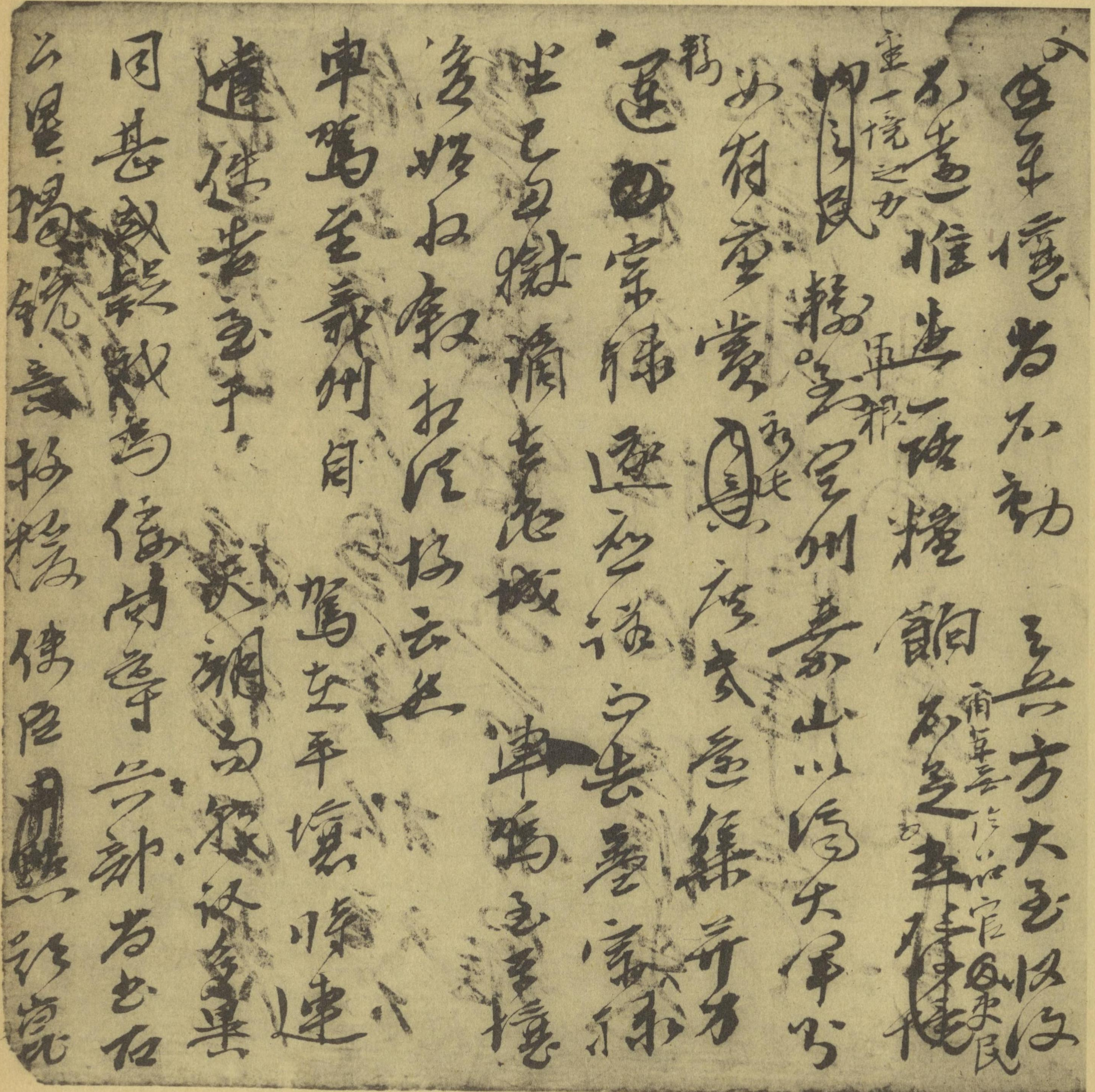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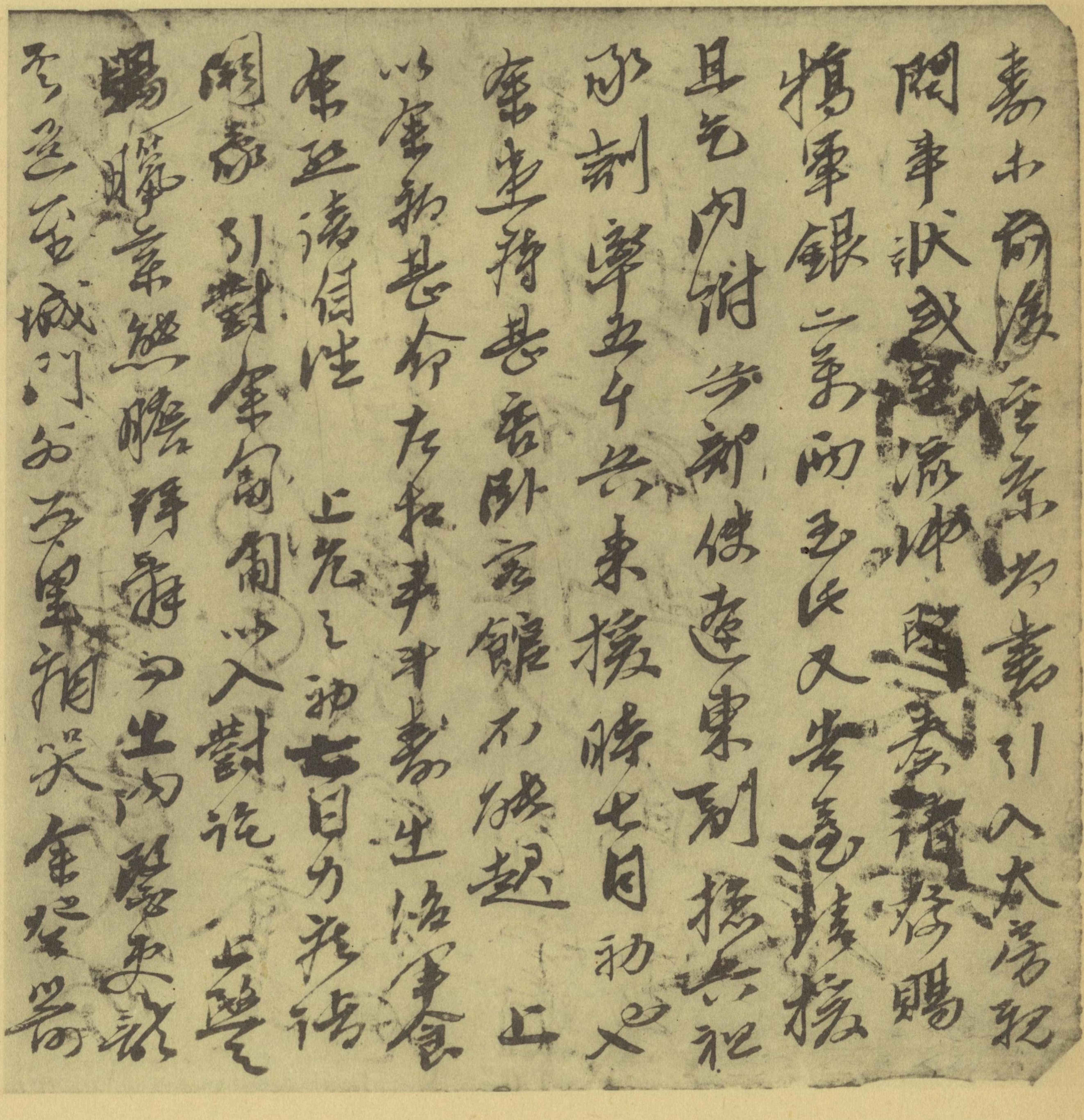


那倫出官穀討捷之六年益白帥
卑嫣於于宣川時庭侍奇得載
其過聲侍金安德名字無錯年
形投至境中年境之縮至林畔
驛賊之馳　上自宣川往見龍
議事因進次于龍川左相尹斗壽
元帥金命元自平壤至定州　上其
定州時有　命左相兼之留住
州爲尹斗壽傳　上命尹右路來問
龍川之率之留重命文李黃等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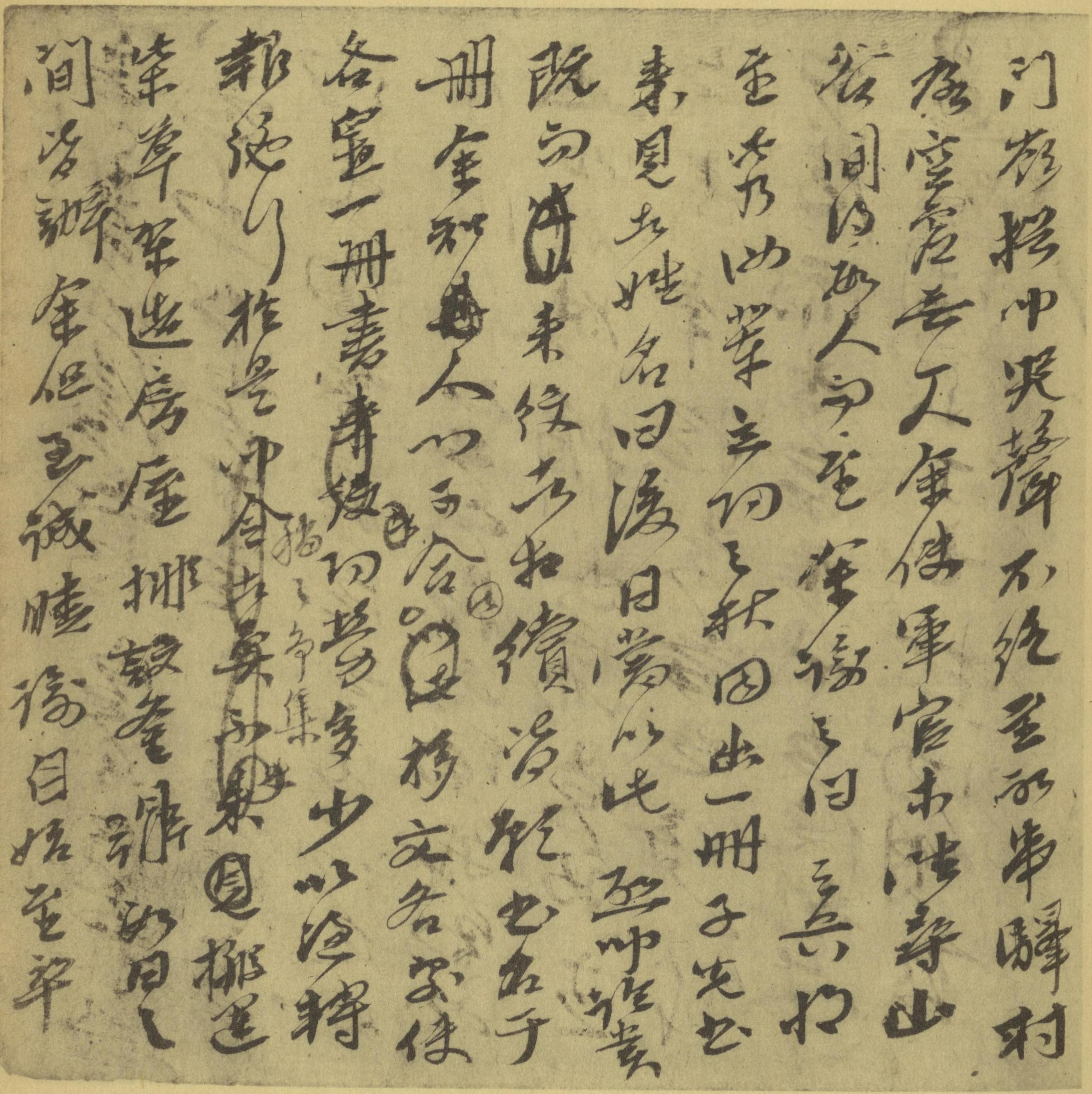


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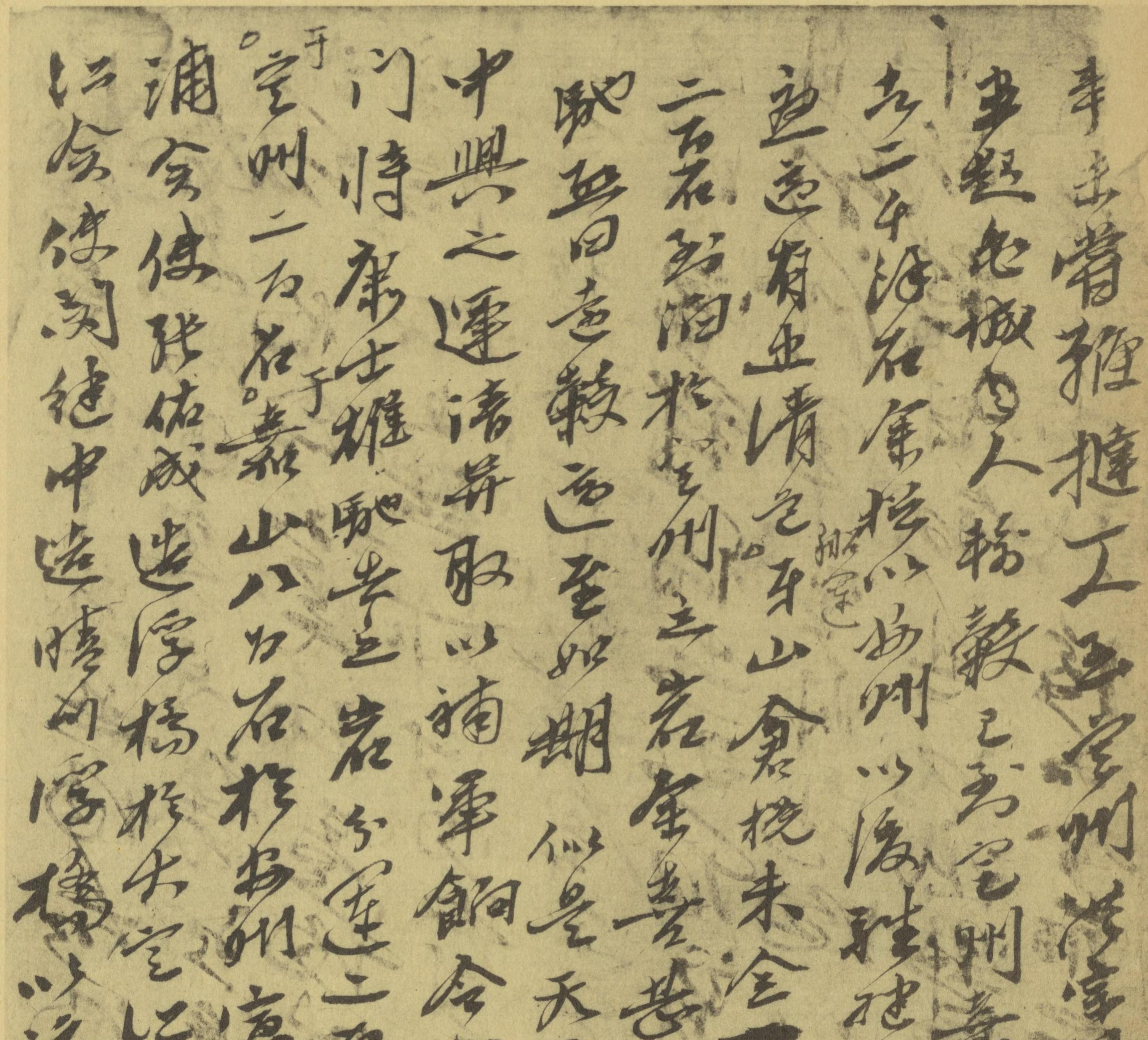


壽和何後至京出書引入太常祝
閱事狀或派御醫參稽存賜
犒軍銀二萬兩毛氏又尚毫洋錢撥
且先內附步部使速東剿撫並祀
承訓率五千兵來援時七月初九入
宋生特甚客臥宮館不能起　上
以宋新甚命左右扶書生給食
常廷請侍注　上先之初七日召對諸
閣老引對軍前備以入對論　上覽
賜蘇答繼瞻拜舞而出內閣又設
至送至城門外五里相哭金之琰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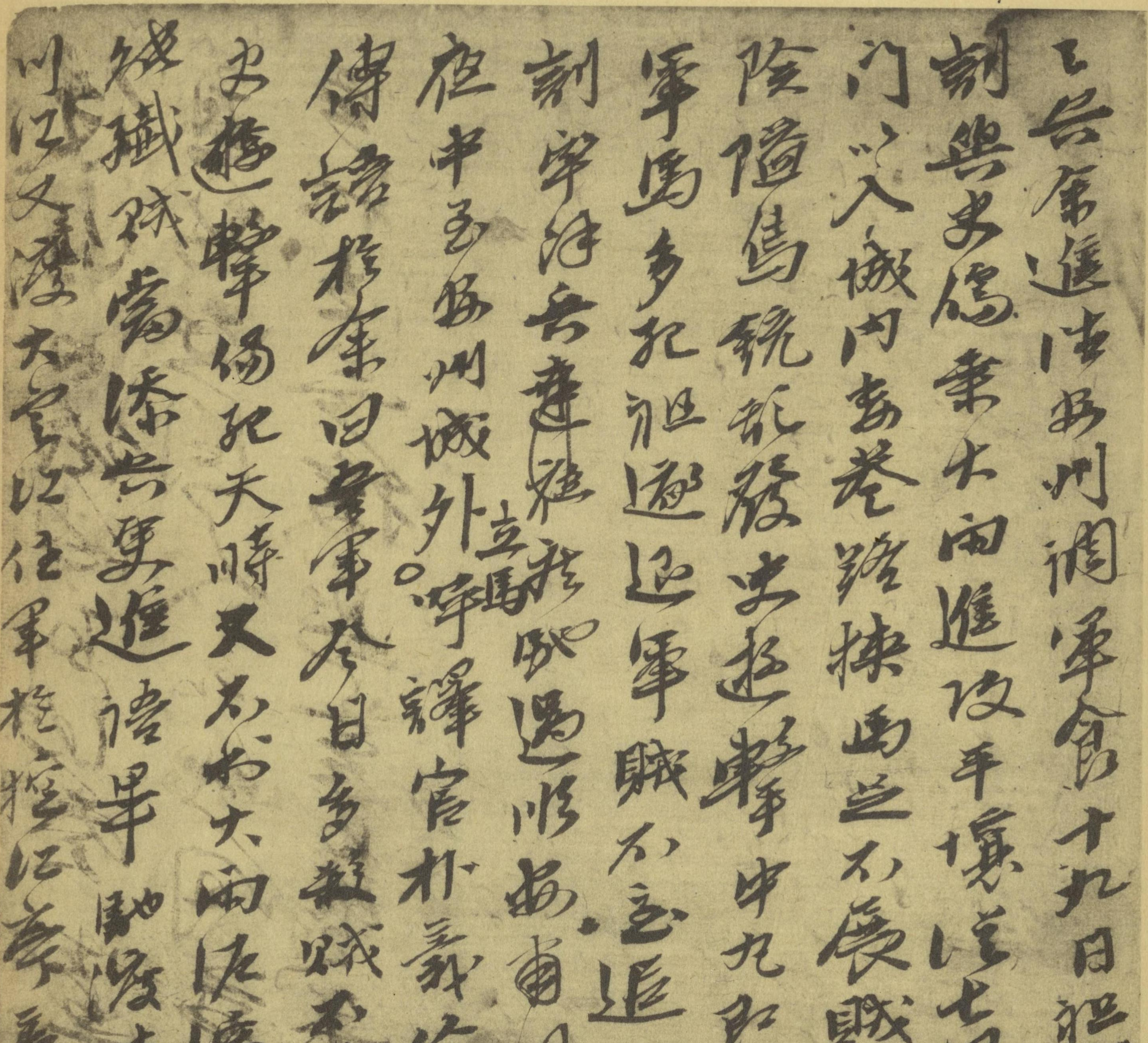


門敬招中哭聲不絕至所寄驛村店空客去人年使軍官亦借寺山谷間隙地人寄至筆錄之日之兵打至勞乃此筆言詞之秋因出一冊子先也來見其姓名同後日嘗以比楓仲雅裳既而[illegible]來後去如續得乾也在手冊全利[illegible]人以子合[illegible]移文各家使各室一冊書[illegible]後印其多少以便轉報總之作是中合其異和果園挪送睠尊筆邀房屋挪綴奄詳詞明之間峪辦全但至識睡孫自始至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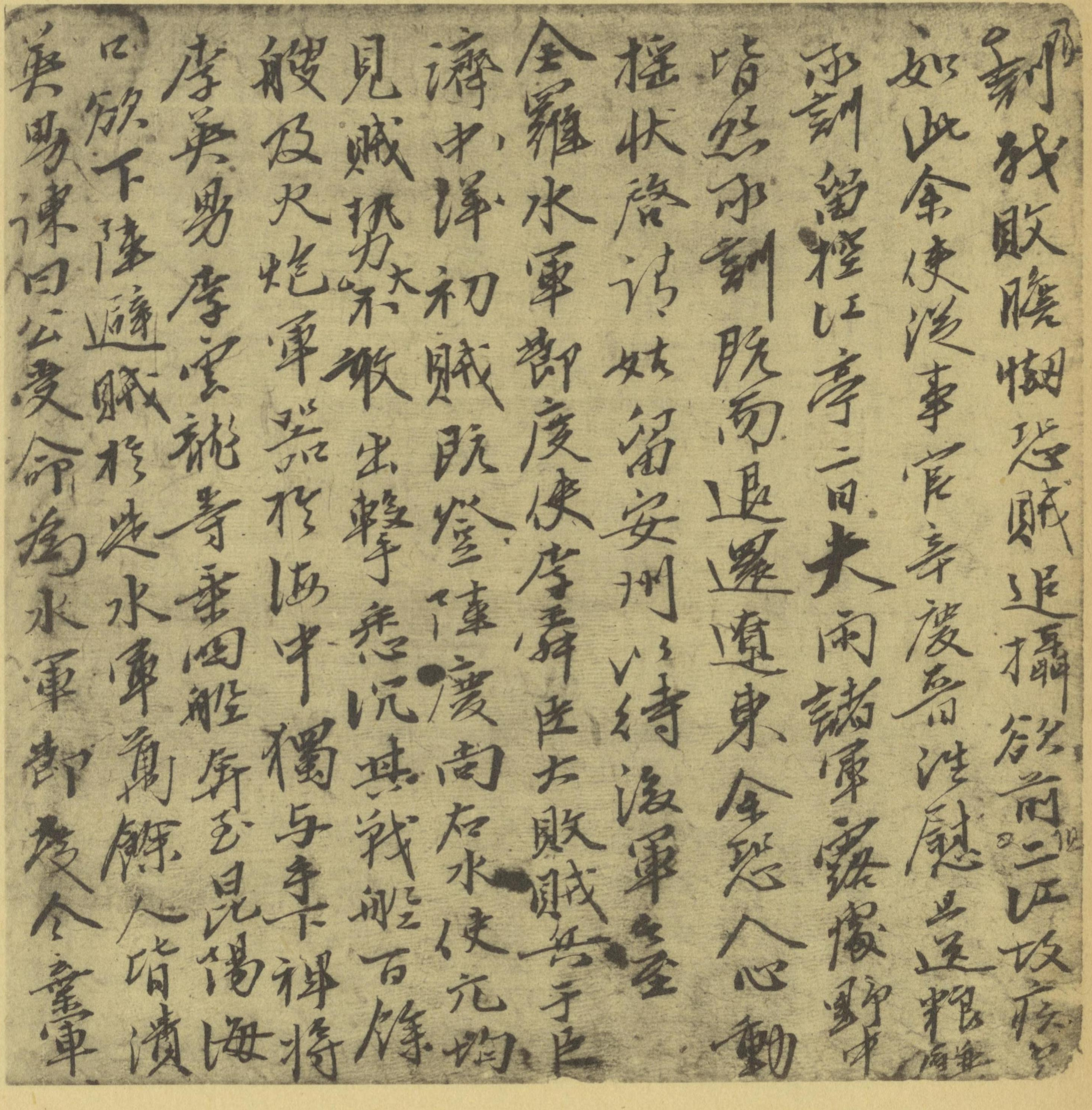
翁之命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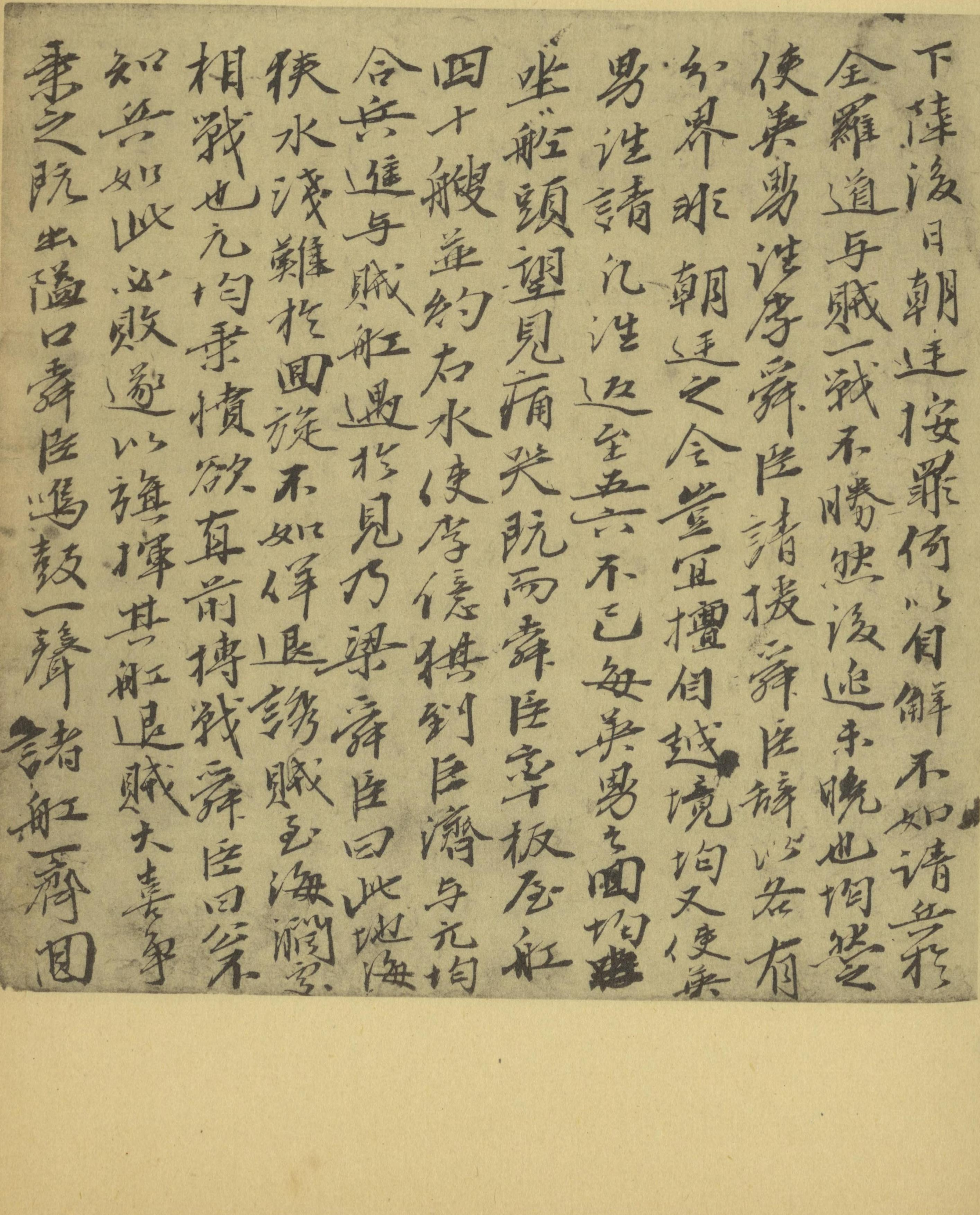
率土嘗推捷工巧泉州若宰祿
事艱危撒之人橋穀已赴泉州募山
者二千餘石策揆以安州以後雖建橋
道邊有五清邑下山倉揆未全一千（補運）
二百石酌於泉州立岩宮甚甚助
馳再四意穀西邊至如期　似是天登
中興之運諸將取以補軍餉今守
門待康士雄馳書立岩分運二百石
（于）泉州二百石（于）嘉山八百石於安州寧海
浦窯使張佑成造浮橋於水寺江花
江念傳閩徒中造橋利浮橋以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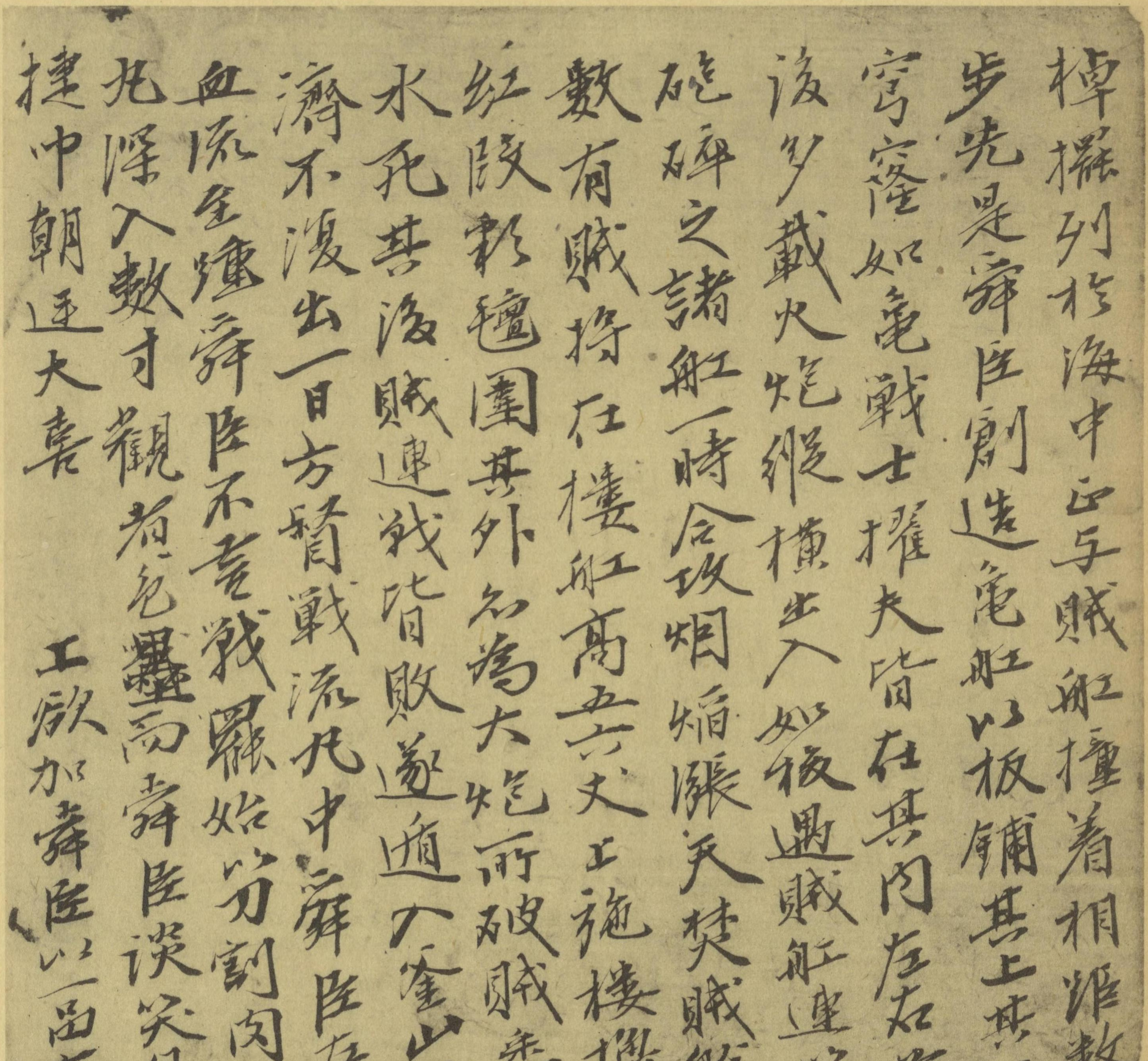
上台府進住安州調軍食十九日祖承訓與史儒乘大雨進攻平壤從七星門以入城內多巷路狹馬不展賊依險隘處銃亂發史遊擊中丸即斃軍馬多死祖退軍賊不甚追承訓收餘兵達夜馳過順安肅川庭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譯官朴義儉傳語於余曰我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言畢馳渡晴川江又渡大定江住軍於控江亭竟



劉我敗膽懾怒賊退攝欲前二江攻疾
如此余使從事官辛慶吾往慰並送糧鹽
丞劉留桂江亭二日大雨諸軍露處野中
皆怨丞劉既而退還遼東金怨人心動
搖狀啓請姑留安州以待後軍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大敗賊兵于巨
濟中洋初賊既登陸慶尚右水使元均
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船百餘
艘及火炮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
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
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
英男諫曰公受命爲水軍節度今棄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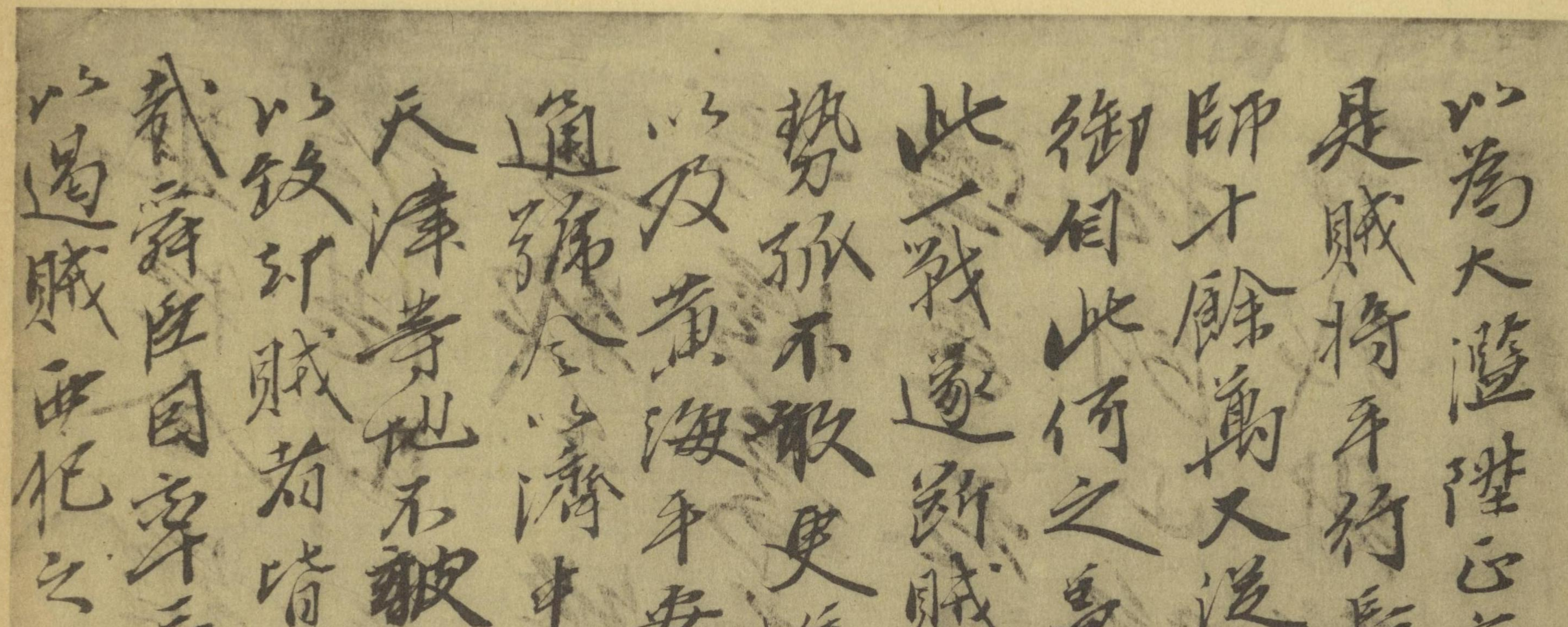


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与賊一戰不勝然後退未晚也均從使英男往李舜臣請援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之回均[illegible]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右水使李億祺到巨濟与元均合兵進与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濶處相戰也元均忿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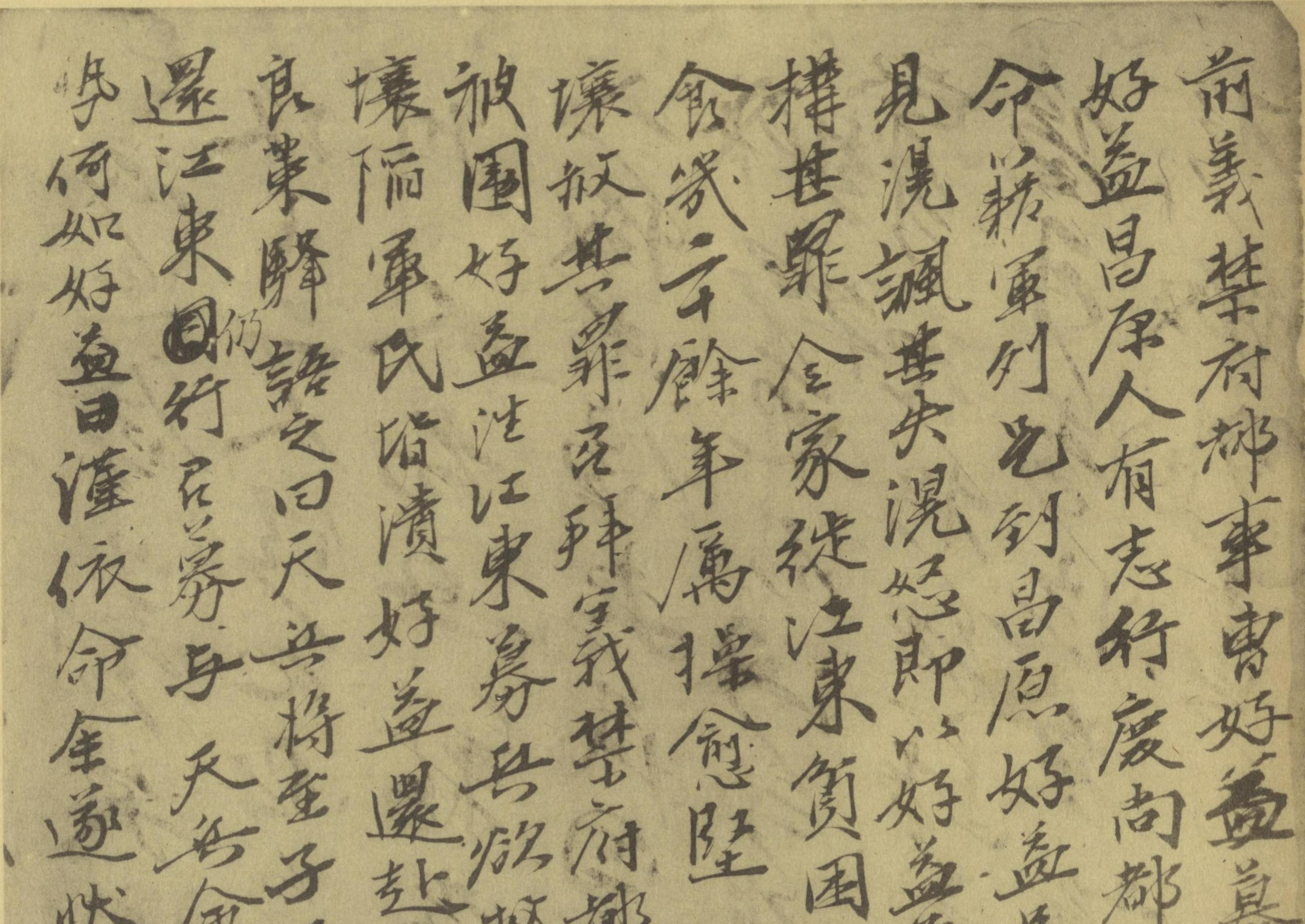


棹擺列於海中正与賊舡撞着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舡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擢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炮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舡連以大砲碎之諸舡一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舡無數有賊將在樓舡高五六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氈圍其外名為大炮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臣濟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變而舜臣談笑自若捷中朝廷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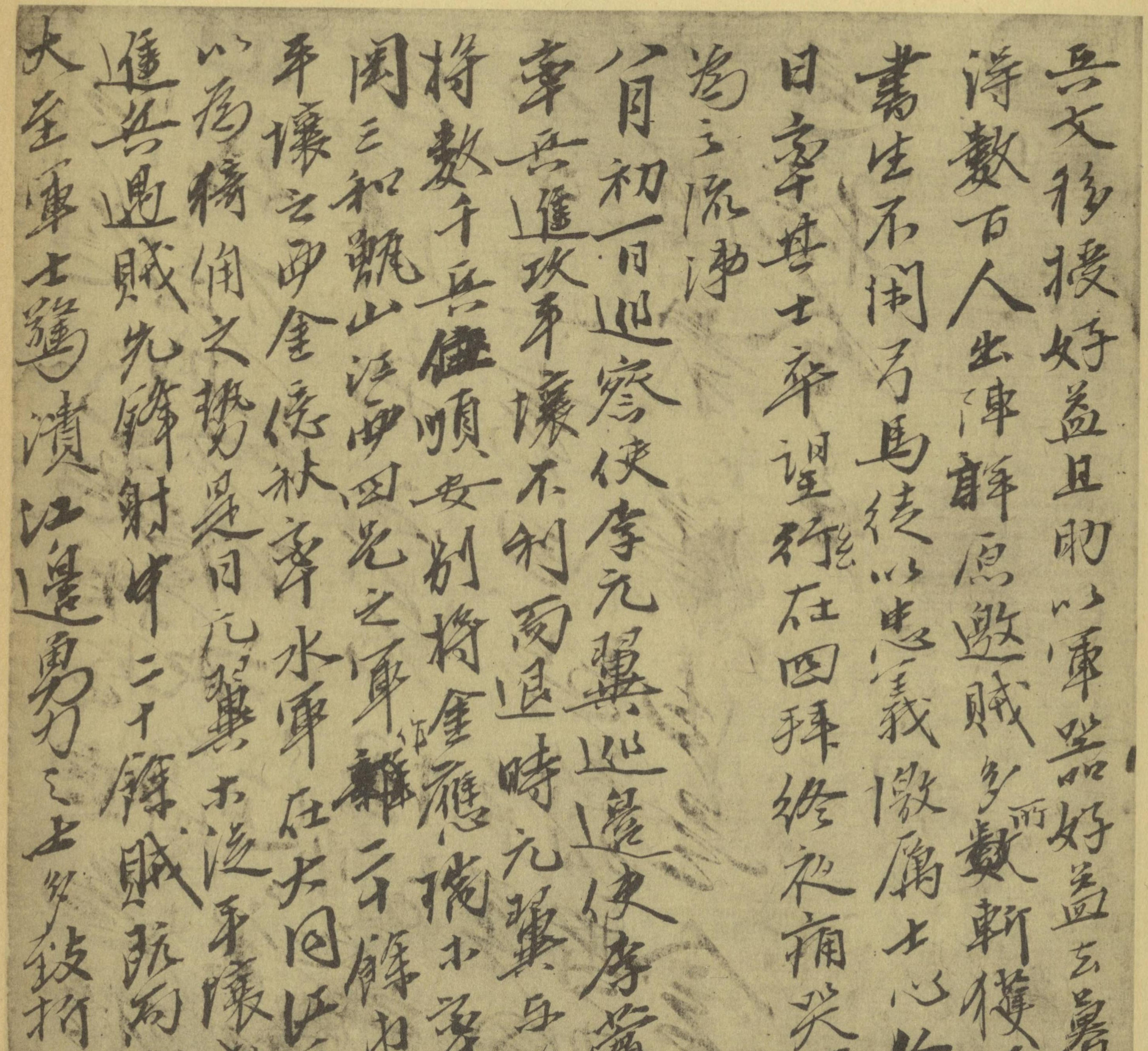
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



以為大監陞正憲李億祺元伯陞嘉善執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而來未知　大王龍御伺此何之蓋賊欲水陸合勢要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不敢更進國家得全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蓋等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以致討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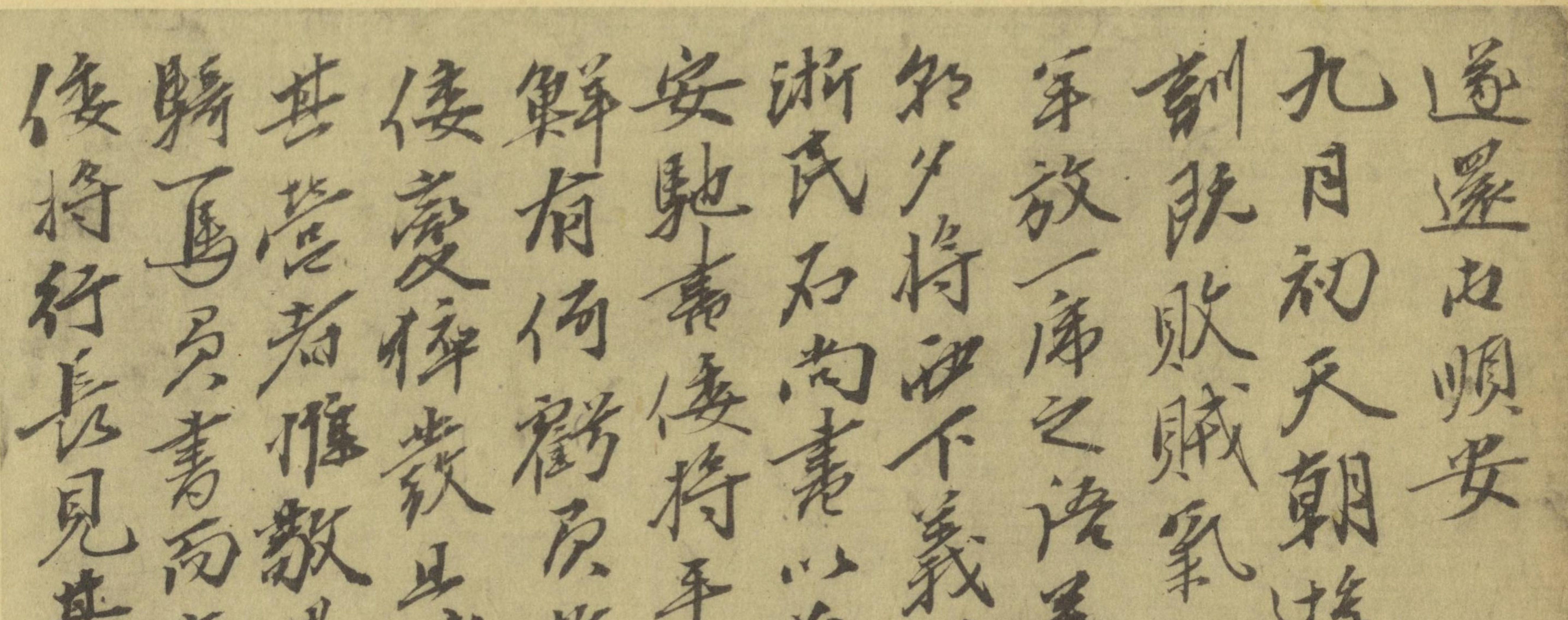


前義禁府都事曹好益募兵江東討賊好益昌原人有志行慶尚都事崔滉以私命以籍軍列邑到昌原好益兄先益文官也見滉諷其失滉怒即以好益爲軍籍監官搆甚罪全家徙江東貧困散棲生活[illegible]僉議二千餘年屬擇僉憲陞　東牖[illegible]筆壤叛其罪乃拜宗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好益注江東募兵欲救平壤聞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行在途遇於良業驛語之曰天兵將至子毋注義州可還江東~~回~~仍行召募與天兵會平壤以助軍事何如好益曰謹依命金遂狀啓其由爲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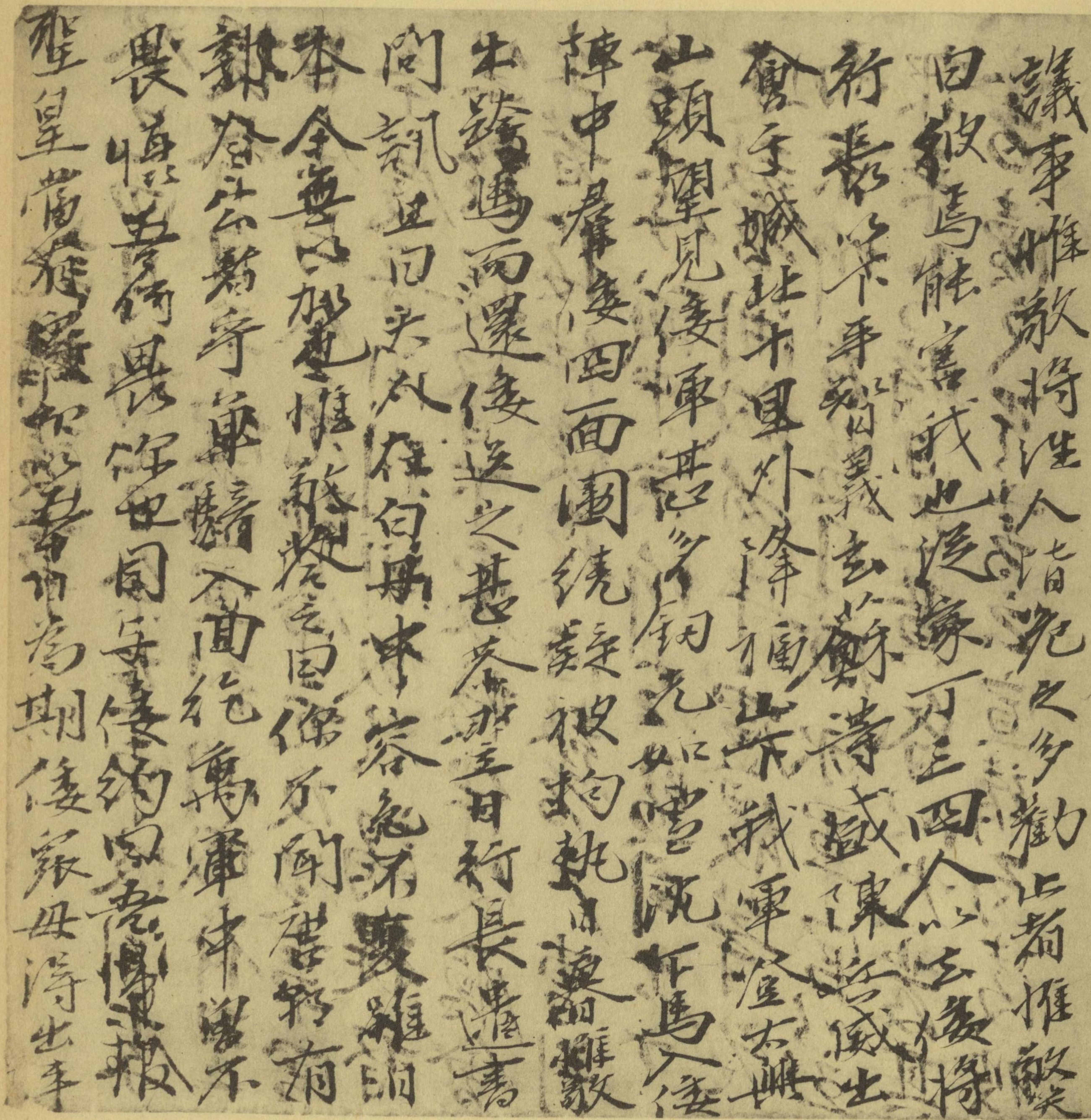


兵文移援好益且助以軍器好益云畧兵得數百人出陣辭原邀賊多數（所）斬獲好益書生不閑弓馬徒以忠義激厲士心於至日率其士卒望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爲之流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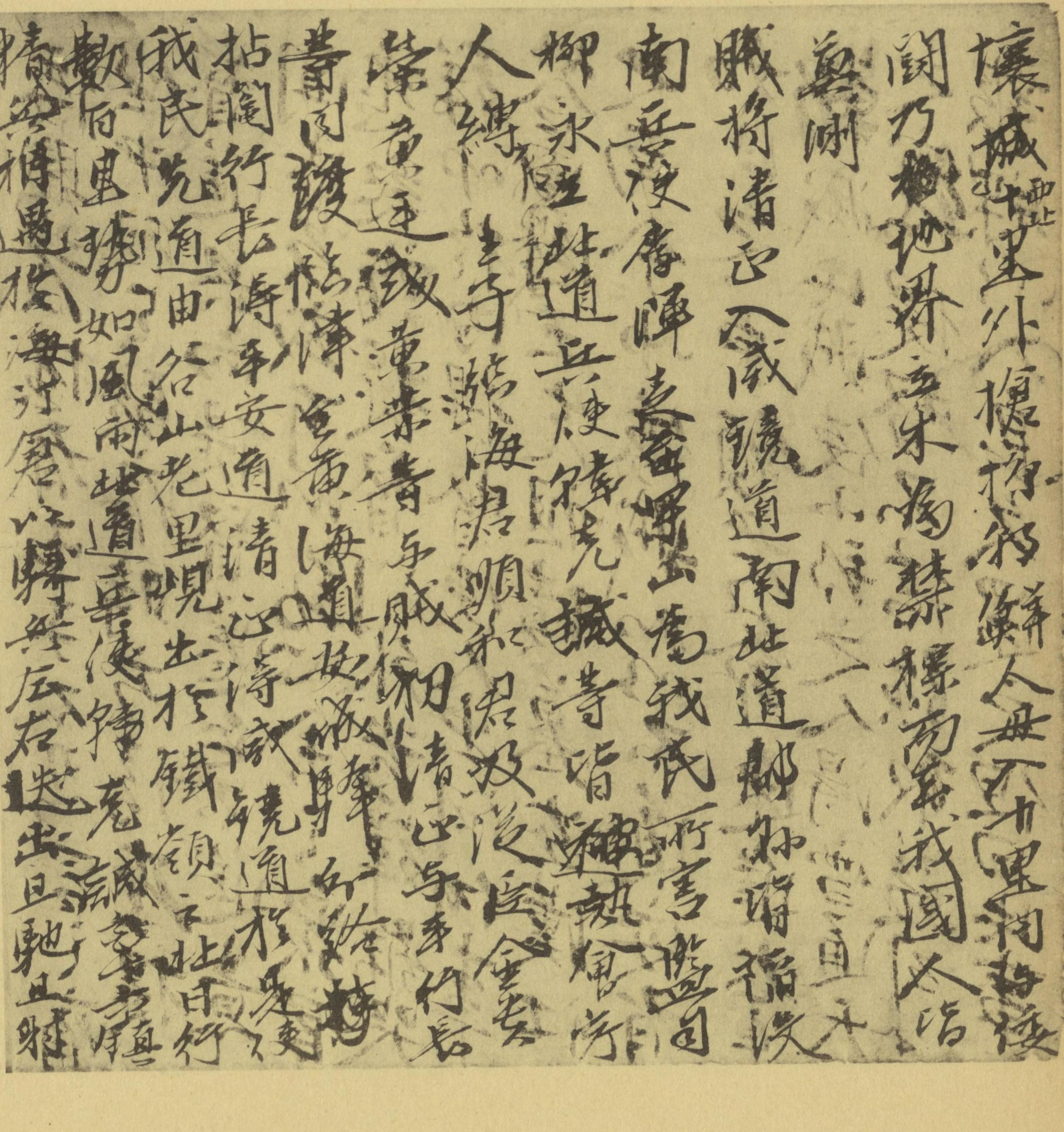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薲亦率兵進攻平壤不利而退時元翼與薲將數千兵住順安別將金應瑞亦率龍岡三和甑山江西四邑之軍[illegible]二千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以爲犄角之勢是日元翼不從平壤城北進兵遇賊先鋒射中二十餘賊[illegible]爲賊大至軍士驚潰江邊勇力之士多致折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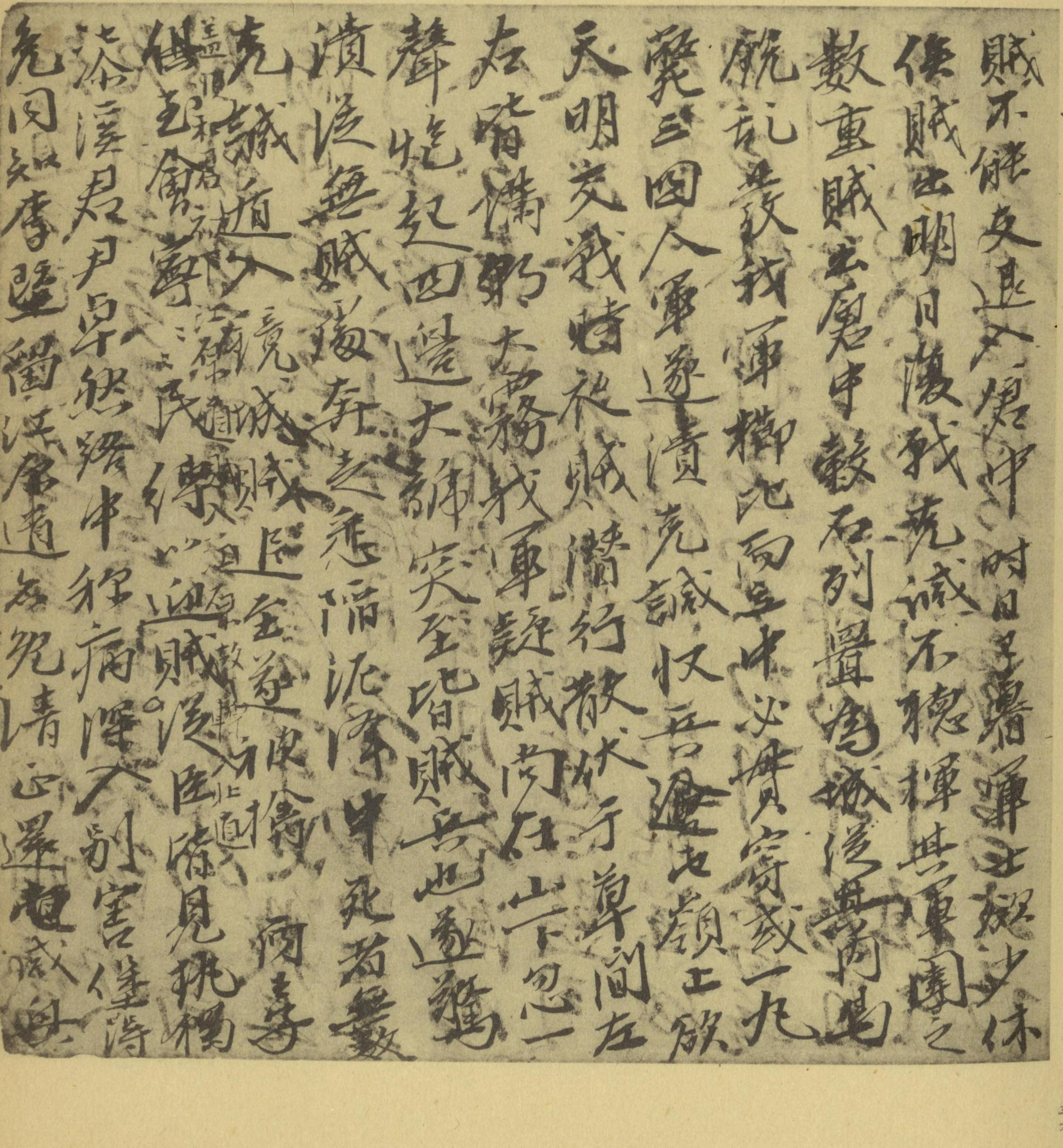
遂還而順安
九月初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祖承
訓敗賊氣愈驕投書我軍有羣
羊放一虎之語羊喻天兵虎以自詭聲言
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
浙民石尚書以爲素諳倭情差送趁至順
安馳書倭將平行長以 聖旨責問曰朝
鮮有何罪於日本々々緣何擅興師旅時
倭變猝發出殘毒甚人々惴恐莫敢有窺
其營者惟敬裹書黃色袱使家丁一人
騎馬負書而直馳由平壤普通門而入
倭將行長見其書即回報願面見遊擊



議事惟敬將從人皆兆之多勸止前惟殺
白刃馬能害我也從緣可三四人以上後掾
行張冬下手蹈江望我去蘇薄盛陳然出
會手滅北十里外降衝山下戰軍至太興
山頭望見後軍甚多銅兜如江雲流下馬人後
陣中群後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蕃難數
出蹤馬而還後送之甚恭登日行長遣書
問訊且已矣在白冊中容免深要雜詞
本全無以加進惟縱之因保不聞居郢有
執答公幫守單騎不面絕萬軍中學不
畏慎吾何畏從世同安後納口竟懷報
聖皇當應深知愛書而為期後衆毋得出手



壞城西北十里外偃存稍鮮人毋六十里洞西接
闊乃樹地界立木為禁標為我國之治
慕湖
賊將清正入咸鏡道南北道郡邑皆陷後
南兵使李渾走甲山為我民所害監司
柳永立北道兵使韓克諴等皆被執一傳行
人縛送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從臣金貴
榮黃廷彧黃赫等于賊將清正等率行居
書閔護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行終持
拈閭行長涛平安道清正等咸鏡道於是之變
我民先道由谷山老里峴出於鐵嶺之北日行
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諴率本鎮
精兵特遇於海汀倉以騎兵左右迭出且馳且射



賊不能支退入屋中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

俟賊出明日復戰克彰不聽揮其軍圍之

數重賊出屋中鼓石列疊為擂從其間突出

銃亂發我軍擲沙向空中必貫穿截一丸

斃三四人軍遂潰克彰收兵還屯嶺下欲

天明復戰時賊潛行散伏于草間左

右猶有潛伏者大霧我軍疑賊尚在山下忽一

聲炮起四邊大譟突至皆賊兵也遂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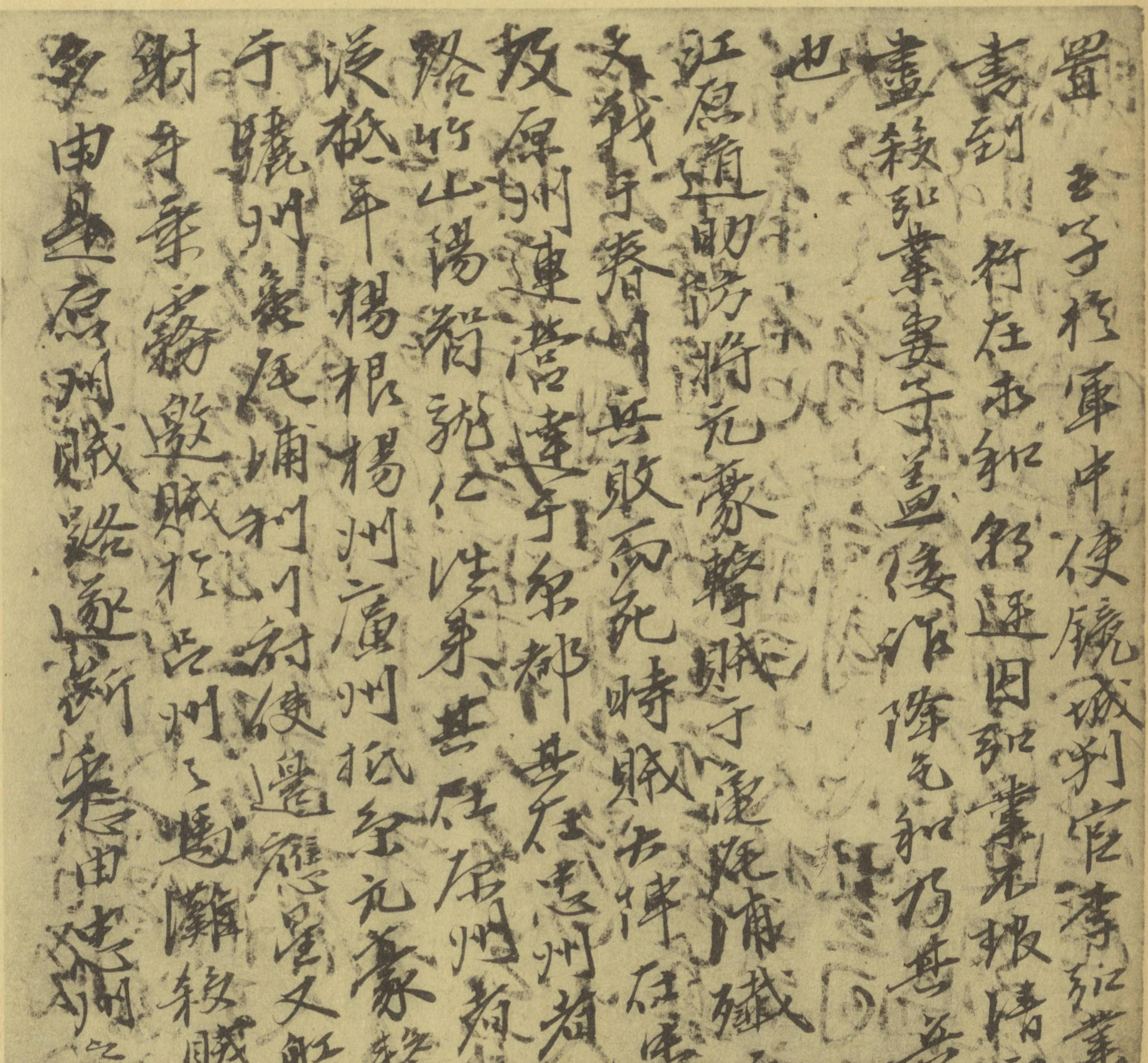
潰從無賊處奔走蹈陷泥淖中死者無數

克彰遁入[illegible]賊臣全為被擒何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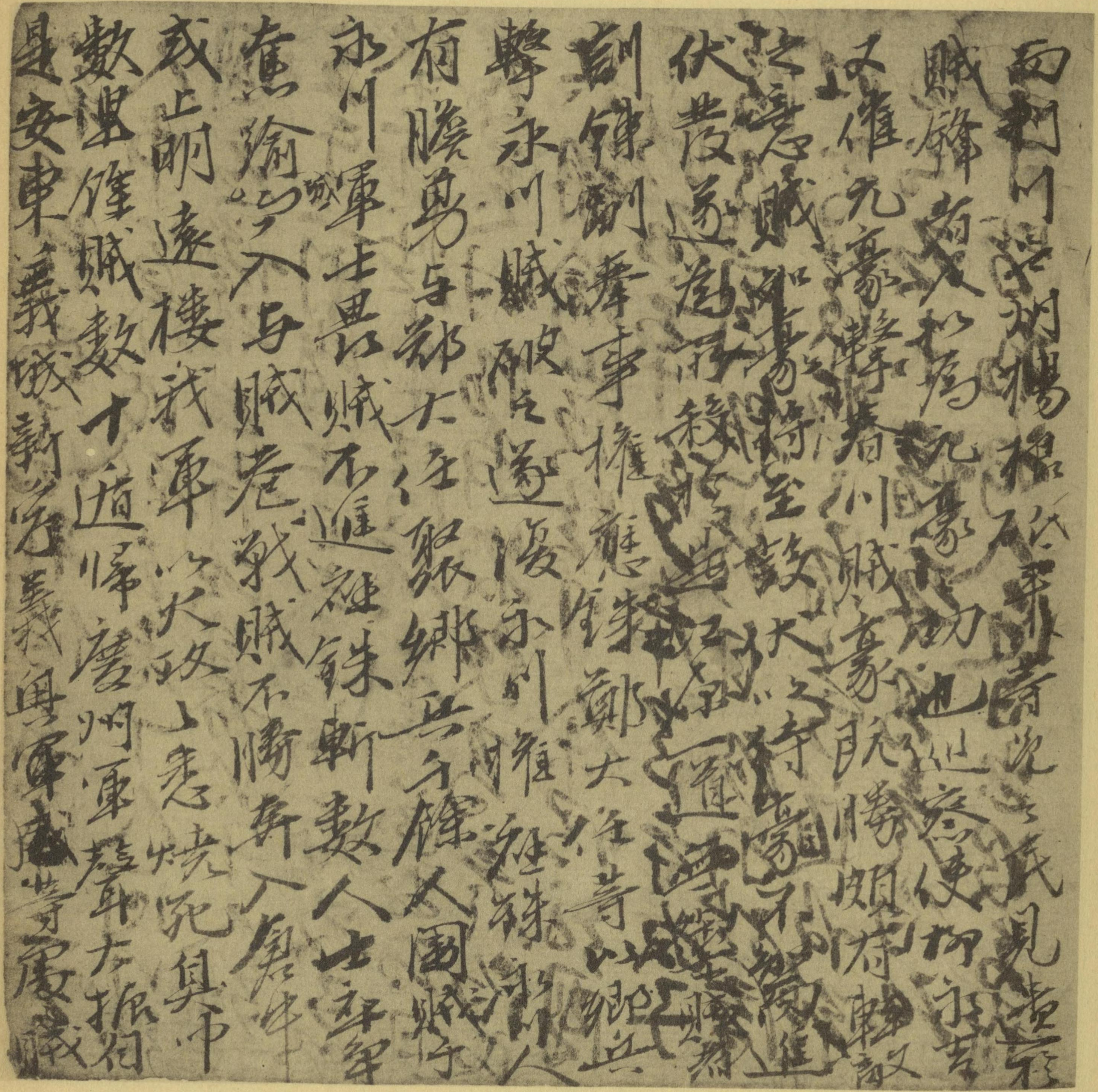
僅至會寧[illegible]民[illegible]遇賊從臣諸見挑楊

七谷溪君尹卑然經中程病深入別室僅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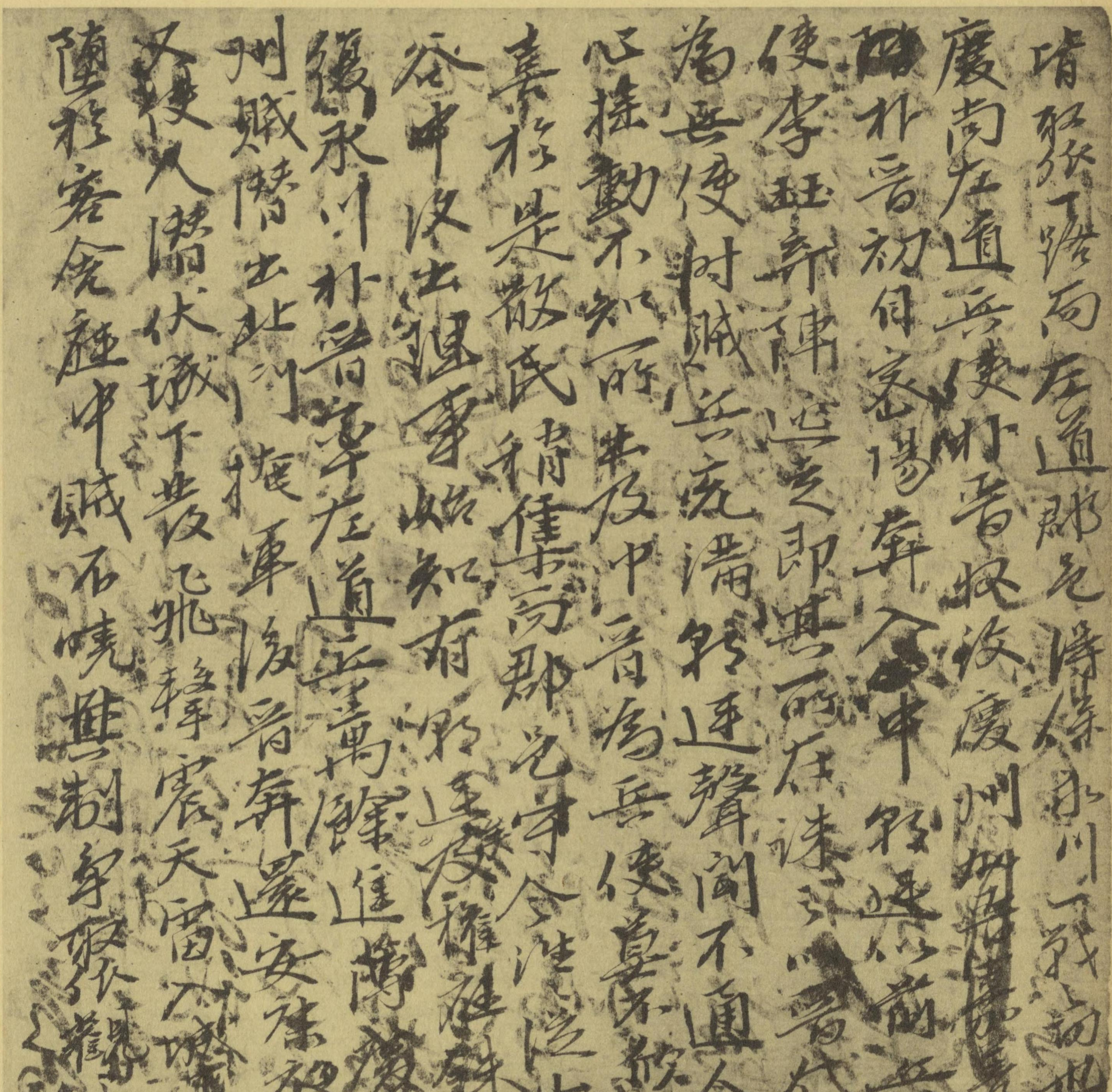
免同知李監獨從庸道各兇請還遁賊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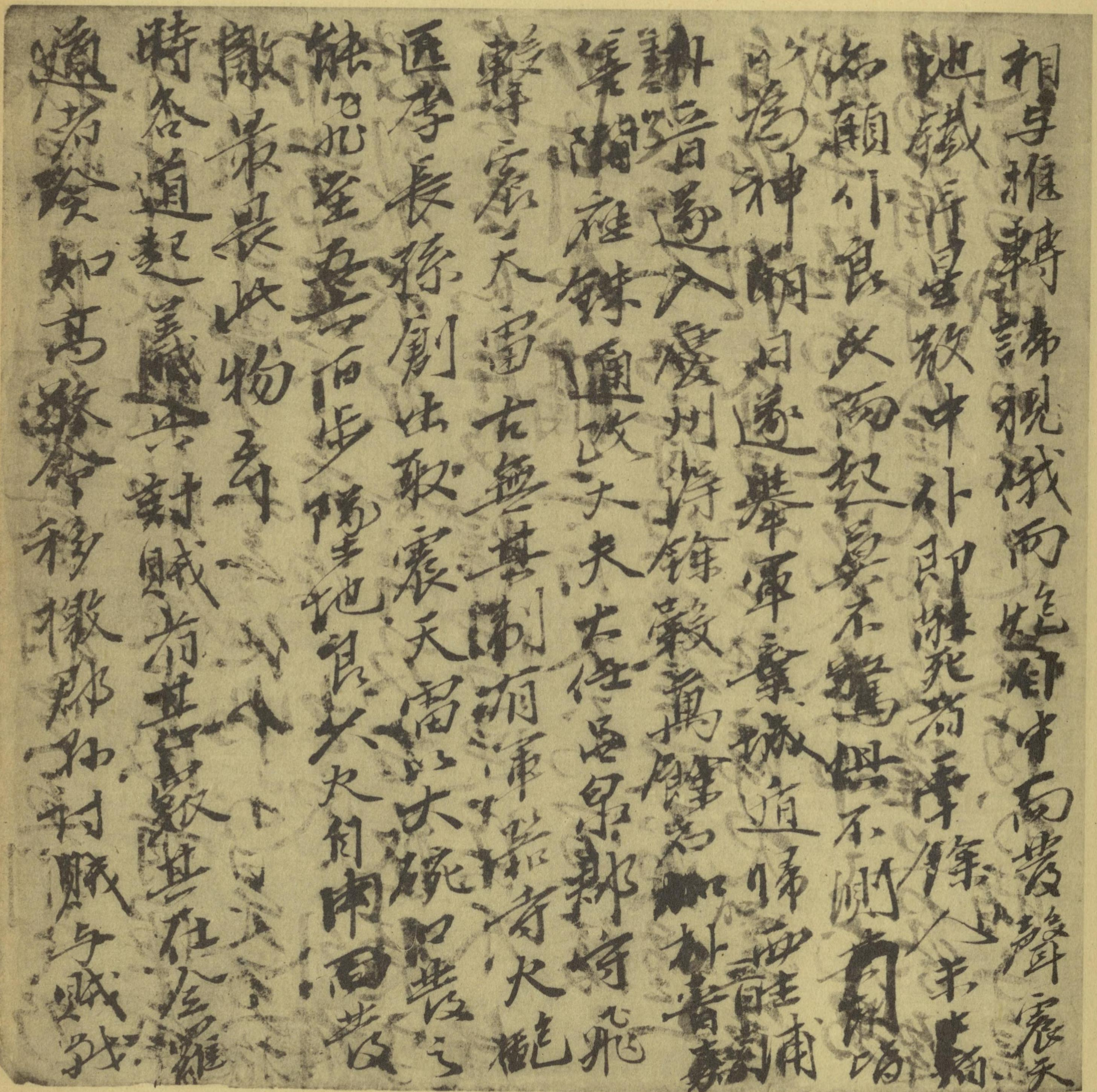
置王子於軍中使鏡城判官李弘業以
書到　將在承和躬還因弘業先報請恕
盡錄弘業妻子並後作除乞和乃其兵術
也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
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去律在洪川
故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取
路竹山陽智龍仁洪某其在原州者欲
從砥平楊根楊州廣州抵京元豪擊殲
于驪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舡載
射手乘霧邀賊於其州之馬灘殺賊頗
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來由忠州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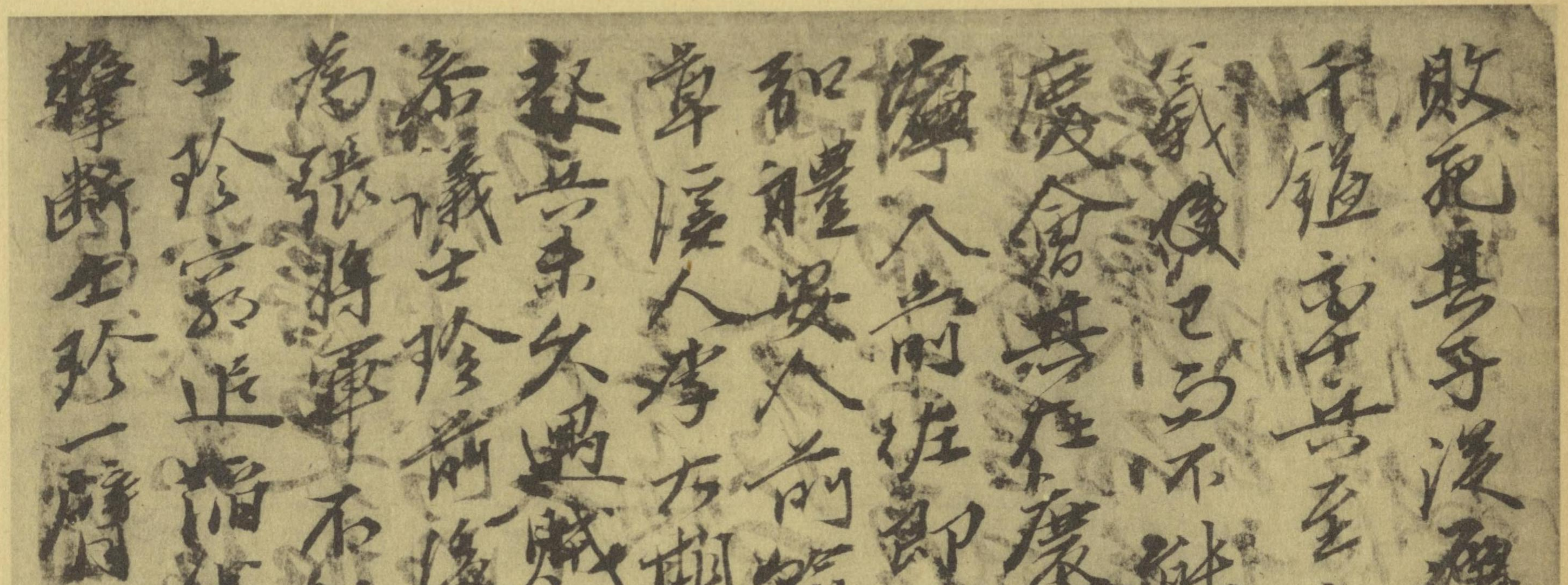
西[illegible]川[illegible]州楊楊石從率前沈之民見遣[illegible]
賊鋒首又[illegible]為元豪力也遂使柳[illegible]吉
以惟元豪擊[illegible]州賊豪既勝頗有輕敵
之意賊[illegible]將至數大之特豪不利[illegible]進
伏發遂劫殺於[illegible]遁[illegible]
劉鎮劉舉事權應從鄭大合等以鄉兵
擊永川賊破之遂復永川惟往誅[illegible]人
有膽勇與鄰大合聚鄉兵千餘人圍賊將
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旋誅斬數人士卒
奄渝州城入與賊巷戰賊不勝奔入居中
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與市
數里雖賊數十道歸磨州軍聲大振相
是安東義城新寨（義城）與軍成等處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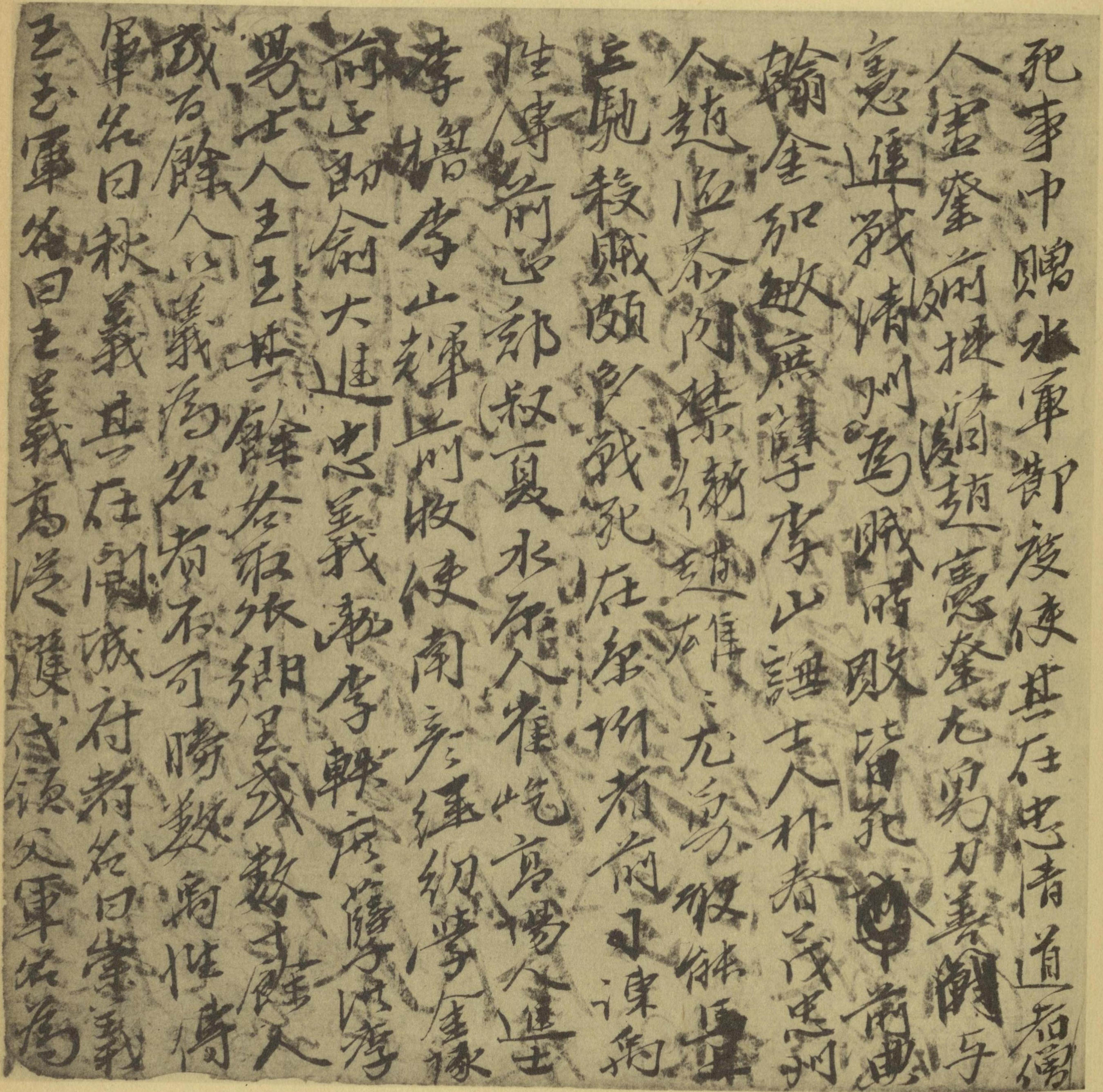
賊發下路向左道郡邑將條永川一戰動也慶尚左道兵使朴晉收復慶州城朴晉初自密陽棄[illegible]中朝廷以前兵使李玨新陣逃之即其所在誅之以晉代爲兵使時賊兵充滿於道聲聞不通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中晉爲兵使募集喜於是散民稍集各郡邑守令往往山谷中次出趨事始知有朝廷度權[illegible]復永川朴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賊潛出北門掩軍後晉棄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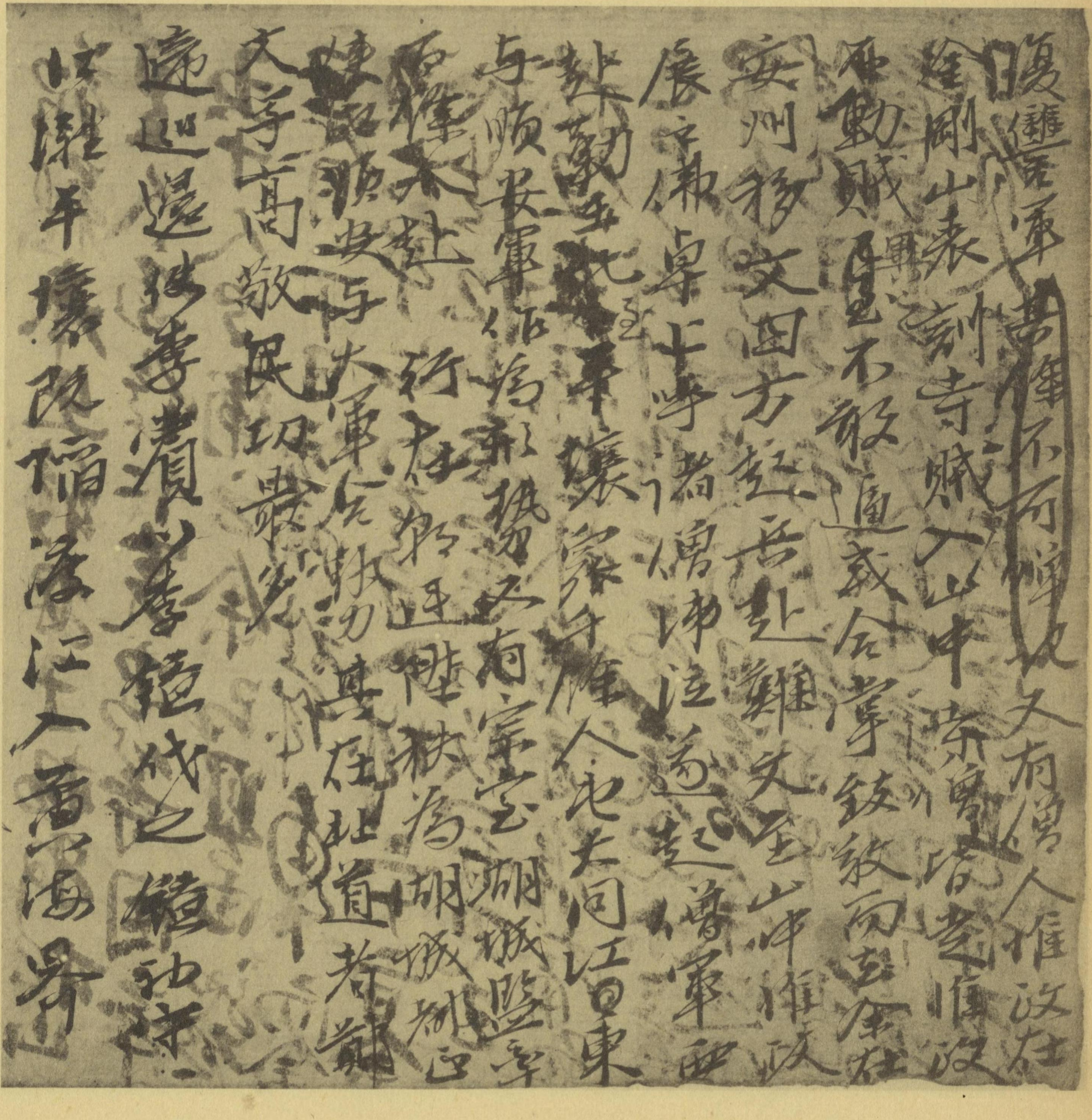
相与推轉諦觀俄而砲自中而發聲震天
地鐵片星碎中者即斃死者二十餘人未中者
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懼不測其所由
以爲神翌日遂舉軍棄城遁歸西生浦
朴晉遂入慶州得舊倉穀萬餘石[illegible]朴者[illegible]
晉陞嘉善通政大夫仍任慶州府尹
飛擊震天雷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砲
匠李長孫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
能飛至五六百步落地良久火自內發
賊最畏此物云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其在全羅
道者如高敬命移檄郡邑討賊与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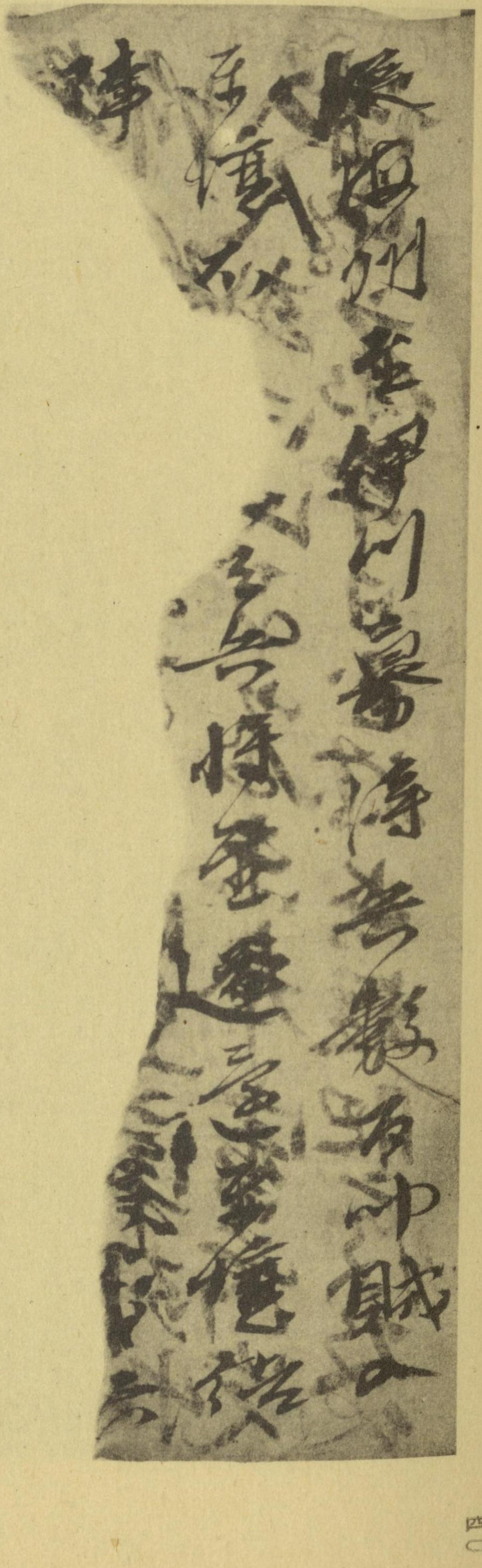
敗死其手漢擇代領其衆前判宋季金
千鎰帝其至多折[illegible]述勝其源張渴
義使已亟不能軍入江蘇前樹樓崔[illegible]
龐舍其在康局道君之風入越一毋佑高
[illegible]入前左郎律勉陝以前業人叙仁
和禮安入前翁將金校授書已字柳簿
尊漢入攻右朔軍盛復生援之死宗侍
救兵東久遇賊南竄郭運兵專那將及歸記書
若義士玲前後射殺賊甚多賊渾上錄
為張將軍不敵入軍盛歷日賊殺伏甚
出玲家追陷沒中猶史守力戰矢盡賊
擒斷生珍一臂生珍獨以臂指麾其[illegible]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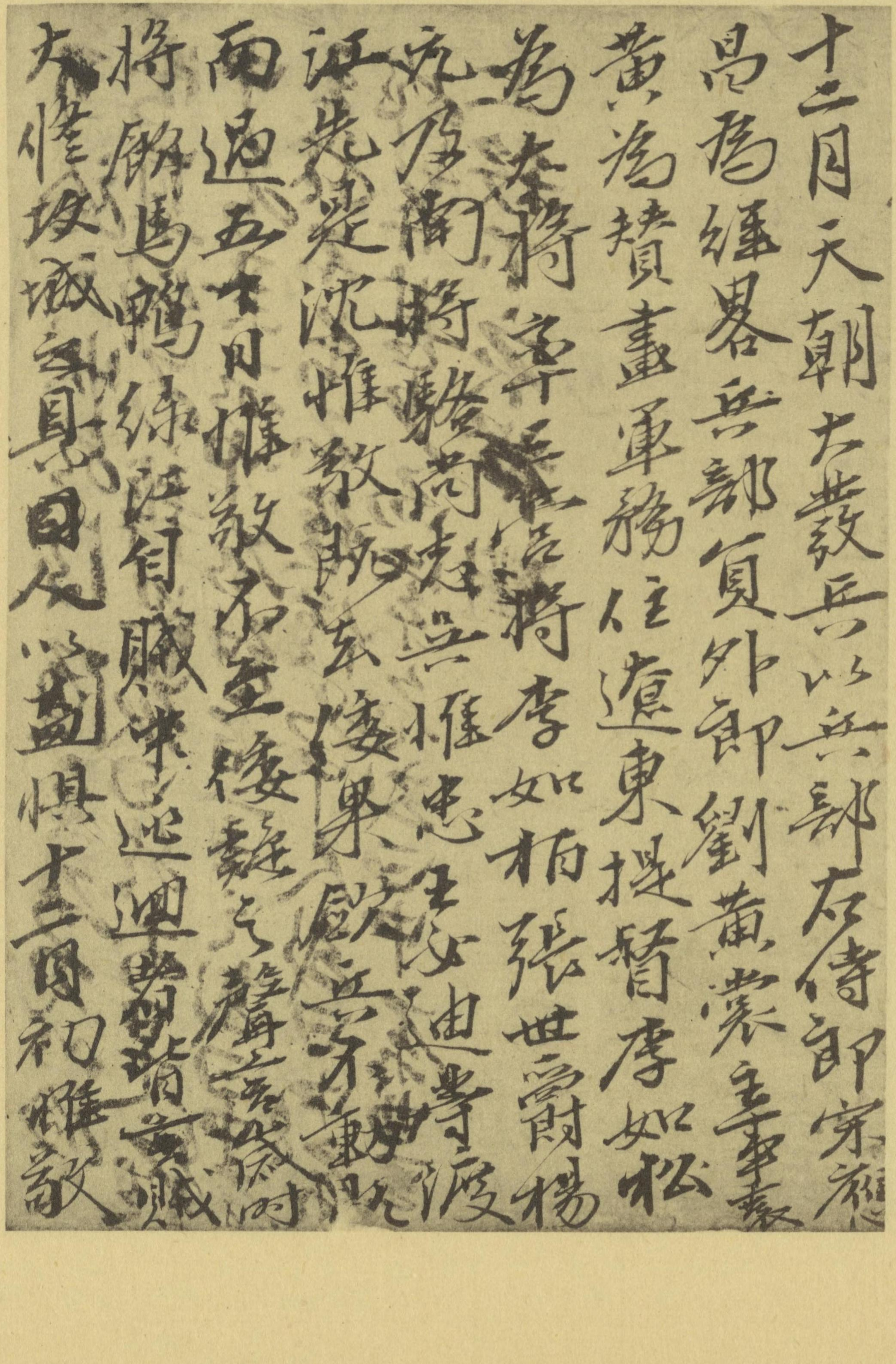


死事中贈水軍節度使其在忠清道者僧
人圭奮前以挺趙憲奮尤爲力善鬪与
憲連戰清州以爲賊所敗皆死前典
翰金弘敏與譯學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州
人趙德恭內禁衛趙熊熊尤勇被[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馳殺賊頗多戰死在全州者前[illegible]諫[illegible]
性專前正郎叔夏水原人崔屹京畿人進士
李擒李山輝尙州牧使南彥經幼學金緣
前正郎金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孼洪季
男士人王玉其餘各起依鄉里或數十餘人
或百餘人以義爲名者不可勝數而惟倚
軍名曰秋義其在關城府者名曰常義
王之軍名曰王義高從厚代領父軍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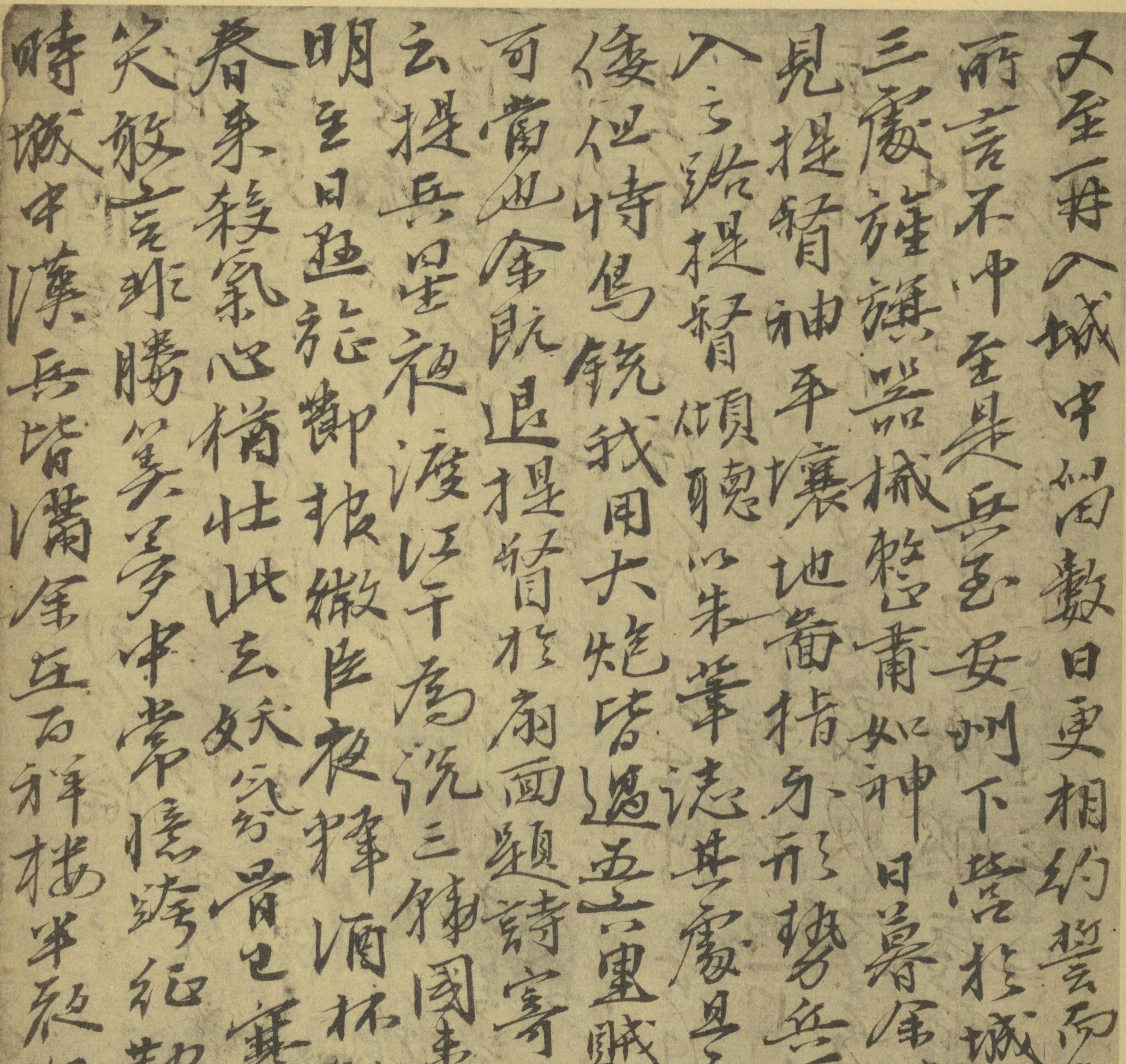


復邊軍事係不可憚故又有僧人惟政在
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衆僧皆走惟政
不動賊亦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
安州移文四方起兵赴難文至山中惟政
展於佛卓上呼諸僧讀之涕泣遂起僧軍西
赴勤王至七百餘平壤衆作僧人屯大同江東
與順安軍作爲形勢又有寧邊湖城監牢
西據木赴行在於遇陸秩爲胡城湖區
婢順安與大軍合勢其在北道者鄭
文孚高敬民功最多
遠迴還從李讀義擾伐之饒動許
以北平壤既陷江入海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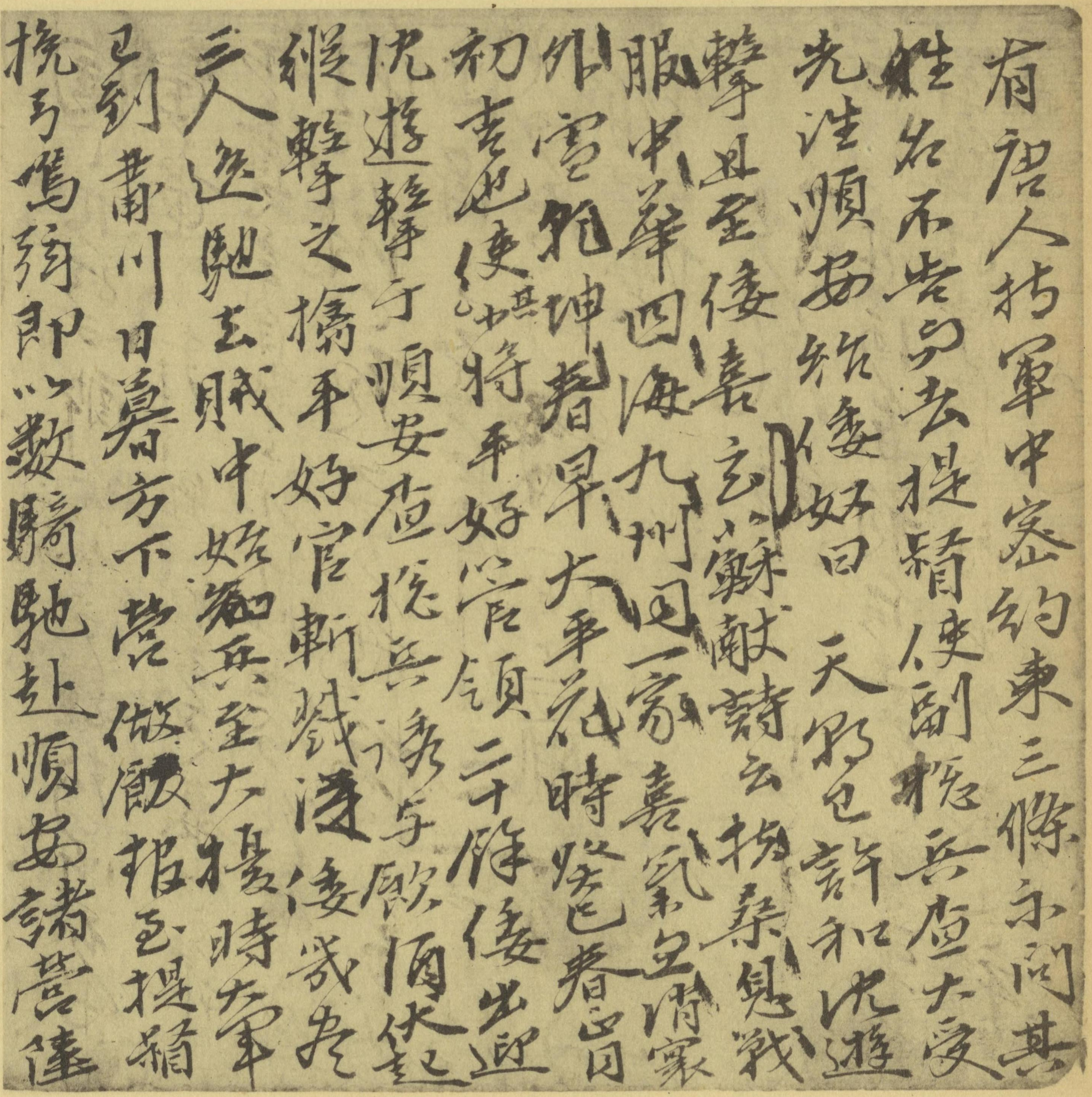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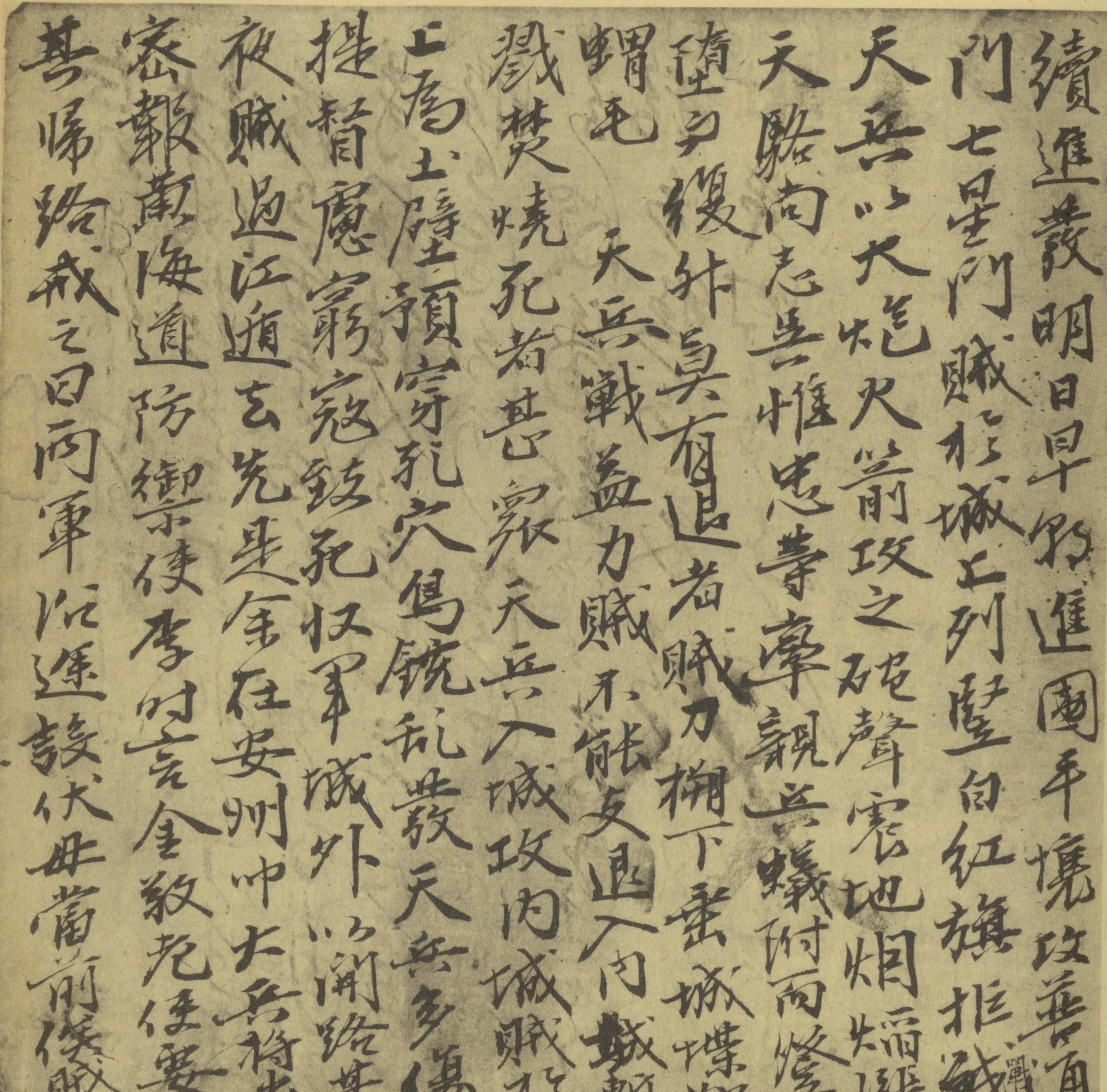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兵部員外郎劉黃裳袁黃為贊畫軍務任遼東提督李如松為大將率其將李如柏張世爵楊元及閫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先是沈惟敬既去倭果斂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illegible]時將[illegible]馬鴨綠江伺賊來巡邏者皆言賊大修攻城器具國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



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中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外三處旌旗器械整肅如神日暮余請見提督袖手攘地畫指分形勢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傾聽以朱筆誌其處且云倭但恃鳥銃我用大炮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也余既退提督於扇面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左右祥樓半毀旦



有唐人於軍中密約東三條亦問其姓名不告只去提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好曰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大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中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邀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殆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至大樓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報已提精挽弓馬弱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



續進發明日早將進圍平境攻善通

門七星門賊於城上列豎白紅旗拒戰（戰）

天兵以大炮火箭攻之砲聲震地焰煏漲

天驍向志其惟忠等率親兵蟻附而登

隨之復升具有退者賊力攔下登城堞如

蝟毛

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

戮焚燒死者甚眾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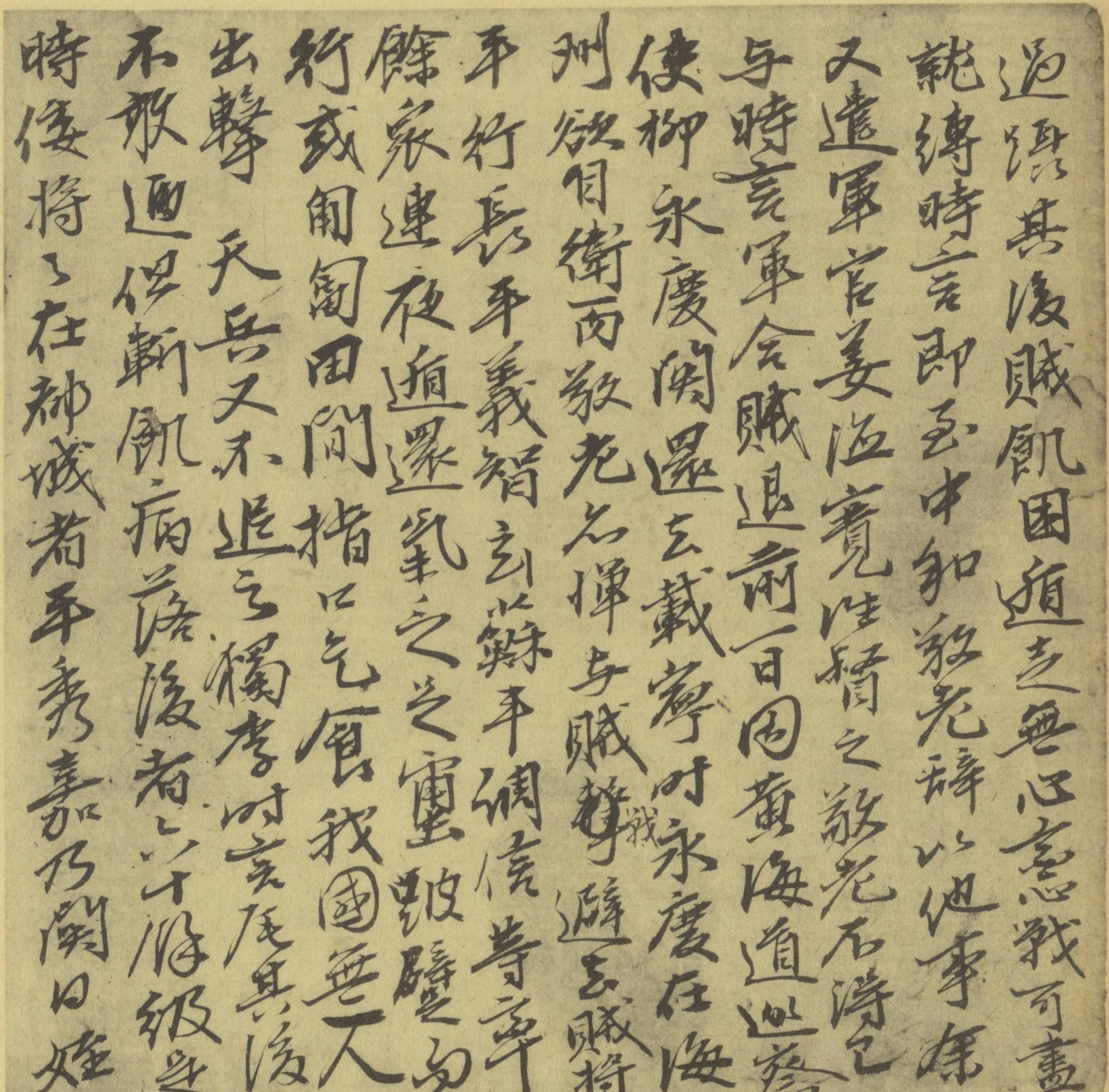
上為土壁預穿孔穴鳴銃亂發天兵多傷

捷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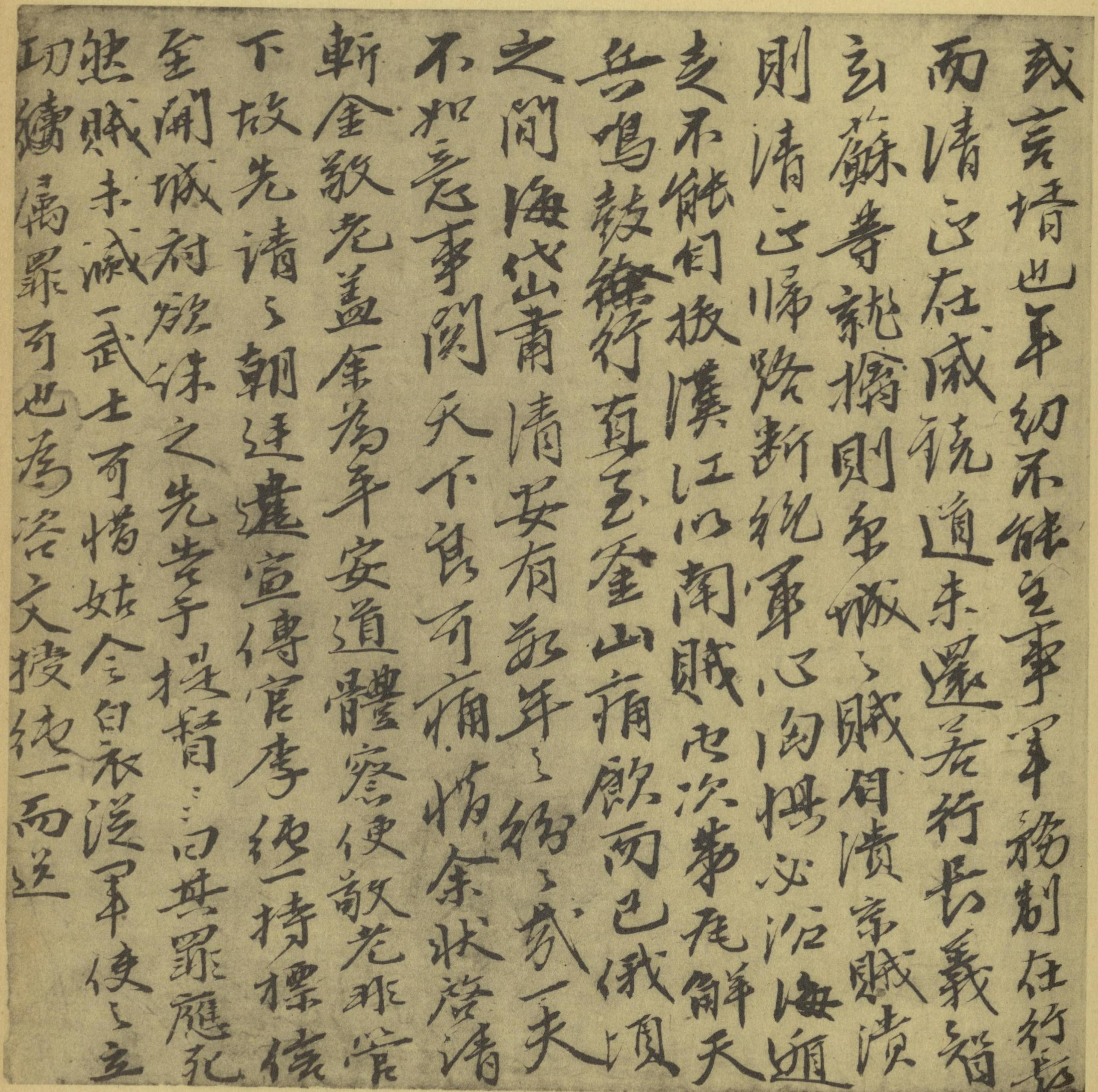
夜賊過江遁去先是金在安州中大兵將出

密報蘄海道防禦使李汝言金欲抄使要

其歸路截之曰兩軍沿途設伏毋當前後賊



遏還其後賊飢困遁去無心急戰可盡殲時言即至中和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海覓往督之敬老不得已與時言軍會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還去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不撣與賊戰（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乏足重艱辛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人出擊　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而已時倭將之在京城者平秀嘉乃關白姪



或言境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劄在行長

而清之在咸統道未還若行長義錯

玄蘇壽執擒則到城〻賊自潰京賊潰

則清之歸路斷絕軍心洶懼必沿海遁

走不能自拔漢江以南賊也次第危解天

兵鳴鼓徐行直至金山角歇而已俄頃

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〻緒〻或一夫

不知處事闕天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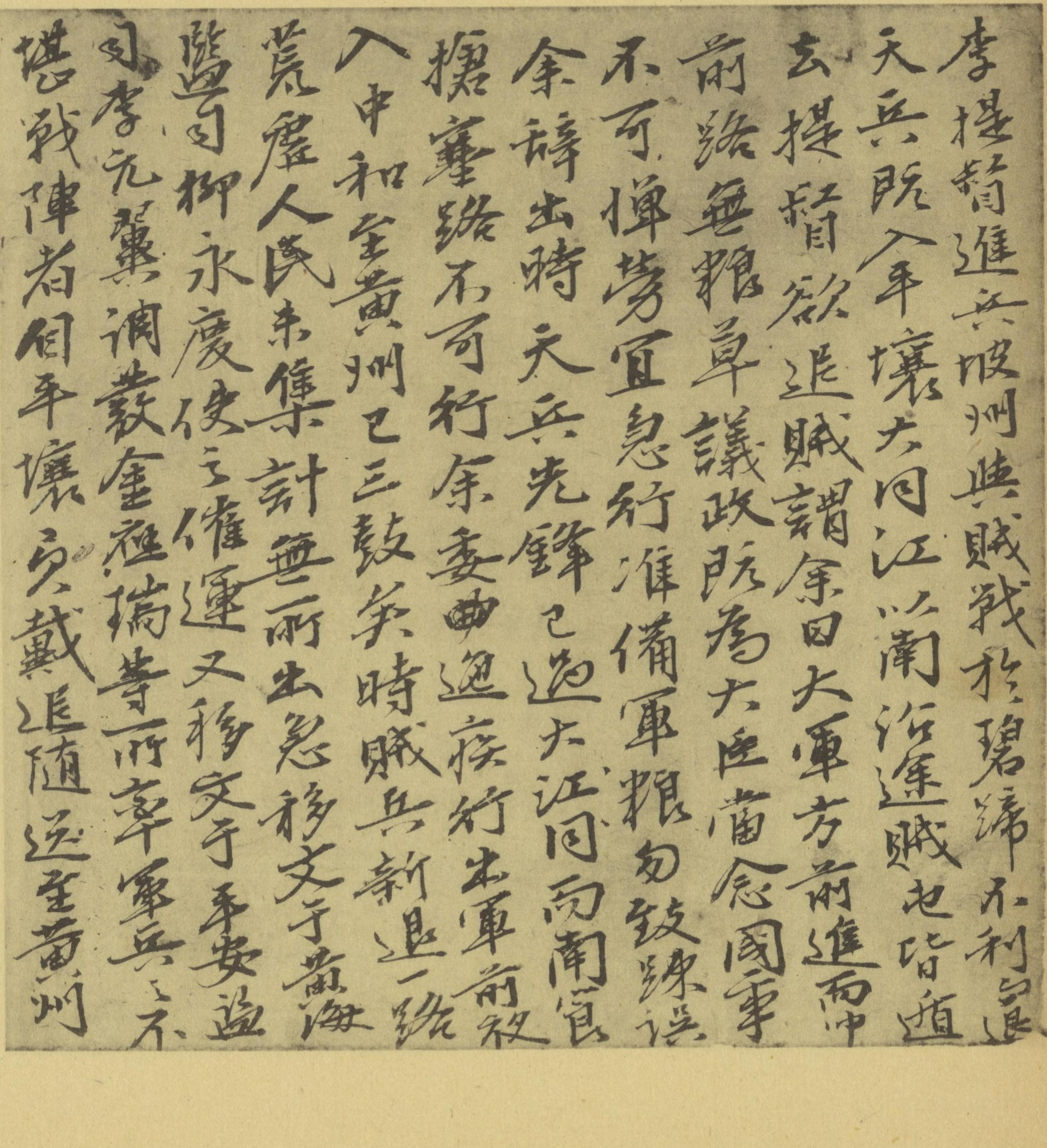
斬金敬先蓋金為平安道體察使敬先非官

下故先請〻朝廷盧宣傳官李總持標信

至開城府捉誅之先告于提督〻〻曰其罪應死

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

功續贖罪可也為咨文授總一而送



李提督進兵蘄州與賊戰於碧簾不利已退
天兵既入平壤大同江以南沿途賊也皆遁
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中
前路無粮草議政既為大臣當念國事
不可憚勞宜急行准備軍粮勿致躁誤
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江同南官
擄塞路不可行余委曲過疾行出軍前收
入中和至黃州已三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
荒廢人民未集討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
監司柳永慶使之備運又移文于平安監
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兵兵不
堪戰陣者俱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